

目录

[獻給霍勒斯·戈爾德 2](#_Toc55834833)

[第一章 時空技師 3](#_Toc55834834)

[第二章 觀測師 7](#_Toc55834835)

[第三章 新手 11](#_Toc55834836)

[第四章 計算師 15](#_Toc55834837)

[第五章 一般時空住民 19](#_Toc55834838)

[第六章 生命規劃師 23](#_Toc55834839)

[第七章 犯罪的開端 27](#_Toc55834840)

[第八章 犯罪 31](#_Toc55834841)

[第九章 插曲 35](#_Toc55834842)

[第十章 受困 39](#_Toc55834843)

[第十一章 完整的因果鏈 43](#_Toc55834844)

[第十二章 永恒時空的開啟 47](#_Toc55834845)

[第十三章 起點之前的年代 51](#_Toc55834846)

[第十四章 過去的罪行 55](#_Toc55834847)

[第十五章 原始時代的搜尋 60](#_Toc55834848)

[第十六章 隱藏的世紀 65](#_Toc55834849)

[第十七章 因果鏈的閉合 69](#_Toc55834850)

[第十八章 無限時空的開啟 73](#_Toc55834851)

# 獻給霍勒斯·戈爾德

# 第一章 時空技師

安德魯·哈倫邁步走進時空壺。時空壺壺身呈現出完美的圓形，嚴絲合縫地嵌在一道垂直豎井里。豎井由一圈排列稀疏的豎桿圍攏而成，這些桿子微光閃爍，一直向上方延伸，在哈倫頭頂之上6英尺的高度，沒入一片霧氣之中消失不見。哈倫設定好控制儀，推動手感平滑的操縱桿。

壺沒有動。

哈倫也沒指望它會動。他知道不會有任何位移，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會前進也不會后退。不過豎桿圍攏的空間卻開始融合成一片灰色空虛體，仿佛整片空間凝結成有形的固體，盡管實際上這里的一切并不會有實體的形態。他的確感到胃里有點輕微的攪動，還有一點微微的頭暈（難道是心理作用？）。這種感覺提醒他，時空壺里的一切，包括他自己，都正在做急速的時間上移，穿越永恒時空，前往未來。

他在575世紀登上時空壺，那里是兩年前上級指派給他的操作基地。此前，575世紀已經是他個人時空上移最遠的記錄。而現在，他的上移目的地遠在2456世紀。

通常而言，在目前情境下他應該會感到有點失落。他自己的故鄉世紀還在遙遠的下時，確切地說是95世紀。95世紀是個原子能受到嚴格限制的時代，比較老土，喜歡用原木作建材，與鄰近世紀的貿易中只會出口特定類型的蒸餾水，再進口一些苜蓿種子。盡管哈倫自從15歲加入組織，成為“時空新手”后，就再也沒回過95世紀，但每次在永恒時空中做出遠離“家鄉”的位移，他依然會感到悵然若失。在2456世紀，他將距離自己出生時24萬年之遙。即使對于一個心如鐵石的永恒之人而言，這段距離也相當遙遠。

在一般情況下，事情總該如此。

不過現在哈倫的心緒卻不在此處。他口袋里的文件非常沉重，這讓他有點緊張，還有點疑惑。

他的雙手幾乎是在無意識地翻飛操作，讓時空壺終止運行，停在恰當的世紀。

一個時空技師會因為外物而感到緊張或者焦慮，是很奇怪的事。他的導師亞羅曾經說過：“不管怎樣，一名時空技師必須時刻保持心如止水。他親手引發的現實變革可能影響500億人的命運。其中至少有上百萬人的人生會發生徹底的改變，以至于變成與從前完全不同的新人。在這種情境中，技師本人任何的情緒變動都會對工作造成極大阻礙。”

哈倫猛地搖了搖腦袋，把他導師干癟的聲音趕出腦海。在當年那些日子里，他從未想過自己居然擁有適應這個特殊崗位的罕見天賦。但情緒的波動還是襲上他的心頭。不是為那500億人——500億人，他怎么關心得過來。一個人，他只關心那一個人。

他發現時空壺已經停穩，便強迫自己收攏思緒，讓自己進入一個時空技師本該呈現出的那種冷酷客觀的狀態中，然后走出時空壺。當然了，他走出的這個壺已經不是他登上的那個，因為它已經由完全不同的原子所構成。對此他也像任何一位永恒之人一樣，毫不在意。如果誰還對時空旅行的玄妙之處念念不忘，而不是視其為理所應當，只能說明他還是個“時空新手”，也就是永恒時空里的菜鳥。

在非時間非空間的無限薄膜前，他又停了下來。這里就是永恒時空與一般時空的分界線。

這段永恒時空的分區對他而言完全陌生。當然了，他也從《時空手冊》里查了一下資料，有了一點粗淺的認識。不過書本知識永遠無法替代親身體驗，他繃緊神經，準備接受最初穿越的沖擊。

他調整好控制儀，從一般時空進入永恒時空很容易（但從永恒時空進入一般時空則非常復雜，這種穿越行為相應的也比較少）。他穿過隔膜，發現面前是一片炫目的白光，不禁瞇起眼，還揚起手，遮住眼簾。

面前只有一個男人。一開始，哈倫只能朦朧地看到他的輪廓。

那人說道：“我是社會學家坎特·伏伊。我想您應該就是哈倫技師吧。”

哈倫點點頭說：“時間之神啊！這些裝飾能撤了嗎？”

伏伊看了看周圍，寬宏大量地說：“你指這些分子薄膜嗎？”

“沒錯。”哈倫說。《時空手冊》上提到過這些，但從來沒說它們會有如此瘋狂的眩光。

哈倫覺得自己的惱火是有理由的。像大多數世紀一樣，2456世紀也是物質導向時代，所以他理所當然地認為，在踏入這個世紀的時刻，他應該是比較適應的。他（還有任何生于物質導向時代的人）不會一進來就碰上300度的能量漩渦或者600度的動態力場之類，然后搞得頭暈目眩。在2456世紀，為了讓進來的永恒之人感到舒適，從墻壁到釘子應該都用物質構建。

確切地說，應該由各種物質構建。生活在能量導向時代的人可能無法明白這點。在他們看來，所有物質幾乎都是一回事，只有數量、質量和開發程度的差別。但是對以物質為導向的哈倫而言，物質則可以分為木材、金屬（細分的話還有輕重金屬之別）、塑料、硅酸鹽、水泥、皮革等等。

不過這里的一切物質全都是鏡面！

這就是他對2456世紀的第一印象。一切物體的表面都在反光或者閃光，到處都是完整無缺的倒影鏡像，這就是某種分子薄膜的效果。到處都是他無窮無盡的反射倒影，還有社會學家伏伊的倒影，還有他能看見的一切物體的倒影，既有整體又有無限細節，360度無死角。一切都那么混亂，流光溢彩的混亂，讓人暈眩不堪。

“對不起，”伏伊說，“這就是本世紀的風俗，分配給本世紀的永恒時空分區也按照本地風俗做了裝飾，希望能加速永恒之人的適應。過一會兒你就習慣了。”

伏伊快步走來，腳下踩著一個上下顛倒的完美倒影，腳步一致，動作和諧。他伸手撥動一個纖細的指針，把它從一組螺旋刻度上撥下，調回原點。

鏡像消失了；外來的眩光也熄滅了。哈倫感到世界終于清凈了。

“請跟我來。”伏伊說。

哈倫跟他走過空蕩蕩的走廊。他知道就在剛才，這條走廊里還充斥著光怪陸離的眩光和鏡像。他們走上一條甬道，穿過前廳，走進辦公室。

在這段短短的路程中，他們半個人影都沒見到。這種場景哈倫再熟悉不過，早就習以為常。要是在半路上有個人影匆匆閃過他的視野，那才奇怪，說不定還會嚇到他。毫無疑問，一個時空技師即將造訪的消息早就傳開。即使是伏伊也和他保持一定距離，哪怕哈倫的手不經意間拂過他的袖子，伏伊也會馬上退縮避開，動作非常明顯。

哈倫心中涌上一絲苦澀，然后微微有些驚訝，自己居然還有這種感觸。他一直以為包裹自己心靈的外殼足夠堅硬，不會再為這種事所動。如果他錯了，如果他的心靈早已變得柔軟，那么只能有一個原因。

諾依！

社會學家坎特·伏伊前傾身體，仿佛在向對面的時空技師表達善意，不過哈倫不得不注意到更為明顯的事實——他們兩人此刻坐在一張大桌子的長軸兩端，距離很遠。

伏伊說：“我感到非常高興，您這樣一位聲名卓著的時空技師，居然會對我們這里的一個小問題感興趣。”

“是的。”哈倫以時空技師應該具備的冷漠聲音答道，“這個問題有它值得關注的點。”（他表現得夠冷漠嗎？他的真實動機是不是露餡了？他額頭上的汗珠是不是泄露了他的心虛？）

他從內口袋里取出記錄現實變革計劃概要的箔片卷。這是一個月前呈送全時理事會的那份報告的副本。通過他跟高級計算師忒塞爾的關系（就是那個忒塞爾本人），哈倫弄出一份副本簡直不費吹灰之力。

在展開箔片之前，哈倫先撕開封套，把它放在桌面上方，讓它被一個力道溫和的磁場托住，不過此刻他的動作又停頓了一下。

覆蓋在桌面上的分子薄膜的鏡面效果雖然已經得到抑制，但并沒有完全消失。他先看到自己手臂的倒影，然后是臉，鏡中的自己正從桌面上陰郁地仰視過來。他今年32歲，不過看起來還要老一些。不用別人提醒，他自己知道。他那張長臉，還有漆黑眉毛下更加漆黑的眼睛，讓他看起來多少有些神情沉郁、目光冷漠，非常符合永恒之人對時空技師的標準印象。可能就是這份自知之明，才讓他走上時空技師的不歸路。

不過他突然又伸手一抄，把桌面上方的箔片收回手中。

“我不是社會學家，先生。”

伏伊微笑，“聽起來真可怕。但凡一個人張口就說自己缺乏某個領域的知識，那么緊接著他就要提出一些不靠譜的觀點了。”

“不，”哈倫說，“沒什么觀點。只有一個請求。我只希望你能檢查一下這份概要，看看你有沒有什么小細節搞錯了。”

伏伊臉色馬上一緊。“希望不會。”他說道。

哈倫一只胳膊甩在椅背后，另一只搭在自己膝蓋上。他必須克制情緒，不讓自己的手指焦躁不安地敲動。他也不能咬嘴唇。他不能讓任何肢體細節泄露自己的情緒。

自從人生方向徹底扭轉之后，他就一直留意審查這些現實變革計劃概要。作為高級計算師忒塞爾的專屬時空技師，他只需要稍稍微調一下自己的職業操守，就可以在全時理事會枯燥冗雜的行政程序中找到罅隙，拿出這些文件。尤其是當下，忒塞爾本人的注意力已經越來越陷入他自己那個宏大的計劃中。（哈倫的鼻翼動了動。如今他可是對那個計劃略知一二了。）

對于自己能否在有限的時間內找到目標，哈倫一度沒什么把握。當他剛接觸到序列號為V-5的“2456-2781世紀現實變革計劃”時，甚至懷疑自己的推理是不是出了錯，是不是因為過度期待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他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反復檢查方程式，心里七上八下，不過隨著時間推移心里越來越興奮，同時狠狠感謝命運，幸好自己當年學過最基礎的心理數學。

現在伏伊就帶著同樣忐忑的心情，重復他當時的勞動。

伏伊說：“我說吧，我自己看來，它好像挺圓滿的，沒什么問題。”

哈倫說：“我提醒你，請特別留意本世紀當前現實社會上的求偶行為模式。我想這屬于社會學范疇，是你的職責。所以我到了這里要先安排見你，而不是別人。”

伏伊現在眉頭緊鎖。他依然保持禮貌，但語氣中明顯多了一分冷淡。他說：“分派給我們時空分區的觀測師們都非常稱職。我有充分的信心，觀測師為這份報告搜集到了足夠精確的數據。你有什么反證嗎？”

“沒有，社會學家伏伊。我承認他們的數據，我質疑的是從數據引申出的推論。如果將求偶模式數據列入考量，你有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做變換張量綜合計算？”

伏伊睜大了眼睛，眼神中露出如釋重負的神情。“當然了，技師，當然了，但求值的結果又回到它自己。是有些小維度變量，但彼此循環抵消，不會產生什么影響。我希望您能原諒我沒有使用精確的數學語言，只用這些日常詞匯解釋。”

“這樣更好。”哈倫聲音冷淡干癟，“我不是社會學家，更不是計算師。”

“那就好。你提到的變換張量綜合計算，或者按我們說的叫作多路徑統計，是無意義的。那些分叉的路徑還會重新聚合，合并成一條路徑。在我們的報告里，這種事根本不用提。”

“既然您這么說，先生，我會尊重您更專業的判斷。不過，還有M.N.C.[[1]](#_1_1)的事。”

正如哈倫所料，一聽到M.N.C.——最小必要變革——這個字眼，社會學家的臉馬上抽搐了一下。時空技師是這個領域的專家。如果要對一般時空中無窮無盡的現實可能性作出數學分析，社會學家的能力不容質疑；但在M.N.C.的問題上，時空技師才是最高權威。

機器計算對此無能為力。即使是有史以來最強悍的計算機陣列，由有史以來最聰明最資深的高級計算師操作，也無法揭示M.N.C.可能發生的范圍。這種事就要靠時空技師出馬，掃一眼數據，就能找到變革發生的確切位置。一個優秀的時空技師極少出錯，一名頂級時空技師永不出錯。

哈倫就從未出過錯。

“你的時空分區會出現M.N.C.，”哈倫說（他聲音冷靜，語調平穩，每一個音節都是完美的共時標準語發音），“它會引發一場空間事故，至少十幾個人會因此立即死亡。”

“無法避免。”伏伊聳聳肩。

“與此同時，”哈倫說，“我認為這起M.N.C.最終歸結到的僅僅是這個容器的位移，它會從這個貨架轉移到另一個。就在這里！”他修長的手指指向箔片上的某處。他那細心保養的潔白指甲沿著一排孔眼劃過，留下淺淺的記號。

伏伊沉默而痛苦地思考著對方提出的問題。

哈倫說：“這會不會改變你所忽視的某個路徑分叉的地位呢？它會不會提升這條無關緊要的路徑分叉的重要性，將其變成幾乎篤定實現的現實？然后指向——”

“——指向完全實現的M.D.R.[[2]](#_2_1)”伏伊喃喃說道。

“指向必然發生的最大可能反應。”哈倫說。

伏伊抬起頭來，黝黑的臉上陰晴不定，既有懊惱也有憤怒。哈倫不經意地發現這個男人的巨大上門牙中間有條明顯空隙，讓他看起來像只天真無邪的兔子，再對照他極力克制的謹慎言辭，非常滑稽。

伏伊說：“我想我要去全時理事會做場聽證會了。”

“我認為不會。據我所知，全時理事會還不知道這些。至少這份現實變革計劃書流傳到我手里的時候，沒聽到任何評論。”他沒有向伏伊解釋“流傳”的含義，伏伊也沒問。

“然后你發現了這個錯誤？”

“是的。”

“而你并沒向全時理事會匯報？”

“沒有。”

伏伊先是松了口氣，臉色馬上又凝重起來。“為什么？”

“這種錯誤幾乎人人都會犯。我覺得自己可以在危害發生之前及時制止。我的確做到了，還有什么必要再追究呢？”

“哦——非常感謝，時空技師哈倫。您真夠朋友。就像您說的，時空分區內這種錯誤在操作中無法避免。不過一旦列入記錄，就顯得有點不近人情了。”

他頓了頓繼續說道:“當然了，考慮到這項變革引發的大量個人命運變遷，死上區區幾個人就不是什么大事了。”

哈倫不為所動，聽起來他并不是真的感恩。他大概還心懷怨恨。如果他靜下心來好好回味，一定會更憤恨。他逃過責罰，避免了信用評級降分，卻要歸功于一個時空技師。如果我同樣是社會學家，他恐怕會沖過來跟我親切握手，不過面對一個時空技師，他一根指頭都不會碰。無端地害死十幾條生命，他不以為忤，但跟一個時空技師的一點點身體接觸，他都避之不及。

夜長夢多，憤恨只會增長，所以哈倫不給他喘息的時間。“如果你想表達謝意，不妨在你的時空分區內幫我處理一件小小的雜事。”

“雜事？”

“一件人生規劃的事。需要的資料我都帶過來了，還有482世紀一項現實變革計劃的資料。我想知道這項變革計劃產生的后果，對某個特定公民產生了什么影響。”

“我不是很清楚，”社會學家緩緩地說，“可能我有點沒搞懂您的意思。在您自己的時空分區內，您也有足夠的資源完成這件事吧。”

“當然有。不過我對它的關注純屬個人研究，所以我同樣不想讓它出現在官方記錄里。要是在我自己分區內操作的話——”他話說半句，只用一個表示不確定性的手勢結尾。

伏伊說：“所以你不想通過官方渠道。”

“我希望此事秘密進行，結果你知我知即可。”

“這個嘛，非常不合常規。恕我不能同意。”

哈倫皺起眉頭。“把你的失誤事故瞞下來，不報告全時理事會，同樣不合常規。這事上你似乎很能變通。如果我的事必須嚴格照章執行，那么你的事也得按規矩辦了。我的意思你應該明白吧？”

從伏伊臉上的表情看，他應該非常明白。他伸出手：“我可以看看那些資料嗎？”

哈倫緊繃的心情略微一緩。最難的一關已經過了。社會學家低頭審視他帶來的那些箔片資料，他忍不住迫切地看著。

這個過程中社會學家只說了一句話：“從時空進程來看，這項現實變革微乎其微。”

哈倫抓住機會，趕緊順著他的話頭即興編造：“就是，我也覺得太微不足道了。還在臨界變化幅度之下，所以我才選取一個個體樣本做測試。可想而知，為這種毫無把握的事情動用我的本時空分區資源，會惹來多少非議。”

伏伊沒有回答，哈倫也打住話頭。言多必失，小心為上。

伏伊站起來。“我會把這件事交待給手下的人生規劃師。我們會一直保密。不過，你應該明白，這種事情下不為例。”

“當然。”

“還有，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要去觀測現實變革進程了。我相信您會遵守承諾，把M.N.C.的事親手處理好。”

哈倫點點頭。“我會負責到底。”

當他們走進觀測室的時候，已經有兩塊屏幕正在運行了。工程師們把它們的時空坐標調整好之后就離開了，光芒閃爍的房間里只有哈倫和伏伊兩人。（分子薄膜的作用依然可以感受到，而且不僅僅是能感受到而已，不過哈倫的注意力都在屏幕上。）

兩塊屏幕中的場景都保持靜止，因為它們都精確顯示出一般時空中某個瞬間的場景，所以靜止不動。

一塊屏幕的圖像色彩自然而清晰，是一幅引擎室的畫面。哈倫知道，它屬于一艘試驗太空船。一扇艙門正在關閉，透過還沒來得及合攏的空隙，可以看見門內有一只明亮的鞋子，紅色半透明材質。它也沒有動，一切都靜止不動。如果圖像清晰度足夠高，把空氣中的塵埃都顯示出來，那么塵埃也一定靜止在空中。

伏伊說：“在圖像所顯示瞬間之后的兩小時三十六分鐘之內，引擎室會一直空無一人。按照目前正在發生的現實進程，就會這樣。”

“我知道。”哈倫喃喃說。他戴上手套，敏銳的目光掃過，早已記住那件關鍵容器當前所處的位置，腦海中計算著操作步驟，推測它能被移放的最佳位置。他還飛快地掃了一眼另一塊屏幕。

如果相對于他們兩人所處的永恒時空而言，表示“當前”的引擎室畫面呈現出的是清晰自然的色彩，那另一塊屏幕上的所呈現出的二十五個世紀之后的“未來”畫面，則閃爍著“未來”影像應有的藍色光景。

那里是一座太空港。藍綠色的地面，淡藍色的裸露金屬建筑，墨藍色的天空。一尊下方鼓起的奇怪圓柱體豎立在前景中，背景中還有兩個同樣的家伙豎著。三個圓柱都向上伸著劈開的鼻頭，深深地咬進太空船的腹部。

哈倫皺皺眉頭。“奇形的怪狀。”

“電子重力裝置，”伏伊說，“2481世紀是唯一開發出電子重力太空航行技術的時代。不需要燃料，不需要核能。真是一種完美無瑕的設備。很遺憾我們的變革會把它抹掉。真可惜。”他的目光聚焦在哈倫身上，帶著明顯的腹誹。

哈倫抿著嘴唇。腹誹？當然要有！為什么沒有呢？他是時空技師啊。

確切地說，關于那些藥物濫用問題的詳細材料是某個觀測師搜集到的。又有某個統計師得出數據顯示，某些從前的變革行動會導致藥物成癮率上升，這個趨勢發展到“當前”，人類的藥物成癮率達到歷史頂峰。然后又是某個社會學家，可能就是伏伊本人，把這些數據編譯成特定社會的精神病理特征概要。最后，某個計算師計算出把藥物成癮率降低到安全水準所需要的現實變革，同時發現作為變革的一個副作用，電子重力太空航行技術將不會出現。十幾個，甚至上百個人，在永恒時空里各司其職的無數人，共同完成了這項工作。

但最后，一個像他一樣的時空技師就會出場。按照其他所有人群策群力得出的方向，他會親手啟動變革發生。而這時候，所有人都會以鄙夷的眼光看著他。他們的目光在說：摧毀那些美好事物的人，是你，不是我們。

而且正因如此，他們會譴責他，排斥他。他們把自己心中的罪孽轉嫁在他的肩頭，然后鄙視他。

哈倫粗聲說：“太空船不重要。我們關心的是其他那些。”

“那些”指的是人類，永遠無法觸及太空旅行的可憐人類。與跨越星海的偉大航程相比，地球，以及整個地球文明永遠都相形見絀。

他們只是一群可憐的牽線木偶，人形牽線木偶。他們永遠都揚著小小的手臂，邁開小小的腿腳，以滑稽的姿勢被定格在一般時空的某個瞬間里。

伏伊聳聳肩。

哈倫正在調整裝在左手腕上的小型力場發生器。“把事情辦完吧。”

“稍等。我要和生命規劃師聯系一下，看看他要花多少時間才能搞完你交待的事。我分內的事，我也想盡快搞定。”

他的手指在一個便攜式通信器上靈巧地敲打了幾下，然后豎起耳朵傾聽回復過來的咔嗒聲。（永恒時空這個分區內的另一個特征，哈倫想——用咔嗒聲來編碼信號。很聰明，但有點做作，就像那些明晃晃的分子薄膜。）

“他說最多不超過三個小時，”伏伊最后說，“而且，順便說一句，他挺喜歡目標的名字。諾依·蘭本特。是個女的，對嗎？”

哈倫的喉嚨里有些干澀。“是的。”

伏伊嘴角微微揚起，臉上慢慢浮現出一絲淺笑。“聽起來挺有意思。只聞其名啊，我倒是想親眼看看她。我們這個分區，好幾個月沒來過女人了。”

哈倫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他看了社會學家一陣，然后突兀地轉過臉去。

如果說永恒時空中有什么瑕疵的話，那么就是女人。從他踏入永恒時空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這個缺憾，但直到第一次見到諾依那一刻，他才真切地理解了其中含義。從那時起，他便輕易地踏上了完全相反的人生道路，徹底背棄了成為永恒之人時的誓言，背棄了從前的一切信仰。

為了什么？

為了諾依。

而且他毫不羞愧。這種坦然才是最讓他感到震驚的。他真的毫無愧疚。他已經一步步深陷犯罪的泥沼，卻毫無內疚之情。那是真正的罪行，與之相比，剛才這種私改人生規劃的行為只不過是小兒科。

如果需要的話，他還會心甘情愿地越陷越深。

突然間，一個念頭第一次清晰地出現在他的腦海。雖然他趕緊把它驅趕了出去，但他心里清楚，這想法一旦滋生就難以清除，早晚還會卷土重來。

這個念頭非常簡單：如果需要的話，他敢摧毀整個永恒時空。

最糟糕的問題在于，他知道自己完全有能力做到。

# 第二章 觀測師

哈倫站在通向一般時空的門口，想到自己已經踏上全新的人生道路。過去的一切曾是那么單純。他也曾有過理想，至少也有一點人生目標，以之為生，為之而活。每一位永恒之人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其目標。所謂“人生準則”第一句話是什么來著？

“一位永恒之人的人生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切都運行如常，但對他而言，一切都已改變，破鏡永遠無法重圓。

從前他也曾經忠誠地走過永恒之人必經的四個階段。首先，人生的前十五個年頭他還根本不是永恒之人，只是一般時空內的普通人。一個人必須先來自一般時空，是普通人，才有可能躋身永恒之人之列；沒人生來就是永恒之人。

在他十五歲的時候被選中，其間經歷了精細的淘汰和篩選程序，雖然他本人當時并無意識。在經歷了與家人最終的痛苦別離，他被帶進永恒時空的簾幕之后。（即使他還是天真少年，也還是被明確告知一旦告別故鄉，就永遠無法再回去。不過這永別的真正原因，他過了很久以后才得以知曉。）

進入永恒時空之后，他便以“時空新手”的身份在學校里度過十年時光，然后畢業，開啟了名為“觀測師”的第三階段。只有完成了這個階段，他才能成為“專家”，也就是真正的永恒之人。這就是永恒之人生命中第四個，也是最后一個階段。從普通人，到時空新手，到觀測師，到時空專家。

他，哈倫，四個階段一路走來都那么順利。可以毫不謙虛地說，他非常成功。

他還清楚地記得那個時刻，新手階段結束的時候，他們都成為了永恒時空內的獨立個體。雖然還不算是專家級，但在那個時刻，他們都從法律上得到了“永恒之人”這個頭銜。

他還記得那一刻。學業完畢，新手期結束，他與五個一起受訓的伙伴并肩而立，雙手背在身后，雙腿微微分開，目視前方，認真傾聽。

導師亞羅坐在一張桌子后面侃侃而談。哈倫還清楚地記得他的模樣：身材瘦小，情緒激昂，一頭亂糟糟的紅發，小臂上都是斑點，眼神里充滿失落。（沒什么奇怪的，隨便哪個永恒之人的眼神中都經常流露出這個味道——對家和故鄉的眷戀，對永不再見的故鄉世紀的思念，雖然永遠不會承認，也不能承認。）

當然了，哈倫已經沒辦法回憶起亞羅說的確切字句，但他表達的意思依然清晰如昨。

亞羅的大意是：“你們現在要成為觀測師了。這可是受人矚目的職位。時空專家們會覺得這是毛頭小子們的活兒。或許你們這些‘永恒之人’（他故意在這個詞后停頓了一下，好讓這些小伙子挺直脊背，享受一下這個頭銜帶來的榮耀）可能也這么想。不過如果是真的，那你們就蠢到家了，就不配做觀測師。

“如果沒有觀測師的工作，計算師就沒東西可以計算，生命規劃師就沒有人生可規劃，社會學家也沒有社會可以剖析；所有時空專家都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我知道你們早就聽過這說法，但我希望這個意識要植入你們的大腦，根深蒂固。

“只有你們這些最年輕的小伙子們，才能走進一般時空，在最緊張嚴酷的環境中，帶回現實材料，冰冷、客觀的第一手材料，沒有經過你們個人觀點和喜好的修飾。它們精準無誤，可以直接輸入計算師的運算機器；它們清晰明了，足夠支撐起社會研究方程；它們誠信可靠，足以作為社會變革的論據。

“你們還要記住。這段觀測師生涯并不可以敷衍了事、盡快過關。決定你們未來命運的并不是學校成績，而是你們作為觀測師的表現。這段表現會決定你將來的專業，以及你的升遷上限。這是你們畢業后的必修課程，永恒之人，如果失敗了，哪怕是最微乎其微的失敗，都會把你們打入后勤組，不管你現在看起來多么潛力卓著。完畢。”

他和他們每個人都握了手。哈倫的神情堅毅而專注，為躋身永恒之人之列深感自豪，堅信自己身為永恒之人的最大使命就是為全人類的利益而奮斗，不管他們生活在過去還是將來，只要在永恒時空能觸及的年代。他沉浸在自我敬畏的情緒之中。

哈倫最早接受的任務，基本都是小事，而且受到詳盡的指導。不過通過在十幾個世紀中經歷了十幾次現實變革，他磨礪了技能，增長了經驗。

在做觀測師的第五個年頭，他被授予高級觀測師頭銜，并且被派往482世紀。這是他第一次在不受監督指導的情況下工作。意識到這點，在向主管本時空分區的計算師作匯報的時候，他的自信心不禁有些動搖。

助理計算師霍比·芬吉是個表情滑稽的人，總是噘著嘴皺著眉。他圓圓的鼻頭又寬又扁，兩頰更寬更扁，要是加上點腮紅和白頭發，簡直就是古老童話里的圣尼古拉斯。（——要不然就叫圣誕老人或者奇斯·克林格。這三個名字哈倫都知道。）他覺得除了自己，想再從永恒之人里找到一個聽過類似名字的人，恐怕十萬人里都找不出一個。哈倫有個秘密的難以啟齒的長處，就是通曉這些不靠譜的神話傳說。從學生生涯的早期開始，他就沉迷于原始時代歷史之中，亞羅導師則對此鼓勵有加。哈倫對那些奇異的遠古世紀產生了真正的興趣，他求知的觸角甚至超過了永恒時空初創的27世紀，上溯到發現時間力場的24世紀以前。他在學習中用過古書和古代雜志，在得到批準的前提下，他甚至還通過時空下移回到永恒時空初創的遙遠世紀，搜集更好的資源。在超過十五年的時間里，他已經建起藏量可觀的私人圖書館，基本都是白紙黑字的實物。他有成卷的H.G.威爾斯著作，還有一個叫莎士比亞的人的文集，還有一些殘破的歷史書，而最精彩的收藏是一套完整的古代新聞雜志合訂本。這套雜志幾乎塞滿了他的庫房，但出于感情考慮，他怎么也不舍得把它們壓在縮微膠卷里。

有時候他會迷失在那些古老的世界里，在那里人們生老病死，一切自然；在那里做出來的事覆水難收；在那里罪惡無法預防，幸福也無法規劃，滑鐵盧戰役打輸了，就真的作為敗仗永留史冊。有一首他很喜歡的詩說道，親手寫下的字句，永遠也不可能被抹去。

這時候他的心緒總是很難回到永恒時空，甚至每次扭轉都心頭巨震。在永恒時空主宰的宇宙中，現實可以篡改，可以擦除，一些像他這樣的人可以把現實抓在手中，像捏面團一樣隨意揉捏成更好的形狀。

當霍比·芬吉開口說話時，圣誕老人的幻象就被他急促而冰冷的聲音打碎了。“明天早上你就可以開工，做當前現實的常規摹寫。我希望你干得漂亮一點，要詳細，還要抓住重點。這里容不得半點偷懶。明天早上你就會拿到第一份時空觀測任務書。明白了嗎？”

“明白了，計算師。”哈倫說。從那一刻起，他就覺得自己跟助理計算師霍比·芬吉相處不好，心里頗為遺憾。

第二天一早，哈倫就從計算機陣列中拿到任務書，是打孔編碼的格式。他不敢大意，趕緊用便攜解碼器把它翻譯成標準共時語，工作最開始可容不得半點細小的差錯。當然了，其實以他現在的水準，直接讀取那些打孔編碼也沒問題。

表格里顯示了在482世紀，哪些地方他可以去，哪些地方不可以去；哪些事他可以做，哪些不能做；還有哪些事是他不惜任何代價也要避免的。他的出現，只能發生在不會對當前現實造成危害的時間和地點。

對他來說，482世紀并不是舒適的年代。他的故鄉世紀里，人們循規蹈矩、生活樸素；而按照他一貫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紀毫無倫理或道義可言。這是一個被唯物主義和享樂主義主宰的年代，還有明顯的女性至上風氣。這是歷史上唯一個體外孕育盛行的時代（他不辭辛苦地查找資料，才得到這個結論），在體外孕風潮的巔峰期，40%的女性生孩子的時候，只需要向機器子宮提供一個受精卵即可。結婚和離婚只需雙方同意，不需要任何法律認可，只有一份雙方簽署的沒有任何約束力的協議。當然了，為了孕育下一代而結合的伴侶關系，與社會意義上的婚姻關系大相徑庭，完全都是出于優生學的考慮。

從各方面來說，哈倫都覺得這種社會病態無比，所以早就想設計一次現實變革。他不止一次想到，作為不屬于這個時代的外來存在，他的出現可能會引起歷史走向的差異。只要他對歷史走向的擾動恰如其分地出現在某個關鍵點上，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可能性就會成為現實。在這種新的現實里，千百萬原本只知道尋歡作樂的女人會變成真正的賢妻良母。她們完全生活在那個現實里，對現在這個現實里她們的生活方式一無所知，無法想象，夢也夢不到。

很不幸，這種行為超出了那份時空觀測任務書規定的行為界限，后果無法想象。即使沒有懲罰約束，隨意打破任務書的約束可能會在許多方面改變現實。情況可能更糟。只有經過仔細的分析和計算，才能找到啟動現實變革的關鍵節點。

表面上，不管他個人好惡為何，哈倫還是一個觀測師，一個理想的觀測師就應當只是一組負責感知信號的神經元，作為一整套客觀記錄和匯報體系的組成部分而存在。在感知和匯報之間，不能摻雜任何個人情緒。

在這個方面，哈倫撰寫的報告完美無缺。

在做完第二份周報之后，助理計算師芬吉召見了他。

“祝賀你，觀測師，”他的聲音里聽不出任何溫情，“你的報告很清晰，也很有條理。不過你的真實想法是什么？”

哈倫不想多說，面無表情，好像自己正在故鄉95世紀的森林里砍柴，“這件事情上我沒有任何個人想法。”

“別逗了。你來自于95世紀，誰都知道那意味著什么。這個世紀肯定讓你覺得不舒服。”

哈倫聳聳肩：“我報告里有哪一個字讓您覺得我不舒服了？”

這樣的回答非常無禮，芬吉鈍圓的指甲尖嘀嘀嗒嗒地敲打著他面前的桌面，清楚地表現出這一點。芬吉說：“回答我的問題。”

哈倫說：“從社會學上說，本世紀的許多現象都非常極端。前三次現實變革強化了現有傾向。最后，我認為現狀應當予以改變。極端現象從來都不是好事。”

“所以你費那么大力氣檢查本世紀的其他現實[[3]](#_3_1)？”

“作為一名觀測師，我必須檢查所有相關現實。”

這是故意把話說僵。哈倫當然有權利也有義務檢查那些現實，芬吉肯定知道。每個世紀的現實都被許多次變革所改動，任何一種觀測，不管多么費心費力，都不能管用太久，都要重新檢查。在永恒時空里這是標準程序，每個世紀都要長期堅持觀測。為了得到準確的觀測結果，你不但要觀測當前現實，也要了解到它和被變革之前的諸多現實之間的關系。

所以在哈倫看來，芬吉這種刺探他真實想法的行為不僅僅令人不愉快。芬吉好像懷著明顯的敵意。

后來還有一次，芬吉對哈倫說（他闖進哈倫的小辦公室專門為說這事）：“你的報告給全時理事會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哈倫頓了一下，有些疑惑地含糊回答：“謝謝。”

“所有人都說你表現出一種卓越不凡的洞察力。”

“我只是盡我所能。”

芬吉突然問道：“你有沒有見過高級計算師忒塞爾？”

“計算師忒塞爾？”哈倫睜大眼睛，“沒有，先生。你問這個干什么？”

“他似乎對你的報告特別感興趣。”芬吉圓圓的兩頰郁悶地耷拉下來，然后他換了話題，“在我看來，你已經建立起一種獨有的世界觀，一種有歷史感的觀點。”

哈倫心中涌起一陣沖動。虛榮心最終戰勝了謹慎。

“我學過原始時代歷史，先生。”

“原始時代歷史？在學校里？”

“不是的，計算師。我靠自學。這是我個人的一種——癖好。那是靜止不變的歷史，就像被冰封！那時的歷史可以考據細節，而永恒時空誕生之后的世紀卻總是變來變去。”想到這里他的情緒熱烈了一點，“就好像我可以從連續播放的書籍膠片中選取靜止的幾幅，絞盡腦汁細細研究。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許多平時會忽視的細節，如果膠片按順序播放，不能停止，我們就只能大致瀏覽。我想這件事對我的工作有所幫助。”

芬吉驚訝地盯著他，眼睛睜大了一點，但未置一詞。

在那以后，有時候芬吉也會向他提到原始時代歷史的話題，即使他明顯不配合，芬吉那張胖臉上也沒有出現任何明顯的怒氣。

哈倫不知道該后悔自己說錯了話，還是相信芬吉這么做只是為了鞭策自己進步。

后來他終于發現是前者。那天他正在走過A走廊，芬吉突然以周圍所有人都能聽到的音量說道：“時間之神啊！哈倫，你是不是這輩子從來沒笑過？”

哈倫心頭一震，突然意識到芬吉很仇視他。從那以后他對芬吉的看法也逐漸變成了憎惡。

在482世紀進行三個月的評值工作之后，能干的基本都干完了，當哈倫受到芬吉辦公室的突然召喚時，他一點都不吃驚。他希望能換個任務。他的最終總結報告幾天前就準備好了。482世紀迫切地想向其他一些森林過度砍伐的世紀（比如1174世紀）出口更多的纖維紡織品，卻不愿意只換回一些熏魚。這類問題在報告里列了一份井然有序的長單子，還有恰當的分析。

他還帶了一份報告概要在身上。

不過見面的時候誰也沒提到482世紀。芬吉反而把他引見給一個滿臉皺紋的干巴小老頭。那老頭頂著幾根稀疏的白發，看起來像個侏儒，會面過程中一直帶著持久的笑容。這種神情介乎于極度的焦慮和喜悅之間，不過很是持久，始終沒有消失。在他兩只熏黃的手指之間，夾著一支點著的香煙。

這是哈倫這輩子第一次看到香煙，要不是這樣，他也不會總盯著那支冒煙的小圓棍，幾乎忘了那個夾著煙的男人，芬吉介紹的時候他也不會那么猝不及防。

芬吉說：“高級計算師忒塞爾，這位就是觀測師安德魯·哈倫。”

哈倫嚇了一跳，眼神趕緊從小老頭手里的煙頭轉到他的臉上。

高級計算師忒塞爾聲音尖利地說：“你好嗎？看來這就是那個很會寫報告的小伙子了？”

哈倫一時語塞。拉班·忒塞爾是活著的傳奇，在世的神話。拉班·忒塞爾的尊容，他本該第一眼就認出來。他是永恒時空中的王牌計算師，也就是說，他是還在世的永恒之人中最杰出的一個。他是全時理事會的主席。在永恒時空的歷史中，他主持過的現實變革比任何人都多。他是——他曾經——

哈倫的腦子又跟不上了。他只會咧開嘴傻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忒塞爾把煙塞進嘴唇間，飛快地抽了一口，然后又拿開。“芬吉，出去一下。我想和這小子談談。”

芬吉站起身，嘟囔了兩句，離開了。

忒塞爾說：“看起來你有點緊張啊，小伙子。沒什么好緊張的。”

不過跟忒塞爾本人見面本身就讓人無比震驚。本來以為傳說中那人必然是頂天立地的巨人，結果一見面發現他不到五尺半高，這讓人一時有些緩不過來。那個禿了頂的光滑額頭里，真的能塞進一個天才的大腦嗎？那雙埋藏在千百道皺紋里的小眼睛，放射出的是睿智的光芒？或者只是開心的笑意？

哈倫不知道該怎么想。那根香煙混淆了他能捕捉到的一點點信息。一團煙霧向他飄來，他明顯地瑟縮了一下。

忒塞爾瞇起眼睛，仿佛要努力穿過煙霧凝視著對面的小伙子，然后他操著口音濃重的100世紀前后的方言說：“小佛（伙）子，用你們的家鄉話剛（講）是不是好點？”

哈倫一陣大笑，差點笑岔了氣，然后小心地說：“我的共時語講得很好，先生。”他的共時語說得很標準。自從來到永恒時空第一個月起，他和身邊所有永恒之人都說這種語言。

“廢話，”忒塞爾大言不慚地說，“我的共時語也很完美。不過我的100世紀土話說得比完美還完美。”

哈倫想，忒塞爾這種半吊子方言，恐怕至少學了40年。

不過忒塞爾玩方言顯然只是賣弄一下，他很快就轉回共時語，沒再亂換。他說：“本來我該給你遞支煙，不過我相信你肯定不抽。歷史上絕大多數時間都不讓抽煙。事實上，只有72世紀才出產最棒的煙草，我想抽的話也只能從那兒進口。我跟你說這個，就是怕你也染上煙癮，那可就慘了。上星期我被困在123世紀整整兩天，沒煙抽。我是說，即使是在永恒時空的123世紀分區，我都不敢抽。那兒的永恒之人都像老夫子。要是我敢點上一支煙，他們大概就覺得天塌了。有時候我恨不得能做一次大規模現實變革，把人類歷史上所有時代的禁煙教條都統統干掉，不過這種變革總會帶來一點小小的副作用，比如讓58世紀爆發很多戰爭，1000世紀的時候還會搞成奴隸社會。總有點這類的事。”

哈倫剛開始被他搞得有點迷糊，然后就有點擔憂。這些喋喋不休的廢話背后肯定有什么事。

他覺得喉嚨有點發緊，還是問道：“先生，我能請問您為什么接見我嗎？”

“我喜歡你的報告啊，小伙子。”

哈倫的眼睛里稍微露出一點欣喜，不過他沒敢笑。“謝謝您，先生。”

“報告很有藝術感。你有天生的直覺，感受力很強。我想我已經知道你在永恒時空中的合適職位，現在我就親自過來宣布。”

哈倫想，真是難以置信。

他全力以赴壓抑著自己的滿心歡喜。“得到您的垂青真是無比榮耀，先生。”他說。

高級計算師忒塞爾抽完了他的煙，左手變戲法一樣不知從哪兒又摸出一支，點上。吞吐煙霧之間，他說道：“看在時間之神的份上，小伙子，說得好像背課文一樣。什么叫無比榮耀，呸！胡扯，狗屁！好好說話，說你什么感受。很高興，對嗎？”

“是的，先生。”哈倫小心地回答。

“好吧，就該高興嘛。你想不想做一個時空技師？”

“時空技師！”哈倫大叫一聲，從椅子上跳起來。

“坐下，坐下，看起來你很吃驚嘛。”

“我從來沒想過自己能成為時空技師，計算師忒塞爾。”

“正常，”忒塞爾不帶感情地說，“這種事沒人能自己想到。人人都預期自己成為這個成為那個，但就是想不到能做時空技師。時空技師從來都可遇而不可求，總是供不應求。每個時空分區的技師都不夠用。”

“我不敢奢望自己能擔此重任。”

“你是說如果工作有困難，就沒膽量接受吧。時間之神啊，如果你已經決心為永恒時空奉獻終身——這點我相信，你就不該這么想。做了技師，笨蛋們是會疏遠你，你會感到自己被世界放逐隔離。不過你會漸漸習慣。而且你也會有自己的成就感，感到人們無比地需要你。包括我。”

“您也需要我，先生？是說您自己嗎？”

“是的。”老頭的笑容里露出一絲狡黠，“你將不只是一名普通時空技師。你會成為我的專屬技師。你將有特殊的地位。這聽起來怎么樣？”

哈倫說：“我不明白，先生。我能力不夠啊。”

忒塞爾堅定地搖搖頭。“我需要你。就是你。看了你的報告，我就堅信你身上有我需要的東西。”他曲起食指，用指節敲了敲自己的額頭，“你在新手時期的表現記錄就很好；對本時期的觀測報告又寫得非常出彩。最后，根據芬吉的報告，你是所有人里最適合的。”

哈倫真的嚇了一跳。“芬吉計算師說我是最好的？”

“沒想到嗎？”

“我——不知道。”

“好了，小伙子，我可沒說他說你好話。我說最適合。事實上，芬吉在報告里根本沒說你的好話。他建議將你排除在任何與現實變革相關的工作之外。他說除了把你發配到后勤組之外，去哪兒都不安全。”

哈倫的臉“騰”的一下紅了。“先生，他這么說有什么根據？”

“好像你有個癖好啊，小伙子。你對原始時代歷史很感興趣，對嗎？”他伸出夾著煙的手指，做著手勢。哈倫心中火冒三丈，忘了控制呼吸，結果吸進一口煙氣，忍不住咳嗽起來。

忒塞爾慈愛地看著年輕觀測師咳嗽完，問道：“他說的是真的嗎？”

哈倫開口說：“芬吉計算師沒有權力……”

“別急，別急。我跟你說了，就是因為他報告里的話，我才發現最需要的人是你。事實上，那份報告是秘密的，從現在起你也要忘掉我說的關于報告的事。永遠忘掉，小伙子。”

“但喜歡原始時代歷史有什么錯嗎？”

“芬吉認為，這種興趣顯示你有強烈的‘一般時空歸屬感’。你明白這是什么意思，對嗎，小伙子？”

哈倫明白。這是個精神病學專有名詞，用在此處無可厚非，再貼切不過。永恒時空的每個成員都有一種強烈的內在愿望，希望能回到一般時空，并不一定是自己的故鄉世紀，只要能找個世紀安身，不要再做永恒時空里的游魂。這種沖動一般來說都不會有任何外在表現，而且對于大多數永恒之人來說，這種沖動都隱藏在潛意識層面，不會有任何危害。

“我不認為自己有這個問題。”哈倫說。

“我也不認為。事實上，我認為你的興趣非常有意思，而且有用。要我說的話，這就是我看中你的原因。我會帶個新手給你，然后你要把你所有原始時代歷史知識都教給他。同時，你也要做我的專屬時空技師。過幾天你就來上班。同意嗎？”

同意？同意他在官方許可的情況下學習原始時代的一切？同意成為最偉大的永恒之人的私人助手？如果有這么好的條件，做個時空技師的境遇雖然不堪，也就可以忍受了。

不過即使如此，他依然維持一貫謹慎的態度。“如果是為了永恒時空的福祉，先生……”

“為了永恒時空的福祉？”矮小的計算師突然情緒激動起來，吼了一聲。他把指間的煙頭猛地彈出去，砸到對面墻上，火花四濺，“我用你，是為了永恒時空的存續。”

# 第三章 新手

在初次見到布林斯利·謝里丹·庫珀之前，他已經在575世紀待了幾個星期。他有充足的時間熟悉環境，適應了新的居所和玻璃及瓷質器皿的消毒方法。他也學會了以最低調的方式佩戴時空技師徽章，日常生活中也注意讓徽章時常被墻壁或者身上戴的其他東西遮擋，以免搞得人際關系更差。

其他人對他的努力只以輕蔑的笑容回應，然后就冷若冰霜，好像他是一個異族的間諜，妄想喬裝打扮騙取他們的友誼。

高級計算師忒塞爾每天都給他拿來一些題目。哈倫認真研讀，撰寫分析報告，打草稿，反復修改重寫四次，然后把仍然不滿意的最后一稿交上去。

忒塞爾檢查之后總是點頭稱贊。“很好，很好。”然后他冰冷的藍色眼睛就會朝哈倫瞥上一眼，接著微微收斂笑容說道，“我會把這些推測都輸入計算機陣列。”

他總是把這些分析都稱作“推測”。他從來不告訴哈倫計算機驗算的結果，哈倫也不敢問。他只是有點沮喪，因為從來沒有人說要把他計算的結果付諸實施。這是不是意味著，他的成果沒有通過計算機陣列的檢驗，他選錯了現實變革的切入點？他是不是不具備能在既定范圍內看出最小必要變革的天賦呢？（直到他歷經事故，成長為老鳥之后，才能張口就說M.N.C.。）

有一天忒塞爾帶來一個羞怯的人，那人甚至不敢抬起眼睛接觸哈倫的目光。

忒塞爾說：“時空技師哈倫，這位就是時空新手B.S.庫珀。”

哈倫下意識地打招呼，“你好。”他打量了一下這人的樣子，沒什么特別。這家伙身材較矮，黑發中分。他下巴很窄，瞳孔顏色有點淡淡的褐色，耳朵略有點大，指甲像是被自己啃過。

忒塞爾又說：“這就是準備向你學習原始時代歷史的那個小伙子。”

“偉大的時間之神啊，”哈倫突然來了興致，“你好啊！”他忘了自己打過招呼。

忒塞爾說：“按照你的時間安排，給他訂個課程表，哈倫。如果一星期能擠出兩個下午上課，我覺得就很好了。按照你的方法來教他。全拜托你了。你要是需要書籍膠卷，或者古代文本，跟我說，只要永恒時空里有的，或者永恒時空能抵達的任何一段一般時空里有的，我們都能搞到。怎么樣，小伙子？”

他又憑空變出一支煙（像往常一樣），空氣中又開始彌漫著煙霧。哈倫咳嗽幾聲，從他的學徒新手的嘴型上看，如果這小子敢的話，肯定也會憋不住咳嗽起來。

忒塞爾離開后，哈倫說：“好吧，坐下來。”——他遲疑了一下，又下定決心似的說，“孩子。坐下來，孩子。我的辦公室不大，不過只要我們還在共事，它也就屬于你。”

哈倫此時幾乎被幸福淹沒。這項目是他的了！原始時代的歷史就要被他握在掌心。

新手抬起眼簾（這是他今天第一次嘗試，真的），磕磕巴巴地說：“您是一位時空技師。”

哈倫心中幸福和溫情的火苗馬上熄滅了一大半。“那又怎樣？”

“沒什么。”新手回答，“我只是——”

“你剛才聽到忒塞爾計算師稱我為時空技師，是嗎？”

“是的，先生。”

“你認為那是口誤嗎？太荒謬太殘酷，你不肯相信是嗎？”

“不是的，先生。”

“你說話聲音怎么了？”哈倫惡狠狠地問。他口氣兇惡，心里其實很愧疚，覺得自己不該欺負這孩子。

庫珀臉漲得通紅。“我的共時語說得不好。”

“為什么？你做新手多久了？”

“不到一年，先生。”

“一年？那你多大了？按照一般時空的算法。”

“物理年齡24歲，先生。”

哈倫瞪大眼睛。“你是想說，你在23歲的時候才被他們拉進永恒時空？”

“是的，先生。”

哈倫坐下來，搓著雙手。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一般來說進入永恒時空的年齡都在15或者16歲。今天這是什么意思？忒塞爾對他做的新型測試？

他說：“坐下，我們現在聊聊。告訴我你的全名，還有故鄉時空在哪兒。”

新手結結巴巴地說：“布林斯利·謝里丹·庫珀，來自78世紀，先生。”

哈倫心中泛起一陣暖意。他們兩個故鄉相距不遠。庫珀只比他早17個世紀，幾乎可以算是他的時空鄰居。

他問道：“你對原始時代歷史感興趣嗎？”

“忒塞爾計算師讓我學的。我對它了解不多。”

“別的你還學過什么？”

“數學。時空工程。都只學了最基礎的部分。在78世紀的老家，我是高速真空機修理工。”

追問高速真空機是什么毫無意義。它可能是吸塵器、計算器，或者一種噴槍什么的。無所謂。哈倫對它也沒什么興趣。

他只是問：“你對歷史了解多少？哪種歷史都算。”

“我學過歐洲史。”

“我猜那是你老家的政治區劃，對嗎？”

“我就出生在歐洲。對，當然了，他們通常只教我們當代歷史，54年革命之后的事。那是在7554年爆發的。”

“好吧。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記它。它毫無意義。一般時空里普通人教的歷史都不管用，一次次現實變革早就把它們篡改得面目全非。雖然那些人自己毫無知覺。在每個現實里，他們的歷史都是唯一的。這跟原始時代歷史完全不同。這也是原始時代歷史的美感所在。不管我們中的誰做什么，它們都永遠存在，永恒不變。哥倫布和華盛頓，墨索里尼和赫里福德，他們都永遠存在。”

庫珀微弱地笑了笑。他的尾指掃過上嘴唇，哈倫第一次注意到那里居然有點絨毛，好像這個新手在留胡子。

庫珀說：“我一直都有點不——不太習慣，自從來了這里以后。”

“對什么不習慣？”

“離我的故鄉時空500個世紀遠。”

“我也差不多。我來自于95世紀。”

“這是另一回事。你比我資深得多，雖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比你老17個世紀。我可能是你的曾曾曾曾曾曾曾……無數個曾祖父。”

“那又怎樣？就算你是。”

“沒怎樣，就是要花時間適應。”新手的聲音里有點抗拒的意思。

“我們每個人都一樣。”哈倫冷酷無情地說，然后就開始講起原始時代歷史。三個小時過去了，他發現自己碰上個釘子，怎么也給庫珀解釋不清楚為什么公元1世紀之前還有世紀。

（“難道1世紀不應該是最初的世紀嗎？”庫珀哀怨地問道。）

哈倫最后沒轍了，給了這位新手一本書，雖然不是什么好書，不過作為入門讀物也夠用了。“慢慢來，以后我會給你更好的書。”他說。

一周過去了，庫珀的胡子已經長成一片黝黑濃密的絡腮胡，讓他看起來老了十歲，臉頰顯得更瘦削了。哈倫覺得，他的胡子長到這種長度，大體上還好看了一點。

庫珀說：“那本書我看完了。”

“你覺得它怎么樣？”

“從某種程度上說——”庫珀停頓了好久才重新開口，“原始時代后期的某些特征跟78世紀有些相似。我看到后來開始想家了，你懂的。我還夢到我的妻子，兩次。”

哈倫差點炸開：“你妻子？”

“我來這兒之前已經結婚了。”

“偉大的時間之神啊！他們讓你帶妻子一起來了嗎？”

庫珀搖搖頭：“我甚至不知道在第二年的現實變革中，她的人生有沒有受到改變。如果她受了影響，那么在她新的人生軌跡中，恐怕就不是我妻子了。”

哈倫恢復常態。可以想到，如果新人到了23歲才被帶進永恒時空，那他非常有可能已經結了婚。一件史無前例的事，總會牽出另一件千古奇聞。

接下來還會發生什么？一條規矩被打破，用不了多久，所有事情都會被搞成一團亂麻。永恒時空賴以維系的平衡狀態非常脆弱，容不得半點改動。

或許是出于對永恒時空利益受損的憤恨，他不自覺地說出一些更傷人的話：“我想你應該不會計劃著回到78世紀探查她的近況吧。”

新手抬起頭，目光堅定。“不會。”

哈倫不安地挪動身子。“很好。你已經沒有家了。一無所有。你現在是一名永恒之人，永遠別再想起任何一個一般時空里的故人。”

庫珀抿緊嘴唇，飛快地說出一句有些刺耳的話：“您這話說的，真不愧是時空技師。”

哈倫攥緊雙拳，抵住桌沿，聲音嘶啞地說道：“你什么意思？我是時空技師，所以那些變革都要怪罪到我頭上？我有說那些變革都是對的嗎？我有強迫你接受嗎？行啊，孩子，你來這兒還不到一年，你還不會說共時語，你還對一般時空和過往的生活戀戀不舍，不過我看你似乎對時空技師很了解，還很知道怎么諷刺挖苦他們啊。”

“對不起，”庫珀趕緊回答，“我沒想冒犯您。”

“沒，沒有，誰能冒犯到時空技師呢？你只是鸚鵡學舌罷了，對嗎？人人都說時空技師冷酷無情得不像人，是嗎？他們還說‘時空技師打個哈欠，一萬億人的命運就完全改變’，諸如此類。你覺得怎么樣呢，庫珀先生？說點這種話，讓你覺得自己也老練了，讓你覺得自己了不起了，覺得自己也是永恒時空里的大人物了？”

“我說了我很抱歉。”

“好吧。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當上時空技師還不到一個月，我個人沒有發起過一次現實變革。現在我們開始上課吧。”

第二天，高級計算師忒塞爾把安德魯·哈倫叫到他的辦公室來。

他說：“小伙子，想不想來實施一次M.N.C.？”

時機真是太妙了。當天整個早上，哈倫都在為昨天的懦弱而后悔，恨自己居然撇清跟時空技師本職工作的關系。那種表現簡直就像個孩子，只會喊叫：我沒干壞事，別賴我。

那相當于承認時空技師的工作是錯的，只是他自己資歷太淺，還沒來得及犯罪，所以不該被責怪。

他珍惜這次機會，從此后再無借口。簡直是一次贖罪。他應該這樣對庫珀說：對，就是因為我的所作所為，千百萬人有了新的人生，但這是必須的，我很驕傲由我來承擔這個責任。

所以哈倫歡快地說：“隨時待命，先生。”

“好的，好的。小伙子，有個好消息，”他抽了口煙，煙頭驟然明亮了一下，“你之前做的每項分析經過計算機檢驗，都高度精確。”

“非常感謝，先生。”（現在它們是分析了，哈倫想，不再是推測。）

“你很有天分。小伙子，了不起的直覺。我對你期望很高。我們可以從這一次開始，223世紀。你的論斷是對的，只要堵死一輛車的離合器，就會將現實引向必要路徑分叉，同時不會帶來什么副作用。你愿意去堵它嗎？”

“是的，先生。”

這就是哈倫時空技師生涯的第一步。他身上的玫紅色徽章從此不再只是裝飾品。他已經操控過現實。他在223世紀花了幾分鐘時間，做了一點機械上的小手腳，帶來的結果是一個年輕人錯過一節本該去上的機械工程課，然后他一生都沒有進入太陽能發動機領域，然后一個簡單而完美的小設備的發明時間就被推遲了整整十年。最終的結果非常奇妙，一場224世紀的戰爭從新的現實中消失了。

這樣好嗎？有些人的人生被改變了，這又怎樣呢？新的人生和舊的人生都一樣是人生啊，都有酸甜苦辣喜怒哀樂。有些人的壽命縮短了，但更多的人壽命延長了，而且過得更幸福。在新的現實中，一部堪稱人類智慧與情感的豐碑的偉大文學著作再也沒有問世，但在永恒時空的圖書館里，不是也保留了幾個備份嗎？還有另外一些精彩著作問世了，不是嗎？

當晚哈倫好幾個小時都翻來覆去睡不著，當最終疲憊不堪地昏睡過去時，他做了一件多年未曾做過的事。

他夢到了自己的母親。

盡管初次上陣有些脆弱，但經過了一整個物理年之后，哈倫的大名已經傳遍整個永恒時空。人們稱他為“忒塞爾的技師”，或者略帶酸意地叫他“神奇小子”或者“永不出錯先生”。

他和庫珀之間的關系也和諧多了。他們從來沒有結下真正的友誼（如果庫珀試圖主動跟他交朋友，哈倫恐怕也不知道如何回應），不過他們合作效率很高，庫珀對原始時代歷史的興趣也日漸濃厚，堪與哈倫相比。

有一天哈倫對庫珀說：“我說，庫珀，你能不能改在明天上午過來？我這周要上行去3000世紀檢查一項現實觀測任務，我要找的那個人，只有今天下午有空。”

庫珀眼睛里閃過渴望的光芒：“為什么不讓我一起去呢？”

“你想去？”

“當然。除了他們從78世紀帶我過來那次，我還沒坐過時空壺；那次坐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哈倫一直都用C豎井里的時空壺。按照不成文的規矩，那座壺屬于時空技師專用，專供他們在無窮無盡的世紀中來回穿梭。庫珀被領到這里，臉上沒有絲毫怯意。他毫不猶豫地邁步走進壺內，找了一個被圓形壺身幾乎圍攏的座位坐下來。

不過當哈倫啟動力場，推動時空壺開始時空上移的時候，庫珀的五官就因為驚訝扭成一團，看起來有點滑稽。

“我什么感覺都沒有，”他說，“哪兒出了問題？”

“沒有問題。你不會有任何感覺，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真的移動。我們只是在順著這座時空壺的時間軸運動。事實上，”哈倫循循善誘地說，“在此刻，雖然我們兩個人還能互相看到，但其實都不是物質實體。可能有一百個人在用這同一個時空壺，沿著不同的時間方向，以不同的速度運動——如果你要叫它運動的話——大家在時間軸上穿身而過，彼此互不影響。在壺內的時間軸上，普通的宇宙物理規律統統無效！”

庫珀微微張開嘴巴，哈倫心里有點不踏實：這孩子正在學時空工程學，這個領域內的知識恐怕比我還多。我還是閉嘴為好，免得讓他看我笑話。

他回歸沉默，只是嚴肅地注視著庫珀。小伙子的胡子已經瘋長了好幾個月，現在長髯飄飄，圍在嘴巴周圍。按照永恒之人的習慣，這副尊容被稱為馬蘭松式，因為根據時空力場的締造者馬蘭松教授信實可靠的唯一一張照片（保存得很差而且完全失焦）顯示，那位先賢大師就留著這樣一臉大胡子。因此，這種造型在永恒之人中頗為流行，不過那些東施效顰的后輩們很少能模仿得像。

庫珀的眼睛盯在不斷滾動的數字上，它們標示出一個個被穿越的世紀。他問道：“這座時空壺最遠能上移到多遠的未來？”

“他們沒教過你嗎？”

“他們極少跟我提時空壺的事。”

哈倫聳聳肩：“永恒時空沒有盡頭。上移也沒有止境。”

“您最遠上移到過哪里？”

“這回就是我上移最遠的地方了。忒塞爾先生去過五萬多世紀。”

“時間之神啊！”

“那也不算什么。有些永恒之人去過15萬世紀之后。”

“那里有什么？”

“好像什么都沒有，”哈倫愁眉苦臉地說，“生命還有很多種，不過沒有人類了。人類不見了。”

“都死了？被消滅干凈了？”

“我想這個問題誰都沒有答案。”

“我們有辦法改變這個結局嗎？”

“嗯，從7萬世紀以后……”哈倫剛起話頭，突然就又掐住，“噢，都是天命。我們換個話題吧。”

如果說在永恒之人中也流傳著什么迷信的話，那么就是所謂“隱藏世紀”，即7萬世紀至15萬世紀中間的那段時間。這個話題幾乎沒人會提。哈倫全靠與忒塞爾之間的特殊個人關系，手里弄到一點關于那段歷史時期的零星知識。在那幾千個世紀里，永恒之人無法穿出永恒時空，進入一般時空。

連接永恒時空與一般時空的大門緊緊閉著。為什么？沒人知道。

根據忒塞爾透露的一些不經意的表述，哈倫猜測有人試過用現實變革的手段，影響7萬世紀以后的歷史，但7萬世紀之后無法觀測，所以也不知道結果如何。

忒塞爾有一天曾笑著說：“總有一天我們會過去的。再說了，7萬個世紀夠我們忙活了。”

聽起來不是很有說服力。

“15萬世紀之后，永恒時空變成什么樣了？”庫珀問道。

哈倫嘆了口氣。轉換話題的努力顯然沒成功。“沒什么。”他說，“時空分區還有，但7萬世紀之后的分區里就沒有永恒之人進駐了。時空分區一直延續到幾百萬世紀之后，直到生命全部消亡，太陽變成新星，它依然存在。永恒時空沒有盡頭。所以它才得名‘永恒’。”

“那時候，太陽真的會變成新星？”

“它肯定會。要不是有它，永恒時空也不會存在。新星爆發的能量正是我們的能量之源。聽著，你知道建立時空力場要耗費多少能量嗎？當年馬蘭松建造的第一個力場，只在無窮久遠的過去和無窮遙遠的未來之間打開了一個不到兩秒鐘的小口，空間之小最多只能擠下一個火柴頭，但是其耗費的能量，則是一座核電站一整天的發電量。為了建造一個頭發絲那么細的力場，上移直抵太陽新星，接通輻射能量，就耗費了整整一百年的時間；然后，才有可能建造足以容納一個人體積的力場。”

庫珀嘆了口氣。“我希望他們能早點讓我抓住重點，讓我停下那些時空方程和力場工程課，給我講講這些有意思的東西。如果我現在生活在馬蘭松的年代……”

“那你大概什么都學不到。他生在24世紀，不過永恒時空直到27世紀才建造起來。發明力場跟建造永恒時空是兩碼事，你瞧，24世紀的其他所有人都完全不明白，馬蘭松的發明到底意味著什么。”

“他超越了他的時代，對嗎？”

“簡直太超前了。他不只是發明了時空力場，而且還描述了它基本的發展方向，建立了永恒時空的理論基礎，預測出它未來的各種要素，除了現實變革之外。他的預測已經非常接近……不過我想現在我們已經到了。庫珀，你先走。”

他們走出時空壺。

哈倫以前從來沒見過高級計算師忒塞爾發火。人們都說他早已超然物外，忘記了自己的故鄉世紀是哪里，已經變成永恒時空里沒有靈魂的固定零件。人們都說早在許多年之前，他的人類之心已經萎縮壞死，現在支配他身體行動的只是一臺便攜式計算機，每天被他裝在褲兜里走來走去。

忒塞爾對這些流言蜚語都從不辯駁。實際上很多人都覺得他自己也相信這些話。

所以當忒塞爾的怒火如狂風暴雨一般襲來的時候，哈倫腦子里還有空嘖嘖稱奇，原來忒塞爾也會生氣。他還琢磨忒塞爾事后冷靜下來會不會羞愧難當——便攜計算機心臟平時表現上佳，冷靜克制，遇上事了還是原形畢露，跟可憐的血肉之軀一樣，抵擋不住情緒的沖擊。

忒塞爾嗓音蒼老嘶啞地說：“時間之神啊！孩子，你是全時理事會成員嗎？在這兒你是老大嗎？到底是我指揮你還是你指揮我？我們的時空穿梭旅行，現在都歸你管了嗎？”

每問上幾句，他就吼一聲“回答我”之類的，不過沒等回答，就又拋出一堆更加火上澆油的兇猛問題。

最后他說：“這種妄自越權的事，只要你再敢做一次，我就讓你下半輩子都去修水管。聽懂了嗎？”

哈倫臉色蒼白，羞愧不堪地說：“沒人事先跟我說過，新手庫珀不能進時空壺。”

這些解釋完全沒能緩解老人的火氣。“這種雙重否定句能當借口嗎，小子？沒人事先跟你說，別把他灌醉；沒人跟你說，別給他剃光頭；也沒人跟你說，別把他切成肉串烤了。時間之神啊，小子，別人跟你說過什么，讓你怎么對他？”

“讓我教他原始時代歷史。”

“那就教啊。不要做多余的事。”忒塞爾把煙頭丟到地上，用鞋底狠狠踩了幾腳，好像那是一生宿敵的臉。

“計算師，我想解釋一下，”哈倫說，“在當前現實中，很多世紀在某些方面都跟原始時期的某個側面有相似之處。我的本意是通過精準的時空定位和航行技術，將他帶到那些歷史時期作親身觀測，當然了，這要使用時空力場航行。”

“什么？聽著，你個笨蛋，你都沒想過事先請求我的許可嗎？這次就到此為止。從今以后專心教他原始時代歷史，永遠不要再進時空力場，也不要接觸任何實驗。如果不管你，接下來恐怕你就要給他演示現實變革，還要教他怎么操作了。”

哈倫用干燥的舌頭舔著同樣干燥的嘴唇，口服心不服地咕噥著，終于聽完了訓斥，可以離開了。

不過心理的創傷，他花了好幾個星期才慢慢撫平。

# 第四章 計算師

做了兩年時空技師之后，哈倫才第一次回到482世紀。自從被忒塞爾帶走之后，一別兩年，他已經認不出那個地方了。

那里一切如舊，是他變了。

兩年的技師生涯意味著發生了很多事。在某種意義上，他的心理狀態穩定多了。他不用再隨著一次次新的觀測項目進入不同歷史時期，學習新的語言，習慣新的衣著樣式，試著理解當地人千姿百態的生活。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他身上一些原有的東西在萎縮消亡。比如永恒時空內其他所有時空專家之間牢固的同胞之誼，現在他幾乎忘光了。

最重要的是，他身上已經培養出時空技師應有的權威感。幾百萬人的命運都掌握在一個人的手心，如果他必須因此孤獨前行，那他也有資格以孤獨為傲。

所以他走進482世紀的入口，冷冷地注視著坐在入口辦公桌后面的通訊員，言簡意賅地說：“安德魯·哈倫，時空技師，482世紀臨時指派任務，向計算師芬吉報到。”他完全無視對面中間的男人投來飛速的一瞥。

這就是所謂的“對技師的一瞥”，一種下意識的斜眼一瞥，先瞄一眼技師的玫紅色肩章，然后再刻意地扭過頭，再也不看第二眼。

哈倫也看著對方的肩章。那不是計算師的黃色，不是生命規劃師的綠色，也不是社會學家的藍色或者觀測師的白色。它不是任何一種時空專家工種的純色肩章，而是白底上綴著一條藍杠。這個人只是個通訊員，后勤組里的二級工種，還不到專家的級別。

這種層次的人也會“對技師的一瞥”。

哈倫略感悲傷地問：“好了嗎？”

通訊員馬上回答：“我正在呼叫計算師芬吉，長官。”

在哈倫的記憶中，482世紀是個厚重堅固的年代，不過現在看起來有些污濁。

哈倫已經習慣了575世紀一塵不染的玻璃和瓷器，習慣了那個時代的潔癖風格。他習慣了面對一個潔白明凈的世界，習慣了點綴其中的柔和淡彩線條。

482世紀的一切仿佛都抹著厚重的膏泥，到處呈現出斑斑點點的色澤，街區里到處可見涂料刷抹的金屬物件，一切都讓人生厭。

芬吉看起來都不一樣了，好像縮小了一圈。兩年前，在觀測師哈倫的眼里，芬吉的一舉一動都顯得心懷不軌而強勢逼人。

現在，從時空技師崇高與獨特的地位來看，對面這人就顯得可憐而落魄。哈倫看著他展開箔片，迅速翻閱一陣，然后趕緊抬起頭來，露出一副“不敢讓客人等太久”的表情。

芬吉來自于以能量為基礎的600世紀。這是忒塞爾告訴他的，還說這可以解釋很多事。芬吉那種會突然爆發的壞脾氣就很容易理解：一個從前習慣了穩定力場環境的胖子，感覺周圍全是易碎品，當然會不高興。芬吉總是踮著腳尖走路（哈倫清楚地記得芬吉那種躡手躡腳的貓步；那時候他經常坐在自己辦公桌前抬起頭，突然發現芬吉站在對面盯著他，什么時候過來的完全沒聽見），那也不是要潛入或者窺探哪里，而是出于擔憂——要么是情不自禁，要么就是下意識的，芬吉總是擔心腳下的地板會撐不住自己的體重，突然碎裂。[[4]](#_4_1)

哈倫居高臨下地想：這個人真的一點都不適合這個分區的工作。唯一能挽救他的，只有調動。

芬吉說：“你好啊，時空技師哈倫。”

“你好，計算師。”哈倫說。

芬吉說：“在您走后這兩年里……”

“兩個物理年。”哈倫說。

芬吉驚訝地抬頭，“當然，兩個物理年。”

在永恒時空中，并沒有像外部宇宙里那種一般概念上的時間流逝，不過其中的人們依舊會變老。就算很多物理現象并不會出現，但他們依然無法阻止身體的變化。從身體的物理狀態上來說，一年過去了，不管身處永恒時空還是一般時空，你都老了一歲。

不過即使是最死板的永恒之人也不會時時記得這些分別。人們都習慣了張口就說“明天見”，或者“我昨天想你了”，又或者“下周我來找你”，就好像這里真的有“明天”“昨天”以及“下周”，而不是著眼于人們的物理時鐘而言。為了照顧人類的本能習慣，永恒時空內人們的生活安排，也被硬性規定成二十四小時制，有著嚴謹的白天黑夜，以及昨天明天的概念。

芬吉說：“在您離開的兩個物理年里，一場危機在482世紀逐漸顯露。非常特別，又非常微妙，幾乎是前所未有的。我們現在需要精確的現實觀測，精度超出從前所有要求。”

“所以你希望我來做這次觀測任務？”

“是的。我知道，請求一名時空技師做低級的觀測任務，是浪費他的天賦，不過您上次執行的觀測任務非常完美，清晰準確，富有洞察力。我們需要您再做一次。現在我給您簡單介紹幾個細節……”

這些細節到底是什么，看來今天哈倫是搞不清了。芬吉剛開口，門就開了，哈倫再也沒聽進去一個字。

他凝視著進來的人。

哈倫也不是從來沒在永恒時空里見過姑娘。不至于從來沒有，雖然極少，畢竟是見過的。

但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個姑娘！在永恒時空里！

在穿越一般時空的無數次旅途中，哈倫見過很多女人，不過一般時空的女人對他而言，只是工作目標，是某種物體，就像石頭磚塊、花草蟲魚。她們只是被觀測的客觀事物。

在永恒時空里，姑娘就是另一回事了。特別是這么棒的姑娘！

她穿著482世紀上流社會款式的衣服，上半身完全透明而且沒幾塊布，下半身穿著輕薄的五分褲。褲子是不透明的，卻勾勒出誘人的臀部曲線。

她有一頭烏黑亮麗的齊肩長發，噘起的嘴唇鮮紅欲滴，上唇纖薄而下唇飽滿。她的上眼瞼和耳垂涂了玫瑰色的彩粉，她年輕的臉龐（幾乎像少女一樣）雪白無暇，動人心魄。寶石掛墜從頸肩垂下，一會兒叮叮當當地甩到側面，一會兒又垂在輪廓優美、惹人注目的乳房上。

她在芬吉辦公室墻角的一張桌子后面坐下來，抬起眼簾掃了一眼，漆黑瞳孔里透出的目光飛速掠過哈倫的臉龐。

當哈倫回過神來，又聽到芬吉的聲音時，計算師已經說到尾聲。“明天一早您就可以得到一份書面正式報告，包括上述所有內容。那時候您曾經用過的辦公室和休息間也會騰出來。”

哈倫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芬吉辦公室的。大概是用腳走出去的吧。

一團亂麻的心中唯一比較清楚的情緒是憤怒。時間之神啊！芬吉不應該得到授權安排這次任務的。太不道德了，好像在嘲弄……

他停住腳步，放松拳頭，放松緊咬的牙關，放松！他大步走向門口那個通訊員桌前，腳步聲在自己耳朵里分外急促。

通訊員抬起頭，沒敢接觸他的目光，謹慎地開口：“長官。”

哈倫說：“計算師芬吉辦公室里有個女人，她是新來的？”

他本想問得謹慎一些。他本想裝作無關痛癢地隨口一問，結果還是極大地引起了對方的興趣。

不過通訊員倒是來了勁。他眼里目光閃動，是那種每個男人都心有戚戚的神采。這下甚至拉近了他倆的關系，感覺好像哥們兒一樣。通訊員說：“你說那個寶貝兒？喔！真是長了一副傲人的身材啊，對嗎？”

哈倫稍有點結巴地說：“回答我的問題。”

通訊員看著他，飛揚的情緒冷卻下來。“她是新人。她是一般時空住民。”

“她干什么工作？”

一絲淺笑爬上通訊員的嘴角，他瞥了一眼說：“她應該是老板的秘書。她名叫諾依·蘭本特。”

“行了。”哈倫轉身離去。

第二天哈倫就開始了482世紀的第一次觀測之旅，不過全程只有30分鐘。顯然那只是一次適應性任務，讓他熟悉環境，進入狀態。第二天他的觀測就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第三天卻干脆沒去。

他把那天用來撰寫第一份報告，復習相關知識，撿回本時代的語言，重新適應當時當地的生活習慣。

482世紀發生過一次現實變革，但規模非常小。一個從前得勢的政治派閥在變革后失勢了，除此之外似乎一切如舊。

幾乎是下意識地，他又習慣性地打開從前自己撰寫的舊報告，檢索關于貴族的資料。他肯定做過這類觀測。

他的確做過，但非常客觀，不帶任何感情。他只把貴族當作一個階層來研究，沒有涉及個人。

當然了，時空觀測計劃書撰寫并不需要也不允許他打入貴族階層內部，抵近觀測。至于這些規定因何而來，以觀測師的職位無權知曉。現在他心里開始好奇，不過旋即又對自己的好奇心有些厭煩。

這三天里他瞥見過那個叫諾依的女孩四次。那天初見時分，他只注意到她的服飾。現在他注意到她有一米七高，比自己低半頭，身材苗條挺拔，姿態優雅，讓人過目不忘。看起來她的年齡比初見的印象更大一些，可能近三十歲，至少肯定超過二十五。

她文靜而冷淡，有一次在走廊上和他擦肩而過，她對他微微一笑，然后就低下眼簾。哈倫側過身子，避免和她身體接觸，錯過身之后心里又不免生悶氣。

第三天結束的時候，哈倫開始感到身為永恒之人，他只有一條路可走。顯然她對自己的職位很滿意；顯然芬吉也要受到法律約束。既然芬吉在這事上有所輕率和疏忽，顯然與法律的精神相抵觸，所以一定要有人制止他。

哈倫想到，不管怎樣，永恒時空里他討厭的人只能是芬吉。前幾天他剛剛想到一些借口，緩解了自己對他的厭惡之情，現在都不算數了。

第四天一早，哈倫提出要和芬吉單獨見面，得到允許。他步伐堅定地走進去，單刀直入得讓自己都有些吃驚。“計算師芬吉，我建議蘭本特小姐應該返回一般時空。”

芬吉瞇起眼睛。他向一把椅子努努嘴，然后把手放在圓滾滾、肉乎乎的面頰底下，咧開嘴說：“好吧，先坐下。坐下。你發現蘭本特小姐不稱職？能力不足？”

“計算師，對于她的工作能力和稱職與否，我無法評判。那要看分派給她什么工作，而我從來沒有給她分派過任務。不過你必須意識到，她的存在對本分區的道德風氣有不良影響。”

芬吉注視著他，目光疏遠，仿佛他計算師的深謀遠慮可以看到普通永恒之人無法企及的地方。“她有什么損害道德風氣的地方呢，時空技師？”

“這個你心里清楚吧，”哈倫心中的怒火更盛了，“她的衣著過于裸露。她的……”

“等等，等等。先稍等一下，哈倫。你也在這個時代做過觀測師。你知道她的衣著是482時代的典型樣式。”

“在她的生活環境里、在她自己的文化氛圍中這么穿，我無話可說，盡管我認為即使以482世紀的風俗來看，她也是最暴露的。我有權作此評判。這里是永恒時空，一個像她這樣的人完全不合時宜。”

芬吉緩緩點頭。他肯定以為自己有招。哈倫身體僵硬。

芬吉說：“她在此工作，我們有過精心的考量。她在本職工作中發揮的作用必不可少。只不過是短期任務，你試著忍耐一段時間就可以了。”

哈倫氣得發抖。他已經開口，卻被人糊弄。去他媽的謹慎，有什么他就說什么。他說：“我能想象女人有什么‘必不可少’的作用。公開包養肯定得不到批準。”

他僵硬地轉身，走向門口。芬吉的聲音讓他停住腳步。

“技師，”芬吉說，“你是跟忒塞爾關系不一般，這也讓你太扭曲膨脹了。醒醒吧！然后跟我老實說，技師，你以前有過——”他遲疑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詞，“‘女朋友’嗎？”

哈倫沒有回頭，但以極其仔細而精準的用詞，咄咄逼人地引用規章原文：“為了避免與一般時空住民的情感糾葛影響工作，永恒之人不可以結婚。為了避免家庭糾葛影響工作，永恒之人不得生育。”

計算師嚴肅地回答：“我并沒有說婚姻或者孩子的事。”

哈倫繼續引經據典：“與一般時空住民的暫時交歡，必須經由全時理事會下屬中央測繪委員會的批準，包含在與該一般時空住民相關的正式生命規劃行動中。此后的交歡行為，必須按照具體時空測量的確切要求進行。”

“非常正確。你曾經申請過暫時交歡嗎，技師？”

“沒有，計算師。”

“你想嗎？”

“不想，計算師。”

“或許你該試試。那會給你一個新的視角看世界，你就不會再對某個女人的衣著那么關注，也不會因為她與其他永恒之人之間可能具有的關系那么煩惱。”

哈倫狂怒得說不出話來，只得離去。

他發現自己幾乎不可能擔負482世紀的日常觀測任務了（雖然幾乎每天都要去，但每次最長也不超過兩小時）。

他心煩意亂，也知道為什么。芬吉！芬吉，還有他對提出讓自己與一般時空住民交往時的下流態度。

交歡關系的確存在，每個人都知道。永恒時空一直都很在意如何緩解永恒之人的人類原始欲望（哈倫覺得這個詞天生就帶著淫邪屬性），不過篩選性伴侶的嚴格程序保證了這種關系絕不是自由自主的輕松行為，而是官方給予的獎勵。那些有幸得到這種偷歡機會的幸運兒，也會對此格外慎重，要矜持有禮，顧及大多數人的感受。

在低階層的永恒之人中，特別是后勤組中，總是盛傳著很多流言蜚語，關于那些因正式理由進入永恒時空工作的一般時空女性的種種閑話（一半出于期冀，一半出于嫉恨）。那些傳言的矛頭都指向計算師和生命規劃師們，說女人都被他們玩了。他們，也只有他們才能指出，從一般時空住民里挑出哪個女人進入永恒時空，才不會引發明顯的現實變遷。

還有一些不太聳人聽聞的傳言（所以傳的人也沒那么多），說永恒時空各分區里臨時雇傭的一般時空住民（只要精確時空測量結果允許）還要擔負很多雜役差事，比如煮飯、打掃和重勞力之類的。

不過如果這樣一個一般時空住民被挑進來做“秘書”，只能有一個意思：芬吉正在公然挑戰和侮辱完美永恒之人的道德準則。

盡管永恒時空里那些實用主義者們都對這個準則敷衍了事，但準則就是準則，一個完美的永恒之人就應該為自己的事業奮斗終身，為了創造更美好的現實，為了大多數人類的幸福生活奮斗終身。哈倫就愿意把永恒時空當作原始時代的修道院。

他夢到有一天他跟忒塞爾說起這個理想，而忒塞爾這位完美的化身，會跟他敞開心靈，分享自己的恐懼。他還夢到那個墮落的芬吉被剝奪銜級。他夢到自己戴上計算師的黃色肩章，為482世紀安排新的社會制度，把芬吉趕進后勤組。忒塞爾坐在他身邊，臉上滿是敬仰的笑容；而他自己則草擬一份新的社會組織圖表，整齊有序，堅實可靠，然后讓諾依·蘭本特分發下去。

不過諾依·蘭本特是裸體的，然后哈倫驚醒了，瑟瑟發抖，羞愧萬分。

有一天，他又在走廊里遇到那姑娘，他又側身站到一邊，移開視線，讓她先過。

不過這次她站在原地沒動，看著他，直到他視線轉回來與她相遇。她就是那樣的活色生香，哈倫聞到她身上飄來淡淡的香氣。

她說：“您是時空技師哈倫，對嗎？”

他想厲聲呵斥，然后憤然離去，但最終他還是告訴自己，這一切都不是她的錯。再說了，要是想強行通過，說不定還會碰到她的身體。

所以他簡單地點點頭，“對。”

“聽說您是對我們時代非常精通的專家。”

“我親身去過。”

“希望哪一天我們可以聊聊這件事。”

“我很忙，我沒時間。”

“但是哈倫先生，早晚您都能抽出一點時間的。”

她對他微笑。

哈倫絕望地低語：“請你趕快過去好嗎？要不然你先讓一讓，讓我先過去好嗎？麻煩你！”

她慢慢扭胯轉臀，他一臉窘相，血往上涌。

他很惱火，她怎么能讓他這么難堪，他為什么會這么難堪，雖然說不太清楚原因，但罪魁禍首肯定是芬吉。

芬吉在兩周結束的時候召喚了他。計算師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張打孔的箔片，單從它的長度和打孔的繁復程度來看，哈倫就知道它絕不僅僅是一趟半小時的一般時空觀測任務那么簡單。

芬吉說：“哈倫，你現在能坐下好好看看這個嗎？別，別直接讀，用機器看。”

哈倫抬起淡漠的眼簾，把箔片小心地插進芬吉辦公桌上的掃描儀夾縫里。它被緩緩吸進掃描儀內部，隨之而來的是打孔數據被轉化成文字，出現在掃描儀連接的乳白色矩形顯示器上。

看到一半，哈倫猛地揮手，拔掉掃描儀電源。他用力地扯出箔片，結果把它扯爛了。

芬吉平靜地說：“我還有備份。”

不過哈倫還是用拇指和食指尖掐著箔片的殘骸，仿佛它會爆炸一樣。“計算師芬吉，肯定弄錯了。我絕對不能住在那個女人家里，做將近一星期的一般時空駐留任務。”

計算師撇起嘴：“為什么不能？如果這是精準時空測量的要求呢？如果你和蘭本特小姐有什么私人糾葛……”

“根本沒有私人糾葛。”哈倫激動地插話。

“肯定有點問題吧，多多少少。既然這樣，就這次觀測任務，我要向你做一些必要的解釋。但一定要記住，下不為例。”

哈倫坐著沒有動。他的腦子在飛速轉動。通常情況下，出于職業性的驕傲，哈倫應該拒絕任何解釋。作為一名觀測師或者時空技師，面臨這種問題，應該二話不說接受任務。一般來說，計算師也不需要向他作出任何解釋。

但這次有點不一樣。哈倫曾經表達過對那姑娘的不滿，那個所謂的秘書。芬吉害怕他的不滿持續升級。（“無人追究，就無人有罪”，哈倫想到這句俗語，雖然記不起來是從哪兒看來的。）

所以，芬吉采取了這樣的對策。把哈倫安排到那女人家里住，這樣的話就說不清了。如果哪天哈倫敢揭發他，他就反咬一口。哈倫從此會失去證人的客觀立場。

所以，他要找點借口，告訴哈倫為什么把任務派到那兒去。現在借口就要來了。哈倫帶著幾乎毫不掩飾的蔑視準備聽他的話。

芬吉說：“你知道，很多世紀的人都知道永恒時空的存在。他們知道我們主持著跨時空貿易。他們以為那就是我們的主要功能，這樣的誤解很好。他們也隱約覺得，我們還肩負著阻止大災難、保護全人類生存的任務。這種認識不能不說是迷信，但多少也有正確的地方，對我們來說也不錯。對很多時代來說，我們的形象是圣父一般的存在，給他們安全感。這些你都明白吧？”

哈倫想：這家伙以為我是新手嗎？

不過他只是點點頭。

芬吉繼續說：“還有一些事，是他們絕對不能知道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會在必要時變革現實這件事。他們如果知曉此事，會帶來很多危害。所以任何有可能讓他們接觸到類似信息的因素，都必須從現實中抹除；這事我們一直干得很穩妥。

“不過，總是還有一些其他關于永恒時空的不良信仰在流傳，千萬年來時時出現，揮之不去。一般來說，最危險的那些信仰總是集中在每個時代的統治階層；這個階層跟我們打交道總是最多，而且同時也操縱著當時的輿論。”

芬吉停頓了一下，好像在期待哈倫能給一點評論，或者提幾個問題。哈倫什么都沒干。

芬吉繼續說：“自從一年前，一物理年前，進行的433—486世紀F-2號變革以來，當前現實演進方向中，就有了類似的不良信仰出現的可能。我已經對這種信仰的本質作出歸納，并上報全時理事會。理事會不太愿意接受我的推論，因為它們建立在一種備選推算模式的基礎上，出現的可能性極低。

“所以他們堅持在按照我的推論行事之前，先要做一次抵近觀測確認。這是一項最復雜精密的觀測任務，所以我提出要你來做，所以計算師忒塞爾才會允許你重做觀測工作。另一方面，我同時選定一名當前的貴族成員，她非常渴望在永恒時空內工作。我把她放進這間辦公室，近距離密切觀測，看她是否適合我們的要求……”

哈倫想：近距離密切觀測！肯定有事！

他的怒火再一次集中在芬吉身上，暫時放過那女人。

芬吉還在說：“從各方面來說，她都適合。我們會把她送回她的一般時空年代里。以她家為基地，你可以研究她生活圈內的社會生活習俗。現在你能理解我把這姑娘放在這里，并且讓你住進她家的原因了嗎？”

哈倫幾乎是赤裸裸地諷刺說：“我非常理解你，放一百個心吧。”

“那你就接受任務吧。”

哈倫起身離去，胸中戰意高熾，怒火中燒。他不會被芬吉的陰謀詭計打敗。他絕對不會被人當傻子玩。

他決心應戰，打敗芬吉，這讓他一想到前往482世紀的任務就有些迫不及待，甚至興奮起來。

肯定不能是出于別的原因。

# 第五章 一般時空住民

諾依·蘭本特的住處堪稱偏僻，不過離本世紀最大城市之一的距離并不算太遠。哈倫對那座城市很了解，比任何一個當地居民都了解。在當年本時代的拓荒觀測任務中，他曾訪遍了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審視過它在本時空分區管轄范圍內的時代變遷。

他從時間和空間上都了解這座城市。他既可以掰開了分析細節，還可以統籌整合看整體；他目睹了它的建設和成長、劫難和重建、榮耀與危機。現在他得到了一星期時間，深入一般時空，蟄伏在這座城市，適應鋼筋水泥叢林中的緩慢生活。

不只如此，本次觀測從起步就越來越集中在所謂的“珀里俄基人”[[5]](#_5_1)，那些城市中地位最重要的人身上。他們住在城市外圍，有各自的住宅，相對獨立。

482世紀是貧富差距相對懸殊的世紀之一。社會學家對這種現象有一個方程（哈倫見過打印版，但理解程度也就是馬馬虎虎）。它可以把任何一個已知世紀的人類社會分解成三種關系，在482世紀，這三種關系的緊張程度都達到了方程允許的極限。社會學家們對此大搖其頭，哈倫曾聽其中一位說過，任何可能會導致情況進一步惡化的現實變革都要慎之又慎，需要事先進行“最近距離觀測”。

據說本時代的社會關系是財富分配方程中最差的一種情況。這就說明了社會上存在一個有閑階層，他們會追求極致精美的生活方式、文化和藝術的極大發展。只要位于方程另一端的社會底層不至于餓死，只要有閑階層在享受特權的時候不至于完全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只要他們的文化傾向不至于腐朽透頂，永恒時空總是會原諒這個社會對財富分配方程和諧模式的大幅偏離，僅僅做一點微調了事。

雖然不合他的心意，哈倫開始理解這些。通常情況下他在一般時空里過夜，都會選擇住在貧民區的旅館，那里可以方便地隱姓埋名，陌生人自由出沒無人關注，一個外人的出現相當于空氣，所以對現實的擾動會降低到非常輕微的程度。如果即使這樣也有危險，最輕微的擾動也會超過臨界點，給易碎的現實帶來明顯改變，那他只好睡在鄉間的樹籬底下，這種時候也不少。他常常徘徊鄉間，尋找一處合適的樹籬，盡可能在夜里不受農民、流浪漢甚至是流浪狗的打擾。

不過現在哈倫可是一步登天了，躺在奢華的床上，身下是力場填充的床罩——一種物質與能量完美結合的材質，只有本地社會最有錢的階層能享受得起。縱觀一般時空歷史，它比純物質少見一些，但比純能量更常見。無論何時他只要躺下，床罩就會自動適應他的身體輪廓；如果他躺平不動，床罩就是硬質支撐，如果他翻身或者挪動，床罩就會隨他動作自動變形。

他覺得很舒服，但旋即又因為自己貪戀享受而悔恨；每個時空分區都把其物質生活水平設定在所處世紀的平均水平上，而不是最高水平，他很贊賞這種安排。這樣的話，永恒之人就可以接觸到本世紀的問題，親身“感受”本世紀的生活，而不是對社會中某個極端階層偏重過甚。

哈倫想，睡在貴族家的頭一晚看來還挺容易。

在睡著之前，他又想到諾依。

他夢到自己在全時理事會，雙手嚴謹地合攏在面前。他正在俯視一個渺小的、非常渺小的芬吉；那個芬吉正在恐懼地傾聽著對他的宣判，判他被逐出永恒時空，永久性發配到一個極其遙遠的未來的未知世紀做觀測。那些宣判流放的嚴厲字句正出自哈倫之口，而他右側就坐著諾依·蘭本特。

他開始沒注意到她，但后來他的眼神不住往右側偏，說話也變得結巴起來。

難道沒有別人能看見她嗎？理事會的其他成員都堅定地目視前方，除了忒塞爾。他轉過來向哈倫微笑，目光穿透姑娘的身體，好像她不存在一樣。

哈倫想讓她走開，但他開口卻發不出聲音。他想敲打姑娘，但抬起胳膊動作卻慢得像蝸牛，她也沒動。她身體冰冷。

芬吉開始大笑，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是諾依·蘭本特在笑。

哈倫睜開眼，透過明亮的陽光，滿懷恐懼地看著對面的姑娘，過了好一陣才記起來身在何方。

她說：“你在說夢話，還砸枕頭。你做噩夢了嗎？”

哈倫沒回答。

她說：“洗澡水放好了。你的衣服也準備好了。我已經安排好了，今晚你就參加我們的聚會。在永恒時空里過了那么久以后，再回到自己原來的日常生活，感覺真奇怪呢。”

她說得那么輕松隨意，搞得他心里煩亂不堪。他說：“我希望你沒跟他們說我是誰。”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芬吉肯定照顧好這些小事了，只要他覺得有這個必要，肯定會把她搞到麻醉狀態做點精神控制的小手腳。不過他也可能覺得沒這個必要。不管怎樣，他肯定對她“近距離觀測”過了。

這念頭讓他怒火中燒。他說：“我希望自己盡可能有時間獨處。”

她猶豫地看了他一陣，離開了。

哈倫洗漱完畢，臉色陰沉地穿好衣服。他并不期待會有個愉快的晚會。他會盡可能地少說話，盡量不動彈，最好被當作墻壁柱子的一部分。他的真實功能在于用眼睛看，用耳朵聽，然后把這些感官印象綜合加工，得出報告。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這就是完美的抵近觀測。

通常情況下，作為觀測師，雖然并不知道具體要觀測什么，但他不會為此困擾。從新手時期開始，他就一直被教導作為觀測師，絕對不能帶著觀點去看世界，不能期待看到某種東西，或者心里先有預期的結果。不管他試圖做到多么公正，但一旦有了類似的預期，就不可避免地影響自己的觀點。

但在現在這種環境下，一無所知還是讓人惱火。哈倫心中非常強烈地懷疑，是不是根本就無可觀測，他被派到這里完全出于芬吉的陰謀。鑒于此還有諾依……

他目瞪口呆地看著面前兩英尺處自己的三維投影。他身上穿著的482世紀風格的緊身衣服，光潔無縫，色彩明艷，看起來像個傻子。

他剛一個人吃完機器侍者送來的早餐，諾依·蘭本特跑了過來。

她跑得幾乎喘不上氣來。“現在是六月啦，哈倫技師。”

他厲聲回答：“不要在這里稱呼我的頭銜。六月怎么了？”

“我加入——”她含糊地停頓了一下，“——加入那里的時候可是二月，我才走了一個月啊。”

哈倫皺眉。“現在是哪一年？”

“噢，年份還對。”

“你確定嗎？”

“我肯定。有什么問題嗎？”她有個惱人的習慣，就是說話時總跟他貼得太近，她輕微的口齒不清（這倒不是她的個人習慣，而是時代風格）聽起來像是個年幼而無助的孩子。哈倫不會被這種幻想騙倒。他后退了兩步。

“沒有問題。你被放到這個時間點，是因為這是最合適的節點。實際上，在一般時空里，你一直都在這里的。”

“但怎么會啊？”她聽起來更害怕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有兩個我嗎？”

哈倫很惱火，這叫他怎么解釋得清楚？他怎么給她解釋，她身上發生的這點事只叫作微量變革，對一般時空的任何干涉都會引起，雖然會改變個人生活軌跡，但不會對整個世紀產生明顯影響。即使永恒之人有時候也會忘記微量變革（縮寫為小寫的“c”）和變革（大寫“C”）之間的區別，后者是會明顯影響現實的。

他說：“一切盡在永恒時空的掌握。不要問了。”他驕傲地說，好像他自己是個高級計算師，親自把他們進入一般時空的節點定在六月，而且敢于確定這三個月時空跳躍帶來的微量變革不會演變成變革。

她說：“但我的生命中就少了三個月啊。”

他嘆了口氣，“你在一般時空中的跳躍，不會影響你的物理年齡。”

“好吧，我失去了，還是沒有？”

“失去什么？”

“失去三個月啊。”

“時間之神啊，姑娘，我用盡可能最淺顯的話跟你講。你絕對沒有失去生命中的哪怕一分鐘。你什么都沒有失去。”

她被他的吼聲震退了幾步，然后突然吃吃笑了起來。她說：“你的口音真好玩。尤其是發火的時候。”

他皺著眉看她退后。什么口音？跟本分區的同僚相比，這種400至500世紀間的語言他說得絲毫不差。甚至可以說更好。

愚蠢的小姑娘！

他發現自己回到了那個反射投影前，鏡中人回望著他，眉毛皺成一團。

他放松眉頭，心想，我一點都不帥。眼睛太小，耳朵太尖，臉太大。

他以前從來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不過現在這個念頭突然涌上心頭，要是能英俊點就好了。

深夜，哈倫給自己搜集到的談話資料加上注釋，趁腦海中一切仍記憶猶新的時候。

像往常一樣，在這種場合中他用了55世紀生產的分子錄音機。從外形上看，它就是個長度四英寸、直徑半英寸的毫無特色的細圓柱體。從顏色上看，它呈現出一種昏暗的深褐色。它很容易藏在袖子里、口袋里或者衣服襯里中，全看你穿什么衣服，也可以掛在腰帶上、紐扣或者手環上。

不管把它藏在哪兒，它都可以在三個分子能量層上記錄語言，每一層能容納兩千萬單詞。圓柱的一頭連在翻譯器上，然后直連哈倫的耳機，另一頭通過力場連在他唇邊的話筒上，哈倫可以同時邊聽邊說。

現在那場“聚會”的所有聲音，都在他的耳邊重放；他一邊聽，一邊說，把自己的聲音記錄在第二條音軌上，與正在放送的聚會錄音主音軌保持同步，但互不干擾。在第二音軌上，他描述了自己的感受，講述事件意義，指出事物相互之間的關系。最后，他還用分子錄音機撰寫報告。他最后要上交的不是單純的原始錄音，而是帶注釋的加工版。

諾依·蘭本特走了進來。她無聲無息，沒有敲門或者以其他方式提醒。

哈倫惱火地摘下唇邊話筒和耳機，把它們和錄音機一起放在工具箱里，扣上鎖扣。

“你為什么一見我就來氣呢？”諾依問道。她露著胳膊和肩膀，修長的美腿散發出冷冷的光芒。

他說：“我沒生氣。我對你沒有任何感覺。”此時此刻他覺得這句話完全是真心的。

她說：“你還在工作？肯定是的，你肯定很累了。”

“你在這兒，我就沒法工作。”他暴躁地說。

“你還是在生我的氣。你整晚都沒跟我說一句話。”

“我盡可能不跟任何人說話。我來這里也不是為了演講。”他等她自動離開。

不過她說：“我給你又帶了點東西喝。聚會上你喝了一杯似乎很享受，明顯沒喝夠。你今晚還要加班，就更該多喝一點了。”

他注意到她身后的小機器人侍者，沿著順滑的力場軌道飄走了。

他當晚吃得很克制，僅從各種餐盤里揀出一點點來吃。這些食物在他當年的觀測報告里都出現過，但他向來都很自律，很少真的去吃（為了研究而嘗一點點不算）。雖然與他的信念不符，但那些東西真的很好吃。另一件挑戰他信念的東西是一種淡綠色的泡沫薄荷香味飲料（不含多少酒精），本時代很流行。在兩個物理年之前，也就是在最近一次現實變革之前，這種飲料還不曾存在于世上。

他從機器人侍者手上接過第二杯飲料，向諾依點頭致謝。

為什么一次沒有物理效應的現實變革會催生一種新飲料呢？好吧，他不是計算師，所以也沒有必要問自己這個問題。再說了，即使是最精細的推算也無法消除所有不確定的因素和隨機的可能。如果真能算無遺漏，觀測師就失業了。

屋子里只有他們兩個，諾依和他自己。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機器人侍者的流行程度達到頂峰；在當前現實中，這種流行還將持續將近十年，所以這里沒有人類做仆人。

當然了，因為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地位等同于男性，而且只要自己愿意，不需自然孕育就能要孩子，所以他們孤男寡女半夜獨處，以482世紀的眼光看也沒什么不妥。

所以哈倫心里好受了一點。

姑娘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舒展手肘。沙發在她的壓力下沉陷下去，仿佛要把她整個身體包裹起來。她踢掉腳上的透明鞋子，腳趾尖在冷光褲管的映襯下一曲一伸，像是一只慵懶的貓咪舒展腳爪。

她甩甩頭。本來她的長發從耳際被某種頭飾盤住，高高聳起，這下子那個東西被甩脫，頭發一下子松開，傾瀉下來。在烏黑油亮的頭發映襯下，她的脖頸和裸露的肩膀顯得更加白皙可愛。

她喃喃地說：“你多大了？”

他肯定不能回答。這是個人隱私，跟她又沒關系。此時他應該禮貌而堅定地說：我能回去工作嗎？不過他聽見自己的聲音在回答：“三十二歲。”當然了，他說的是物理年齡。

她說：“我比你小哦。我二十七歲。不過我想我不會一直看起來都比你小。等我變成了老女人，你還會是今天的樣子。為什么你要選擇三十二歲的樣子呢？你能隨意改變年齡嗎？難道你不想再年輕點？”

“你在說什么啊？”哈倫揉揉腦門，讓自己清醒些。

她柔聲說：“你長生不老啊。你是永恒之人。”

這是一個問句還是陳述句呢？

他說：“你瘋了嗎？我們也會變老和死去，跟所有人一樣。”

“你跟我講講嘛。”她聲音低沉甜美。400至500世紀間的通用語言，他向來覺得刺耳難聽，由她說來居然悅耳動聽。難道是美食和香味迷亂了他的耳朵？

她說：“你能親眼目睹所有的時代，親身造訪所有的地方。我就特別想在永恒時空里工作。我等了好久好久才得到他們的允許。我還想象他們或許能讓我加入永恒之人呢，后來我才發現永恒之人都是男人。有些人甚至因為我是個女的就不跟我說話。你就不理我。”

“我們很忙。”哈倫嘟囔著說，努力讓自己的反應看起來不那么呆，“我尤其忙。”

“但為什么就沒有女性永恒之人呢？”

哈倫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能說什么呢？永恒之人選拔的標準主要有兩條：第一，必須能勝任本職工作；第二，他們從一般時空中抽離，不會對當前現實產生有害影響。

當前現實！這個詞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提起。他感到腦海中暈眩的感覺越來越強烈，只好閉上眼睛等了一會兒，希望暈眩過去。

有多少杰出的人才他們不敢碰，只能留在一般時空，因為一旦這些人被抽離進永恒時空，那就意味著很多嬰兒不會出生，很多男女不會死去，很多婚姻不會出現，很多事情不會發生，很多情境不會出現，意味著當前現實會被極大扭曲，行進到完全不同的路徑上。而這是全時理事會斷然不會同意的。

他能告訴她這些嗎？當然不能。難道他能告訴她，之所以女人不能成為永恒之人，是因為出于某種他不能理解的原因（計算師們可能知道，但他肯定不懂），從一般時空中抽離女人對現實進程產生的擾動，是抽離男人的十到一百倍。

（這些念頭一股腦涌進他的腦海，彼此旋轉糾纏，雜亂無章，產生了一種奇異而毫不舒適的感覺。諾依離他更近了，在微笑。）

他聽到她的聲音在耳邊飄過。“噢，你們這些永恒之人啊。你們是如此神秘，卻從來不肯分享。讓我也做永恒之人吧。”

她的聲音現在已經不再組合成字句，而像是催眠的咒語，直入他的腦海。

他想，他很想要告訴她：永恒時空里可沒什么好玩的，女士。我們都在工作。我們要描繪出千萬年來每時每刻的細致畫卷，從永恒時空的誕生到人類的消亡；我們要探索無窮無盡的現實可能性，從中找到最好的一個，然后再決定如何確定一般時空中某個確切的節點，做出精準的微調，那么我們就有了一個新的好的現在，然后再面向未來，重新計算和尋找那美妙的可能性，循環往復，永不停息；這就是自從維科·馬蘭松于24世紀發明時間力場之后，我們做的一切。就是在那個原始時代的24世紀的偉大發明，才有了27世紀永恒時空的誕生，神秘的馬蘭松，當年寂寂無名，卻發明了永恒時空，看到了無數種新的現實可能，生生不息，永無止境……

他晃了晃腦袋，但那些盤旋呼嘯的念頭依然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它們不斷地破碎、跳躍，終于靈光一閃，它們好像組合成一個新的東西，然后一閃而過。

這讓他安定了一些。他試圖抓住那個新生的念頭，卻失敗了。

都是因為那杯薄荷飲料？

諾依還在身邊，她的面容清晰無比。他能觸到掠過自己面頰的她的發絲，能感受到她呼出的溫熱氣息。他該后撤幾步，但——奇怪，真奇怪——他發現自己不舍得退開。

“如果我能成為永恒之人……”她在他耳邊低語，聲音卻被他擂鼓一般的心跳聲掩蓋，幾乎聽不清楚。她濕潤的嘴唇微微分開：“你難道不愿意嗎？”

他不知道她什么意思，不過突然間他就豁出去了。他好像烈火焚身。他笨拙地伸出手臂摸索。她沒有反抗，反而跟他擁抱在一起，靠在他懷里。

一切發生得都那么夢幻，好像在看別人的事。

完全不像他曾經想象的那樣惡心。他非常驚訝，仿佛生活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半點也不會惡心。

即使在事后，當她倚在他身上，目光溫柔面帶微笑，他發現自己必須要伸出手，滿懷喜悅地溫柔地撫摸她的頭發。

現在在他眼中，她已經完全不同。她不只是一個女人，或者說根本不是一個具體的人。她突然就變成了他的一部分。她，以一種奇怪而毫無預料的方式，成為了他的一部分。

時空觀測計劃書上沒有提到會發生這種事，不過哈倫也毫無悔意。一想到芬吉還會讓他胸中升起強烈的情緒，但那絕不是后悔，完全不是。

是滿足，是勝利的歡欣。

躺在床上的哈倫無法入睡。起初的頭暈目眩早已過去，不過還是有一點很奇怪的感覺，這是他成年之后頭一次跟一個成年女人睡在同一張床上。

他能聽到自己輕柔的呼吸，在天花板和墻壁內嵌燈光發出的極暗淡的光芒中，他能看到身邊姑娘模糊的輪廓。

他好想伸出手觸摸她溫暖而柔軟的胴體，但卻不敢，生怕驚醒她的美夢。好像她在為他們兩個人做夢，夢到她和他之間發生的一切；一旦美夢驚醒，他和她之間的一切就會灰飛煙滅，不復存在。

這種念頭很荒謬，不過只是許許多多荒謬念頭中的一個。

這些念頭此刻正飄過他恍惚懵懂的腦海。他想抓回它們，卻總是失敗。他突然意識到，找回那些溜走的念頭是非常重要的。雖然他已經記不清楚細節，但當時有那么一瞬間，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還不敢說它們意味著什么，但此刻他半睡半醒，腦海中卻有什么地方格外清明，好像突然打開了天眼，洞悉世情。

他心中的焦慮開始增長。他怎么就記不清了呢？那些東西確實曾經在他腦海中飄過啊。

一時間，連身邊熟睡的姑娘都暫時被丟進意識的角落。

他想：如果我順著當時的思路再來一遍……我想到現實和永恒時空……對，還有馬蘭松和那個新手！

他停住思緒。為什么會想到那個新手？為什么是庫珀？他以前從來沒想到過庫珀。

但如果以前沒有的話，這次為什么心中會浮現出布林斯利·謝里丹·庫珀的身影？

他皺起眉頭。這一切有什么內在關聯呢？他想要從中發現什么？為什么他會覺得其中必有隱情？

哈倫心中感到一陣寒意，這些問題就像遠方地平線上浮現出的一絲微茫的曙光，他幾乎已經找到答案。

他屏住呼吸，不去壓制念頭的生長。就讓它自己長出來。

讓它長出來吧。

在這個寧靜的夜晚，這個本來已經在他生命中留下鮮明烙印的夜晚，許多事情的解釋和緣由又襲上他的心頭，這讓他感到了生命中前所未有的興奮。

他讓這念頭在心中發芽生長、開花結果，直到它強大到可以揭示無數個以往看來不可思議的謎團背后的秘密。

回到永恒時空以后，他會繼續跟蹤調查，不過在他心中已經有了答案。他已經了解了一個本不該他知曉的驚人秘密。

一個籠罩整個永恒時空的巨大秘密！

# 第六章 生命規劃師

在482世紀那個洞悉許多事情的夜晚之后，一個物理月已經過去了。如果以一般時空的時間軸計算，現在的他應該位于諾依·蘭本特的未來將近2000個世紀左右的時間，正以半賄賂半哄騙的方式，試圖審視她在變革后現實中的遭遇。

這不只是缺乏職業道德那么簡單，不過他已經不管了。在過去的這一個物理月當中，以他自己的眼光衡量，他已經成了罪犯。說什么都無法改變這一事實。犯一次罪也是犯，多犯幾次也是犯，況且這次他能得到明確的好處。

現在，作為無可饒恕的罪行的一部分（他也懶得用更美好的詞匯來粉飾罪行），他站在2456世紀的入口障壁前。進入一般時空，比跨越永恒時空和時空壺豎井之間的障壁復雜得多。為了進入一般時空，在地球表面找到合適的切入坐標就是個麻煩事，再從一般時空時間軸上找到確切的切入時間節點也相當頭疼。不過盡管心中緊張萬分，哈倫還是又快又準地找到切入點，這充分顯示了他的豐富經驗和過人天賦。

哈倫發現自己進入了那間引擎室，就是他第一次在永恒時空內監視屏上看到的那間。在這個物理時刻，社會學家伏伊應該正安全地坐在監視屏前，欣賞著“時空技師之手”的表演。

哈倫從容不迫。在接下來的156分鐘內，這間屋子都不會有人進來。為了保險起見，時空任務安排表上給他規定的時間是110分鐘，剩下46分鐘是所謂的“備用時間”。“備用時間”是為了以防萬一，但時空技師一般不可能用到。如果誰居然會耗費“備用時間”做事，那他的專家級頭銜就危險了。

不過在這110分鐘里，哈倫只需要不到兩分鐘。依靠手腕上的力場發生器，他身邊圍攏著一圈物理時間力場（可以說，算是永恒時空探伸過來的余威），所以他可以不受任何現實變革的影響。他向墻邊邁出一步，從一個貨架上拿起作為目標的小容器，把它放在貨架底部一個經過精心挑選的位置上。

完事之后，他又重新返回永恒時空，這個動作對他而言輕車熟路，就像推開一扇門走進去那樣。如果現場有個一般時空住民目睹了這個過程，在他眼中，哈倫就是憑空消失了。

那個小容器會一直待在他放置的地方。它不會對世界歷史進程立即產生影響。幾個小時后，會有人過來拿它，卻沒找到。又過了半小時，它才會被人搜出來，但一處力場會因此取消，某個人會失去耐心。在變革后的現實中，一個原來遲疑不決的決定會在怒火中作出。一次會議因此沒有得以召開；一個本來該死的男人又多活了一年；另一個本該幸存的人，卻死得早了一些。

漣漪會繼續擴大，在2481世紀的時候達到頂峰，那是這次調整的25個世紀之后了。然后這項現實變革的影響會漸漸消失。理論家指出，現實變革的影響不會無限期地延伸下去，到達一定時間節點之后，它會變得逐漸趨于忽略不計，即使最精細的推算也無法找到。

當然了，一般時空里的任何住民都不會意識到這次變革的發生。客觀事物發生變化，人的意識也會隨之而變，只有永恒之人才能置身事外，看著變革發生。

社會學家伏伊盯著2481世紀的藍色圖像，原本里面是一座繁忙的太空港。哈倫進來的時候他幾乎沒有抬頭。他只是嘴里咕噥了兩聲，大約是歡迎的意思。

變革徹底摧毀了那座太空港。它亮麗光鮮的面貌已經不復存在；高高聳立的建筑失去了宏偉的氣勢，太空船銹跡斑斑。一個人都沒有，到處都一片死寂。

哈倫臉上露出一絲微笑，不過一閃即逝。這就是M.D.R.——最大可能反應。它瞬間就完成了。變革不一定會在時空技師下手操作的一瞬間完成。如果調整之前的計算選點做得比較粗糙，或許要過上幾個小時或者幾天才能看到效果（當然是以物理時間計算）。只有現實演進的各種自由度都消失之后，變革才會發生。哪怕只有一點點數學上的不確定因素，變革都不會發生。

哈倫親自計算出M.N.C.的可能，又親手操作變革，令他驕傲的是，自由度馬上消失了，變革即刻發生。

伏伊輕聲說道：“那里原來是多么漂亮啊。”

這句話給哈倫當頭潑下一盆冷水，好像在貶損他杰出的表現。“我不覺得遺憾，”他說，“也就是把太空旅行剔除出這段歷史而已。”

“不遺憾？”

“有什么好的？任何太空旅行技術都最多持續一兩千年。人們早晚會厭倦，然后回到家鄉，太空殖民地都會廢棄。再過上四五千年，或者四五萬年，人們又重新出發，然后重新放棄。它只是對人類智慧和勞動的浪費。”

伏伊干巴巴地說：“您真是一位哲學家。”

哈倫激動起來。他想：跟這幫人有什么好說的。他氣惱地開口，突然轉換了話題：“生命規劃師那邊怎么樣了？”

“什么怎么樣？”

“你不想跟他聯系一下嗎？這么久了，他應該也有點進展了吧。”

社會學家臉上露出一絲不悅的神情，好像在說：你也太沒耐心了吧。不過他還是說：“跟我來，我們過去看看。”

辦公室的名牌上寫著“尼祿·費魯科”，這一下吸引了哈倫的目光和注意力，因為這名字很像兩位原始時代的地中海地區的統治者。（每周他給庫珀講授課程的同時也極大強化了他自己對古代史的記憶。）

不過房間里那人的模樣，可不像哈倫記憶中任何一個古代統治者。他像死尸一樣干癟蒼白，臉上的皮膚緊縮在高聳的鼻梁上。他的手指很修長，指節凸出。他手里按著小型加法計算器的模樣，簡直就像正在稱量靈魂重量的死神。

哈倫急不可耐地望著計算器。它簡直就是生命規劃師的心臟和鮮血，皮膚和骨骼，筋膜、肌肉以及一切。只要把一個人過往的歷史數據輸入其中，加上現實變革方程式，它就會吱吱呀呀開始工作，然后過上一段時間，可能是一分鐘，也可能是一天，它就會吐出那個人可能（在新的現實中）經歷的各種生命軌跡，每種軌跡都會附上幾率數值。

社會學家伏伊向他介紹了哈倫。費魯科帶著幾乎毫不掩飾的厭惡情緒看了看哈倫的技師徽章，隨便點點頭，就算打過招呼。

哈倫說：“那位年輕姑娘的生命規劃做完了嗎？”

“還沒有。做完了我會告訴你。”他對時空技師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而且絲毫不準備掩飾。

伏伊說：“放松點，生命規劃師。”

費魯科的眉毛淡到幾乎消失不見，這讓他的臉看起來更像骷髏了。他開口說話時，眼球在眼眶里轉動，好像骷髏的空眼眶里憑空長出了眼睛。“太空船被抹掉了嗎？”

伏伊說：“消失了一個世紀。”

哈倫環抱雙臂，盯著生命規劃師；目光交鋒中，對手敗下陣來，轉過臉去。

哈倫想：他知道這事他也有份。

費魯科對伏伊說：“聽著，既然你在這兒，我就問問你，關于抗癌血清的事，我應該放在一般時空的哪個節點處理？那么多世紀，抗癌藥也不是只我們一家有。為什么申請報告都堆到我們這里？”

“你知道的，所有類似世紀都收到了很多申請。”

“那就別讓他們發那么多申請。”

“你說該怎么辦？”

“簡單。讓全時理事會別收任何申請就好了。”

“我對全時理事會沒有任何影響力。”

“你對老頭子有影響力啊。”

哈倫無精打采地聽著他們的對話，其實并不感興趣，可至少它可以讓他焦躁的心情暫時離開那臺嘎嘎作響的計算器。他知道，他們所說的“老頭子”，應該就是主管這個分區的計算師。

“我跟老頭子說過，”社會學家說，“他說會跟全時理事會提的。”

“胡說八道。他只會提交一份例行錄音報告。他得親自過去，據理力爭。這是原則問題。”

“這段時間全時理事會沒空調整這些原則問題。你知道那些傳言怎么說的。”

“哦，是啊。他們正忙著干大事。他們一想耍滑頭就說要忙著干大事。”

（如果哈倫有心情關心他們的話題，聽到這里肯定會露出笑容。）

費魯科沉思了一會兒，然后繼續發飆。“大多數人都不明白這個道理，抗癌血清跟樹木籽苗或者力場引擎都不一樣。我知道可能會給現實帶來災難的每個歷史路徑分支都要監視，但是抗癌藥總會徹底改變一個人的人生，然后事態就復雜了一百倍。

“想想吧！在那些沒有抗癌藥的世紀的每一年里，有多少人會死于癌癥。再想想，那些癌癥病人有哪個是甘心等死的。所以每個一般時空政府永遠都在向永恒時空打申請報告，說什么‘求求你們了，求你們送來七萬五千支抗癌血清吧，為了救治我們這個時代文化的杰出代表們，這是他們的簡歷材料’。”

伏伊飛快地點頭。“我知道，我知道。”

不過費魯科的憤怒沒有緩解的意思。“然后你們就會審查那些材料，里頭每個人看上去都是英雄。失去哪個人，對整個時代都會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所以你們就得好好弄。你們會檢查計算結果，看看如果名單上的人都活下來，會對現實造成什么影響；而且時間之神開眼，你們還會推算任何一種組合方式的人復活，會有什么影響。

“在上個月，我處理了572份抗癌藥申請。其中有17個人的人生如果改變，還不至于對他的世界造成不良影響。我提醒你，沒有一個改變可以對現實帶來有益影響，但全時理事會就說只要不好不壞，就可以實施。人道主義，你懂的。所以有17個不同世紀的人在這個月得到了治療。

“然后怎么樣呢？這些時代變得更幸福了嗎？至少你的生活沒什么改善。某個人的確得到治療，而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國家的其他十幾個人卻沒有得到。每個人都說，為什么是他？或許那些我們沒照顧到的人品行更高尚，或許他是人人愛戴的慈善家，而我們救活的那個人或許回家就會打孩子，一有空閑就虐待自己的老娘。他們不知道現實變革的事，我們也不能告訴他們。

“或許我們在自找麻煩，伏伊，除非全時理事會把所有申請束之高閣，只救助那些會帶來有益現實變革的人。只能這么辦。要不然就出于人道主義全救了，要不然就一個都別救。千萬不能說：‘好吧，幫個忙也無妨……’”

社會學家一直側耳傾聽，臉上帶著微微的痛苦表情，現在他說道：“如果你是個癌癥患者……”

“說什么蠢話，伏伊。有這么假設的嗎？如果世界上不存在現實變革，有些可憐蟲就注定一輩子倒霉沒救，是嗎？如果你就是那個可憐蟲，怎么辦？

“還有一件事。別忘了我們每做一次現實變革，日后沿著它的路徑再找到有益的變革點就更難一分。現實變革造成隨機負面影響的幾率逐年增加，這就意味著我們的抗癌藥能夠對癥治療的患者會隨之減少。這樣發展下去，血清適用范圍逐年縮小，最后即使算上那些不好不壞的變革影響，到了某個年份，我們一年也只能治一個人。千萬別忘了。”

哈倫現在對這個話題徹底失去了興趣。這是工作中的典型牢騷。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對永恒時空內部研究雖然不多，但對此也稍有涉獵，稱其為心理認同。永恒之人會對自己管轄范圍內的世紀產生認同，會為其利益代言呼喊。各個世紀之間的紛爭，也會成為永恒之人間的紛爭。

永恒時空組織總是為了破除這種狹隘認同而竭盡全力。任何永恒之人都不會被安排到距離自己故鄉兩世紀之內工作，以防他們輕易建立起這種認同。一般來說，他們都被盡量安排到文化習慣與故鄉截然不同的世紀（哈倫不由得想起被安排到482世紀的芬吉）。而且，只要他們的工作表現引起上級疑心，馬上就會被調走。（要讓哈倫安排的話，費魯科這種人就該每年調動一次，每次間隔50個世紀。）

這種認同，應該源于對一般時空家庭生活的愚蠢向往（所謂時空思鄉病，每個人都知道）。出于某種原因，時空旅行盛行的世紀更能吸引永恒之人的認同。這種現象非常值得調查，也應該加以調查，但永恒時空這個組織在審視內部問題的時候，總有長期養成的惰性。

如果是一個月以前的哈倫見到費魯科，肯定把他當作無可救藥的軟蛋、暴躁的變態，目睹了電子反重力技術在新的現實里衰亡后心痛無比，然后把一肚子怨氣都撒在其他世紀里申請抗癌血清的人身上。

那時的哈倫可能會檢舉揭發他。那是永恒之人應盡的職責。這個人的工作表現顯然表明他已經不能擔當重任。

但現在的哈倫不會這么做。他甚至有點同情這個男人。他自己犯下的罪行遠比這人深重。

他的思緒情不自禁地回到諾依身上。

那晚他終于還是睡著了，直到第二天天色大亮才醒過來。明亮的陽光穿過半透明的墻壁灑進來，他仿佛置身于云端，漂浮在多霧的清晨天空中。

諾依正在俯身對他微笑。“老天爺啊，真是難叫醒你。”

哈倫第一個條件反射動作是去扯根本不存在的被子。然后昨晚的記憶襲上心頭，他不知所措地看著她，滿臉通紅。他怎么還會有這種反應？

不過他馬上又想起了一些別的事情，迅速坐直身子。“還沒過一點嗎？時間之神啊！”

“才十一點。早餐已經準備好了，時間還早著呢。”

“謝謝。”他咕噥道。

“淋浴間和你的換洗衣服都準備好了。”

他還能說什么？“謝謝。”他依舊咕噥。

吃飯的時候他不敢接觸她的目光。她就坐在他對面，并沒有吃東西，一手托腮，一頭濃密的黑發潑灑在一側，眼睫毛長得異乎尋常。

她注視著他的每一個動作，而他則只敢往下看，總覺得心里該有苦澀的負罪感，卻遍尋不著。

她說：“一點你要做什么呀？”

“飛行球比賽。”他低聲念叨，“我有票。”

“是決賽呢。我跳失了這幾個月，錯過了整個賽季，你知道的啦。誰會贏呢，安德魯？”

聽到對方直呼自己名字，他有一種奇妙的無力感。他只是搖搖頭，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冷峻嚴肅一些。（以前他很容易就可以做到。）

“但你肯定知道啊。整個時代你都看過，不是嗎？”

照理說，他現在只需要繼續保持淡漠冷酷的態度，做出否定的表示就好，不過他又軟弱地解釋說：“我有很多時空分區要觀測。我從來不關注球賽比分之類的小事。”

“噢，你就是不愿意跟我講啦。”

哈倫未置一詞。他把叉子戳進一個多汁的小巧水果，然后拿起來，整個放進嘴里。

過了一會兒諾依說：“你來這里之前，曾經看過這座房子里發生的事嗎？”

“沒看過細節，諾——諾依。”（他強迫自己說出這個名字。）

姑娘溫柔地說：“你看到我們倆了嗎？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哈倫結結巴巴地說：“不，不，我看不見我自己。我只有在現——我不在這里，除非我親身過來。這個我解釋不清。”此時他慌亂加倍。首先，為她說的話心慌不已；其次，自己又差點說出“現實”這個詞，而這個詞是絕對禁止跟任何一般時空住民提起的。

她揚起眉毛，睜大眼睛，顯得有點震驚。“難道你覺得羞愧嗎？”

“我們做的事是不對的。”

“有什么不對？”對于482世紀的她而言，提出這樣的問題天經地義，“難道永恒之人不準做愛嗎？”她語氣戲謔，好像在問難道永恒之人不準吃飯嗎。

“別用這種字眼。”哈倫說，“事實上，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的確不被準許那樣做。”

“好吧，那就別告訴他們。我不會講。”

然后她繞過桌子來到他身邊，坐在他大腿上，輕盈而流暢地扭動翹臀，把礙事的小餐桌頂到一邊。

他突然全身僵硬，舉起雙手作勢要把她推開。他失敗了。

她俯下身，吻他的嘴唇，一切變得再沒有什么尷尬。再沒有什么東西能阻擋他們兩人。

他不記得從什么時候開始，在作為觀測師的時候，他越過職權，嘗試了倫理上不該做的事。他開始尋找當前現實的問題所在，為什么要施行變革，同時推測計劃中的現實變革方式。

讓永恒時空覺得不妥的，肯定不是這個世紀松弛的道德觀，不是體外孕育，也不是女權盛行的風氣。上述這一切早就存在，而且全時理事會熟視無睹。只有芬吉說過，那是一件非常精細微妙的事。

那么針對它而進行的變革必然同樣精細微妙，肯定跟他目前所觀測的階層有關。這一點顯而易見。

真正讓他煩惱的是，變革必然會影響到諾依。

剩下三天里，他完成了觀測任務書中規定的任務，心頭卻漸漸掠過一片烏云，甚至沖淡了他與諾依相聚的歡愉。

她跟他說：“怎么了？這段時間你看起來跟在永——那個地方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了。你一點都不呆板了。不過現在你看上去有點憂郁。是因為你要回去了嗎？”

哈倫說：“這是一部分原因。”

“必須要走嗎？”

“必須要。”

“晚回去兩天，誰會管呢？”

哈倫差點笑出來。“回去晚了，他們可不會高興。”他說著，心中卻在想觀測任務書上還有兩天的備用時間。

她調了調一臺樂器上的控制鍵，輕柔而繁復的樂曲從它內部流瀉而出，打擊樂聲與和弦隨意地組合在一起：通過復雜精妙的數學方程隨機組合，唯一的原則是悅耳即可。這種音樂如同從天而降的雪花，每一段都獨一無二無法復制，但每段都不失美妙。

在樂曲的催眠中，哈倫注視著諾依，他的心思全都集中在她身上。在新的現實中，她會開始怎樣的人生？成為工廠的女工，嫁給漁夫，生下六七個肥胖丑陋貧病交加的孩子？不管變成什么樣，她都不會再記得哈倫。在新的現實里，他將不再出現在她的生活中。不管變成什么樣，她都不再是現在的諾依。

他不只是愛著面前的這個姑娘。（很奇怪，他第一次在自己腦海中拼出“愛”這個字，沒有半點遲疑，也不覺得有任何不妥。）他愛著許多復雜元素的組合：她的衣著品位，她的步態，她說話的方式，她惡作劇似的小表情。在一個給定的現實進程中，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生活和經歷造就了這個姑娘。在一個物理年之前，這個世紀里運行的還是上一個現實，那里的諾依不是今天他的諾依。在下一個現實里，她也不再是他的諾依。

按照構想，新的諾依應該在某種程度上更好，但他心中有一點確定無疑。他只想要現在的諾依，就是此刻真真切切站在他的面前的諾依，這個現實里的諾依。如果她有缺點，那他情愿要這些缺點。

他能怎么辦呢？

他心中想到幾個步驟，每步都犯法。其中一步就是了解到變革的細節，查出諾依會受到什么影響。總之沒人能確定……

一陣死一般的寂靜把哈倫從回憶中拉了回來。他還在生命規劃師的辦公室里。社會學家伏伊正斜著眼偷瞄他。費魯科的骷髏頭也朝向他。

這是具有穿透力的寂靜。

大家都愣了一下才明白寂靜的含義。加法計算器嘎嘎吱吱的運算停住了。

哈倫跳了起來。“結果算出來了，生命規劃師。”

費魯科低頭看著手里的打印箔片。“對，沒錯。真可笑。”

“能讓我看看嗎？”哈倫伸出手。手明顯在顫抖。

“沒什么可看的。所以才可笑。”

“沒什么——是什么意思？”哈倫盯著費魯科，心中感到十分痛苦，連眼前高瘦的費魯科站立的模樣也變得朦朧起來。

生命規劃師用冷靜平淡的聲音說道：“那位女士在新的現實中不存在。沒有什么生命軌跡變遷，她只是消失了，僅此而已。不見了。我已經把誤差率降低到0.01%，她哪兒都沒去，實際上，”他伸出修長光潔的手指撓撓臉頰，“按照你提交給我的所有因素來看，即使是變革之前的舊現實，我也看不出她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哈倫幾乎聽不見了。“可是——那次變革非常小。”

“我知道。事情都湊巧了，真可笑。給你，你要看結果嗎？”

哈倫的手緊緊按在箔片上，卻摸不出任何內容。諾依不見了？諾依不存在了？怎么會這樣？

他感到肩膀上有人搭上一只手，伏伊的聲音在他耳旁響起。“不舒服嗎，技師？”手馬上又縮了回去，好像它不小心碰到時空技師的身體，現在后悔死了。

哈倫咽了口氣，努力找回儀態。“我沒事。你能帶我回時空壺那里嗎？”

他絕不能表露自己的情感。他必須表現得像在做純學術研究，上述結果早在意料之中。他必須假裝諾依不存在于新的現實中這個結果正合他的預測，他還要因此而滿心歡喜，得意洋洋。

# 第七章 犯罪的開端

哈倫走進2456世紀的時空壺，又回頭望了一眼，確保分隔永恒時空和豎井的障壁完好無損；社會學家伏伊沒有在看他。在過去的幾星期里，他已經養成一種習慣，像下意識的抽搐，時不時都要回頭瞄幾眼，確保豎井時空壺里沒人藏在他背后。

然后，盡管他現在已經身處2456世紀，哈倫還是把時空壺的控制器調整到時空上移狀態上。他看著時空計數器上的數字一個勁上漲，生命規劃師的發現改變了一切！他的犯罪行動也要作怎樣徹底的調整啊！

這一切都是芬吉造成的。這念頭攝住他的心神，以荒謬可笑的節奏在他腦海里轟轟作響，不斷重復，揮之不去：都怪芬吉，都怪芬吉……

在結束482世紀與諾依相處的日子，返回永恒時空之后，他不想與芬吉有任何個人接觸。置身于永恒時空，他就被負罪感包圍。背叛自己入職時的誓言，在482世紀不算什么，但在永恒時空卻是了不得的大事。

為了不用當面遞交，他把觀測報告放進文件輸送槽，然后回到自己房間。他需要一點時間仔細想想，適應自己心境上的改變，思考未來人生的方向。

芬吉卻不給他這個機會。報告被編碼記錄并且塞進輸送槽后不到一小時，芬吉就和哈倫取得聯系。

計算師的面容出現在屏幕上。他的聲音響起：“我還以為你在辦公室。”

哈倫說：“我已經把報告交了，先生。在等待新任務指派之前，我待在哪兒都沒關系。”

“是嗎？”芬吉瞅了瞅手里拿的箔片卷，把它舉高，斜著眼打量上面的孔洞。

“它還不完善。”他繼續說，“我能去你房間面談嗎？”

哈倫遲疑了一下。這家伙現在是他的上級，這時候拒絕芬吉的探訪，有抗命不遵的意味。那樣就給人感覺他做賊心虛，此刻他正心煩意亂痛苦不堪，不敢給人這樣的把柄。

“非常歡迎，計算師。”他生硬地說。

芬吉圓滾滾、肉乎乎的身軀擠進哈倫火柴盒一樣的方正房間，帶來一種奢靡的視覺沖擊。在哈倫的故鄉世紀95世紀，人們在室內裝飾上奉行斯巴達風格的極簡主義，哈倫本人也從來沒有改換過口味。房間內金屬管構建的椅子上還做出仿木紋的表面（盡管不是很成功）。房間的一角有一件小家具，跟本時代的裝飾風格更是格格不入。

芬吉的目光馬上被它吸引。

計算師伸出一只粗短的手指摸了摸，仿佛在測試它的材質。“這是什么東西做的？”

“木頭，先生。”哈倫說。

“真品嗎？真的木頭？太驚人了！你的家鄉世紀會用木頭，對嗎？”

“是的。”

“我明白了。在這方面上，我們沒有硬性規定，技師。”他把剛才摸過木頭的手指在褲縫上蹭了蹭，“不過我不知道，這種眷戀故鄉世紀生活習慣的行為值不值得提倡。真正的永恒之人會適應周圍任何世紀的環境。比如我記得，這五年中我大概只用能量導向器皿吃過一兩次東西。”他嘆了口氣，“雖然我覺得食物接觸各種材質表面很不干凈，但我不會放棄適應的努力。我永不放棄。”

他的目光回到木質物體，不過現在兩手都背在身后，然后說道：“這是什么東西？干什么用的？”

“它是個書架。”哈倫回答。他忍不住想問芬吉，雙手緊緊貼在背后的衣服表面，感覺又是如何。他難道不該覺得，連衣服帶自己的身體都由純粹的能量力場構成，才夠干凈嗎？

芬吉挑挑眉毛。“書架。那么說放在這個架子上的東西就是書本了。對嗎？”

“是的，先生。”

“真品嗎？”

“全部都是，計算師。我從24世紀搞來的，有幾本甚至是20世紀流傳下來的古物。如果……如果您想看看它們，希望您能小心點。雖然紙張都經過修復和浸染，但畢竟不是箔片。請小心觸摸。”

“我不會碰的，我根本就不想碰。我猜，上面還有20世紀的史前灰塵吧。真的書本啊！”他大笑，“都是木纖維制品，對嗎？你是這個意思吧。”

哈倫點點頭：“經過浸染強化之后可以長期保存的木纖維制品。是的。”他張口做了一次深呼吸，強迫自己保持平靜。他不該抱有那么可笑的情緒，不應該把別人對書本的漠視當作對他的侮辱。

“我敢說，”芬吉還沒有換話題，“這么多書的內容加在一起，兩米長的箔片就可以裝得下，卷起來還不到一個小指頭大。這是些什么書？”

哈倫說：“20世紀一種新聞雜志的合訂本。”

“你都讀過嗎？”

哈倫驕傲地說：“我手里有幾套全集合訂，是孤本。永恒時空的任何一間圖書館都沒有副本。”

“好吧，這是你的癖好。我記得你說過對原始時代很感興趣。真想不到，你的導師居然縱容你培養起這樣的愛好。真是浪費精力啊。”

哈倫冷冷地說：“我想您是來跟我談報告的。”

“對，我是。”計算師四下看了看，挑了把椅子小心地坐下，“它不夠完善，我在通信器里說過了。”

“哪部分不完善，先生？”（要鎮靜！要鎮靜！）

芬吉突然浮現出一絲神經質的微笑。“是不是還有一些事，你在報告里沒提，哈倫？”

“沒有，先生。”盡管他語氣堅定，但他站在那里，感到心中有鬼。

“說吧，技師。你在那位年輕女士的社交圈子里度過了幾段時間。除非你沒遵守時空觀測計劃書的要求——我想你還是遵守了，對嗎？”

哈倫心中被負罪感壓住，以至于他沒有憤然而起，為對方侮辱他的職業操守而勃然大怒。

他只能回答：“我遵守了。”

“那發生了什么事呢？關于你和那女人兩人之間的私人互動，你沒有匯報。”

“沒什么重要的事。”哈倫嘴唇干燥。

“真可笑。以你的年齡和資歷，應該不需要我再提醒你，判斷觀測結果的重要與否不是觀測師的職責。”

芬吉犀利的眼神盯著哈倫。雖然他問題正當，口氣還算溫和，但他眼神中的嚴厲和咄咄逼人透露出了他的真實想法。

哈倫當然知道，也不會被芬吉溫和的口氣所欺騙，但內心卻被多年養成的職業習慣所牽扯。觀測師必須如實匯報所見的一切。觀測師只是永恒時空伸入一般時空的神經節，唯一的功能只是感知。他們只能感受周圍環境中的一切，然后收回母體。只要在觀測任務期間，他就不能擁有自我的意識，他甚至不能算是人。

幾乎是自動行為，哈倫開始敘述報告中遺漏的一切。他以觀測師千錘百煉的記憶力，逐字逐句地復原當時的每一句話，描述當時的所有語氣和表情。他充滿愛意地講述，因為在講述的過程中，那些事情他仿佛重新經歷了一遍；在講述中，他幾乎忘記了芬吉的窺視和自己正在恢復的職業操守正把自己帶入內疚的深淵。

直到他的講述進行到他與諾依第一次長談結尾的時候，他的聲音才開始支吾起來，觀測師的絕對客觀外殼開始出現裂縫。

在講述到進一步細節之前，芬吉突然舉起的手和尖利的嗓音解救了他。“謝謝你。已經夠了。你接下來就和那個女人做愛了吧。”

哈倫非常氣憤。從字面上看，芬吉說得沒錯，但他的語氣卻那么淫邪、下流，而且更糟的是，語氣很隨意。不管那事怎么樣，但絕對不是吃飯喝水那么隨意！

從芬吉急不可耐地要過來對質，還有他打斷哈倫的口頭報告的表現來看，哈倫對他的態度心里有個解釋。芬吉在嫉妒！哈倫敢發誓，那是因為哈倫居然奪走了他覬覦已久的姑娘。

哈倫心中涌起一陣勝利的喜悅，非常甜美。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生命中居然還有比為永恒時空效忠更有意思的事情。他就是要讓芬吉吃醋到死，因為諾依·蘭本特永遠都是他的了。

在這種突如其來的得意驅使下，他提出了自己原本準備四五天之后稍微謹慎一點提出的申請。

他說：“我希望能獲得準許，可以與一名一般時空住民建立暫時交歡關系。”

芬吉似乎剛從自己的沉思中回過神來。“我想，是跟諾依·蘭本特吧。”

“是，先生。您身為管轄本時空分區的計算師，我必須要向您申請……”

哈倫真心想向芬吉申請，讓他為此痛苦。如果他自己也惦記著姑娘，那就讓他親口說出來，然后哈倫就會堅持讓諾依自己作選擇。想到這事哈倫就忍不住嘴角帶笑，他真心希望事情發展到這一步，這是他最后的凱旋。

當然了，一般情況下時空技師不會向計算師當面提出這樣的申請，但哈倫知道自己背后有忒塞爾作后盾，而芬吉還遠沒有能抗拒忒塞爾權威的實力。

可是，芬吉看起來非常平靜。“看起來，”他說，“好像你已經事先非法占有了那個姑娘。”

哈倫激動得臉紅脖子粗，然后心虛地辯解：“時空觀測計劃書里只規定我們必須待在一起。至于我們之間發生什么，并沒有明文禁止，所以我覺得我沒錯。”

這是謊話，從芬吉半戲謔的表情來看，他也明白這是謊話。

他說：“我們要做一次現實變革。”

哈倫說：“如果那樣的話，我會修改我的申請，請求與新的現實中的蘭本特小姐暫時交歡。”

“我不認為這樣的行為很明智。你憑什么事先確定一切如你所愿？在新的現實里，她可能會結婚，也可能會毀容。實際上我可以告訴你，在新的現實里，她不會喜歡你，她絕不會喜歡你。”

哈倫渾身顫抖。“你什么都不知道。”

“是嗎？你真以為你們之間有心心相印的真愛嗎？能不為外界所動，直到地老天荒？你是不是一般時空的小說看多了？”

哈倫深受刺激，輕率地說：“不管別的，我就不相信你。”

芬吉冷冷地說：“請你再說一遍。”

“你在撒謊，”哈倫也豁出去了，“因為你嫉妒。就這么簡單。你在嫉妒。你早就在打諾依的主意，但她選擇了我。”

芬吉說：“你明不明白……”

“我非常明白，我又不是傻子。我不是計算師，也不是一無所知。你說她在新的現實里不會喜歡我。你怎么知道？你甚至不知道新的現實會是什么模樣。你甚至不知道會不會有新的現實。你只是收到了我的報告而已。在計算新現實的可能性之前，還要先分析報告，更別說你就算提出變革申請，上面也不見得會同意了。所以你說你知道變革后的事，那肯定是撒謊。”

芬吉有許多種方法可以作出回應。即使心情這么激動，哈倫也能想出好幾種。他也懶得猜芬吉會用哪種了。芬吉可以怒發沖冠奪門而出；他可以叫來幾個保安，以沖撞長官的罪名把哈倫關起來；他可以大聲咆哮，像哈倫一樣怒吼；他可以直接向忒塞爾報告，發起官方申訴；他可以……他可以……

芬吉什么都沒做。

他溫和地說：“坐下，哈倫。我們好好談談。”

這反應完全出乎哈倫的意料，他幾乎是瞠目結舌地坐了下來。他心態開始動搖，這算什么？

“你肯定還記得，”芬吉說，“我跟你說過482世紀的問題，就是當前現實里，一般時空住民中有一部分人對永恒時空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你還記得，對嗎？”他說話的語氣神情，好像一位性格溫和的教授面對一個后進學生，但哈倫能在他目光中捕捉到一絲得意的光芒。

哈倫說：“是的。”

“你肯定還記得，我跟你說過全時理事會對我的分析還持慎重態度，認為我缺乏詳細的觀測作確切依據。難道這你還聽不出來嗎？我已經計算過必要的現實變革了啊。”

“但我的觀測報告就是確切的依據，不是嗎？”

“是的。”

“而分析我的報告還需要耗費一定時間。”

“屁話。你提交的那份書面報告屁用都沒有。能作為確切依據的東西，就在你剛才跟我口頭匯報的話里。”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么。”

“好吧，哈倫，讓我來告訴你482世紀的問題所在。在這個世紀的上流社會中，特別是女人圈里，流傳著一種觀念，認為永恒之人真的是永恒的，如字面所言，長生不老……偉大的時間之神啊，哥們兒，諾伊·蘭本特也跟你說過這些話啊。二十分鐘前你剛跟我復述過。”

哈倫目光空洞地盯著芬吉。他正在腦海中回放當時的情境，諾伊依偎在他懷里，漆黑的美麗眸子抓住他的視線，她的聲音在耳邊響起：你長生不老。你是永恒之人。

芬吉繼續說：“現在這種想法顯然不好，但就其自身而言，還沒有壞到什么地步。它會帶來一些麻煩，給我們這個時空分區增加一些工作難度，但根據計算顯示，事態發展到必須以變革來糾正的幾率并不太高。不過，你難道還看不出來嗎？一旦要實施變革，那么首當其沖被變革掉的人群，就是那些迷信的人啊。換句話說，就是女性貴族們，包括諾依。”

“有可能，但我還有機會。”哈倫說。

“你根本就沒機會。你真以為自己魅力無邊，可以讓一位貴族姑娘投入一個職位低微的時空技師的懷抱嗎？別傻了，哈倫，趕緊醒醒吧。”

哈倫緊緊咬著嘴唇。一言不發。

芬吉說：“你能想象到，在永恒之人長生不老這種迷信之上，他們還加上了怎樣的幻想嗎？時間之神啊，哈倫！大部分女人都相信，只要跟永恒之人性交，就可以讓一個凡人女性（她們把自己當凡人）獲得永生！”

哈倫在顫抖。他的耳邊又響起諾伊的聲音：如果我能成為永恒之人……以及隨之而來的親吻。

芬吉繼續說：“哈倫，這種迷信聽起來難以置信。以前從無先例。它應該屬于隨機出現的失誤范疇，所以從前一次變革的推算過程中，看不到有關它的任何信息。全時理事會要求拿出更確切、更直接的證據。我從蘭本特小姐的階層中選出她作為樣本。而另一個被試者，我則選擇了你……”

哈倫憤然起立。“你選擇了我？選擇我做被試者？”

芬吉看著他。

在這種一言不發的注視中，芬吉還能保持形象稍微扭動了一下。他說：“你還沒聽懂？好吧，看來你真沒懂。你瞧啊，哈倫，你是永恒時空生產出來的典型冷血動物。你對女人不屑一顧，你把女人和與女人相關的一切都當作道德污點。不對，更準確地說，你認為她們罪孽深重。這種態度是你的招牌，所以在任何女人眼里，你都像一條死了一個月以上的魚，毫無吸引力。然后我們這里有一個女人，一個在紙醉金迷時代備受嬌寵的美女。她在和你獨處的第一個晚上就投懷送抱，幾乎是哀求著你搞她。你不覺得這種事匪夷所思，絕對不可能？除非……好吧，除非這正好就是我們要尋找的案例。”

哈倫掙扎著說出：“你說她出賣自己的身體……”

“為什么說得這么難聽？在這個世紀，性不是什么羞恥的事。唯一奇怪的是她肯選擇你作為性伴侶，而唯一的解釋就是她希望借此獲得永生。僅此而已。”

此時的哈倫腦海中一片空白。只見他伸出雙臂，雙手握爪，向前沖來，顯然想把芬吉掐死。

芬吉慌忙后退。他迅速掏出一支爆破槍，心驚膽戰地比畫著。“別碰我！后退！”

幸好哈倫還有一點理智，停下了動作。他頭發蓬亂，衣服被汗水浸透，鼻翼扭曲，粗重的呼吸聲幾乎拉出唿哨。

芬吉顫抖著說：“我太了解你了，你看，我早就猜到你會發狂。要是你敢惹我，我會開槍的。”

哈倫說：“出去。”

“我這就走。不過首先你得聽著。你竟膽敢攻擊一名計算師，應該受到降職處分，但我不準備追究。不過你很快會明白，我說的每一句都是真話。在新的現實中，不管諾伊·蘭本特會變成什么樣，她的迷信都會消失。這次變革的全部意義就在消除這種迷信。而如果沒有這玩意兒幫忙……哈倫，”他幾乎咆哮起來，“一個像諾伊那樣的女人怎么看得上你？”

矮胖的計算師一步步向哈倫宿舍門口退去，爆破槍依然端在胸前。

他停在門口，以殘忍的幸災樂禍的口吻說：“當然了，如果你現在去搞她，哈倫，現在去，還能繼續爽一陣子。你們可以保持交歡關系，可以得到正式批準。但要記住，只是現在。因為變革很快就要開始了，哈倫，在那以后，你就再也不能搞她了。多么遺憾啊，美好的現在卻不能持續，即使在永恒時空里也一樣。對嗎，哈倫？”

哈倫不再看他。芬吉已經大獲全勝，就要帶著毫不掩飾的得意凱旋而歸。哈倫低著頭，目光空洞地看著自己的腳尖。等他再度抬起頭來的時候，芬吉已經走了——不知道是五秒鐘之前還是十五分鐘之前，哈倫全然沒有印象。

好幾個小時過去了，哈倫依然渾渾噩噩地沉陷在自己的情緒里。芬吉說的一切都那么真實，那么顯而易見的真實。觀測師的精準回憶讓哈倫一次次重回當時的現場，再次審視他和諾依短暫而不尋常的交往，可惜那一幕幕已經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

那不再是美妙的一見鐘情。他當時怎么會相信？跟他這樣的男人一見鐘情？

當然不可能。淚水在眼眶里打轉，他感到羞慚。太明顯不過，一切都是冰冷的算計。那姑娘有無法抵擋的性感魅力，卻沒有任何道德規條限制她使用這種魅力。所以她就盡情發揮，不管對象是安德魯·哈倫還是別的人。他只代表了她心中對永恒時空扭曲的向往，僅此而已。

哈倫修長的手指下意識地拂過他的小書架。他隨手抽出一本書，隨手打開。

頁面上字跡模糊。褪了色的插圖看起來很丑陋，像是毫無意義的污跡。

為什么芬吉費這么大勁告訴他這些？按照嚴格的規定，芬吉不應該這么做。作為一名觀測師，或者任何擔任觀測職責的人，他都不應該得知有關觀測任務結果的一切。那會讓他偏離觀測師絕對客觀的理想立場。

這當然是為了打擊他，一次蓄謀已久的嫉妒的報復。

哈倫翻開手中雜志的扉頁，他的視線停留在一張汽車圖片上。那是一輛紅色的汽車，款式特征跟45世紀、182世紀、590世紀以及984世紀的汽車相近，共同的源頭則是原始時代的后期。那時候的汽車普遍應用內燃機引擎。在原始時代，汽車動力都來自于天然石油，而車輪則由天然橡膠制成。當然了，后來的世紀再也沒用過這兩種天然材料。

哈倫曾跟庫珀講過這些。他當時還重點強調過，而現在他迫不及待地想把不愉快的事驅逐出腦海，所以趕緊回想起授課時的事來。于是那些毫不相干的清晰圖像，一幅幅充滿了他的腦海。

“這些是廣告，”他當時曾說，“與同一本雜志里所謂的新聞文章比，它們能傳達更多有用的信息。新聞文章會假定其讀者掌握了當時世界上通行的基本知識。對于習以為常的事物，它們不會附帶解釋。比如說什么是‘高爾夫球’，你知道嗎？”

庫珀很明確地表示他不知道。

哈倫繼續解釋，雖然極力避免，但還是情不自禁地帶著說教的口吻。“從上下文提及它的幾個地方來判斷，我們可以推測出它是某種小型球狀物體。我們還會發現它會在某種比賽中使用，因為提到它的文章類目屬于‘體育’。我們甚至能進一步推斷，它會被一種桿狀物體擊打，而比賽的目標是把它打進地面上的洞里。不過為什么要做這么麻煩的推理呢？看看這幅廣告就好了！廣告唯一的目的就是引誘讀者購買這種小球，但這樣一來，我們面前就有了一張精美的高爾夫球招貼畫，而且還附帶剖面圖，清楚地顯示出它的內部結構。”

跟原始時代剛結束的世紀一樣，在庫珀的故鄉世紀里，廣告行業非常凋敝，所以他很難理解這種行為。他說：“自賣自夸這種行為不是很討厭嗎？把自己的商品吹得天花亂墜，有哪個傻子會上他的當？他不說自己產品的缺點嗎？這么自吹自擂，他也不臉紅嗎？”

哈倫的故鄉世紀里，廣告行為還算興旺，他寬容地挑挑眉毛，只是說：“你必須接受這種事。這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從來不跟任何文明階段的人爭論生活方式的事，除非這種方式會對全人類的福祉造成嚴重損害。”

不過這時候哈倫的思緒瞬間跳回眼前，他回過神來，手里依然拿著新聞雜志，眼睛盯著造型夸張的汽車廣告圖片。他心中突然涌起一陣興奮的情愫，忍不住捫心自問：剛才這段回憶與眼前的現實難道真的毫不相干？他是不是曲徑通幽，給自己找出一條走出泥沼、重回諾依身邊的捷徑？

廣告啊！廣告就是改變人初衷的工具。對于一個汽車銷售經理來說，客戶一開始對他的產品有沒有購買欲望重要嗎？即使沒有購買欲，那么經過精心勸說或者花言巧語，讓他產生購買欲，并且付諸實施，那不是一樣達到目的了嗎？

這么說的話，諾伊對他的愛一開始是出于激情還是出于算計，有那么重要嗎？只要兩個人長期相處，她也會漸漸愛上他的。他會讓她陷入愛河，這時候誰還管一開始這愛源自什么呢？現在他還真希望自己讀過幾本一般時空的浪漫小說，就是芬吉諷刺挖苦的時候提到的那種。

哈倫突然又想到一些事，不由得攥緊了拳頭。如果諾伊來找他哈倫，以求得到永生，那就說明她以前沒有在別人身上實現這個愿望，她應該從來沒有和其他永恒之人發生過關系。那就說明她和芬吉只是秘書和老板的關系。否則她還有什么必要來找哈倫呢？

而芬吉從前肯定試過——肯定打過主意……（這種卑鄙的行為，哈倫甚至在自己腦海里都想不下去）。芬吉肯定親身驗證過那種迷信的存在，而他肯定不會放過諾伊這個每天在身邊走來走去的尤物。而她肯定拒絕了他。

他不得不利用哈倫，而哈倫成功了。然后芬吉嫉妒得發狂，一定要報復，所以他才抖落出諾依動機不純的事，還有兩人不能長相廝守的事，折磨哈倫。

這么說，即使以長生不老為誘惑，諾依還是拒絕了芬吉，卻接受了哈倫。她有那么多男人可以選擇，最后卻選擇了哈倫。所以這不完全是精心算計的結果，也有感情因素。

哈倫思維飛速跳躍，腦子里都打結了，不過情緒卻越來越亢奮。

他必須要得到她，就現在。在現實變革之前。芬吉怎么說的來著？“美好的現在不能延續，即使在永恒時空里也一樣”？

不能嗎？真的不能嗎？

哈倫已經知道自己接下來應該怎么辦。芬吉憤怒的嘲弄已經給他指明了思路，而芬吉最后一句嘲笑則至少啟發了他，讓他知道接下來必須要邁出哪一步。

想到這些，他一秒鐘都不會再耽擱。懷著興奮甚至是歡快的心情，他離開宿舍，幾乎一路小跑著，準備對永恒時空犯下一樁驚天動地的罪行。

# 第八章 犯罪

沒有人問他。也沒有人阻止他。

不管怎樣，作為被別人孤立排擠的時空技師，至少還有這點好處。他穿過時空壺的通道，來到一座通向一般時空的時空之門前，開啟控制器。當然了，如果有人因正常公務路過此地，發現這扇門有人在用，肯定會感到奇怪。他遲疑了一陣，最后還是決定在控制器的標簽上打上自己的個人標識。一扇正被某個時空技師使用的時空之門，不太會引人注目；而如果一扇門正在使用中，卻沒有任何使用者的標識，反而格外惹眼。

當然，萬一是芬吉鬼使神差撞到這扇門前就壞了。不過他必須得冒著這個險。

諾伊還站在原地，跟他離開時一樣。哈倫自從離開482世紀后，已經在寂寥的永恒時空里度過了好幾個小時（物理時間）的悲慘時光，但當他返回一般時空的時候，切入的時間節點則是他剛剛離開的時間點，前后只有幾秒鐘的間隔。所以他回來的時候，諾伊連一根頭發絲都沒動。

她看起來很驚訝。“你忘記拿東西了嗎，安德魯？”

哈倫滿懷熱望地看著她，卻沒有伸手碰她。他還記得芬吉的話，心中害怕被拒絕，害怕受打擊受傷害。他斬釘截鐵地說：“你必須照我說的做。”

她說：“出什么事了嗎？你才剛離開，一轉眼就又回來了。”

“別擔心。”哈倫說。他用盡全身力氣，強忍著不去拉她的手，不去安撫她，反而以嚴厲的語氣說話，好像有個可怕的惡魔正逼他行兇作惡。為什么他一有空就溜了回來？在她眼里，他只是剛離開就回來了，這只能讓她更迷惑。

其實他自己知道答案。時空觀測計劃書給了他兩天的備用時間，這兩天內他越早行動就越安全。一開始的時候基本不會有人注意。按照常理，他重新切入一般時空的時間節點，應該選在他離開之后盡可能久一些的時間點，盡管回來本身已經是愚蠢的冒險行為。時間間隔這么近，一旦他計算失誤，就可能切進他離開之前的時間點。那會有什么后果？他當年成為觀測師之后學到的頭幾條戒律中就包括這樣一條：如果一個人分兩次切入一般時空的同一個現實，那他就有遇見自己的危險。

這種情況是要絕對避免的。為什么？反正哈倫知道，他不想碰見自己。他一點都不想跟另一個過去或者未來的哈倫面面相覷。除了這種尷尬之外，那會產生一種時空悖論。這種事忒塞爾是怎么打趣來著？“一般時空里沒有悖論，因為時空本身會以巧妙的方式避免悖論的產生。”

此刻，諾伊睜著一雙閃閃發亮的大眼睛看著他，這正是他腦海中揮之不去無法割舍的夢幻場景。

然后她走了過來，把冰涼的小手放在他灼熱的臉頰上，溫柔地說：“你遇到麻煩了吧？”

在哈倫眼中，她的眼神多么親切多么可愛。但這怎么可能？她已經得到了想要的東西。她為什么還對他這么好？他抓住她的手腕，聲音沙啞地說：“你會跟我一起走嗎？現在就走？不問任何問題，按照我說的去做，可以嗎？”

“一定要嗎？”她問道。

“一定要，諾依。這非常重要。”

“那我就跟你走。”她簡簡單單地回答，好像這種問題每天都會遇到，每次她都會理所當然地答應。

站在時空壺的入口，諾依稍微猶豫了一下，然后就走了進去。

哈倫說：“我們要做時空上移，諾依。”

“意思就是去未來，對嗎？”

自從她第一步邁進時空壺之后，壺身就已經在微微嗡鳴；沒等她坐下來，哈倫已經以輕微精準的方式，用手肘推動開關。

在這種無法言喻的穿越時空的“運動”中，她沒有表現出任何類似于暈船的癥狀。他本來還擔心她會有點暈。

她安靜地坐在座位上，那么美麗，那么輕松自在，以至于他看著她，心中充滿渴望。這時候，私自夾帶一名一般時空住民進入永恒時空的重罪，早被他拋到九霄云外。

她說：“那些數字代表著年份嗎，安德魯？”

“代表著世紀。”

“你的意思是，我們已經到了一千年以后？這么遠了？”

“沒錯。”

“我好像沒什么感覺。”

“我知道。”

她往四周看看。“但我們是怎么運動的呢？”

“我不知道，諾依。”

“你都不知道？”

“關于永恒時空，還有很多事太過深奧，我們無法理解。”

時空計數器上的數字不斷滾動著。它們跳得越來越快，最后飛速運轉，完全看不清了。哈倫用手肘一直推著操縱桿，把速度推到最高。這么高的能耗可能會引起能量站工作人員的警覺，不過他覺得應該不至于那么倒霉。他帶諾依進入永恒時空的時候都沒被人撞上，闖過那一關，他們已經完成了百分之九十的任務。現在剩下的工作，就是找個安全的地方把她藏起來。

哈倫又扭過去看著她。“永恒之人也不是無所不知。”

“我連永恒之人都不是。”她喃喃地說，“我知道的就更少了。”

哈倫的心跳驟然加快。還不是永恒之人？但芬吉說……

別管那些事了，他在心中懇求自己。別管那些事了，她都跟你走了，她還對你笑。你還想要什么？

但他還是問了。他說：“你以為永恒之人會永生，是嗎？”

“這個嘛，他們都自稱永恒之人，而且所有人都那么說啊。”她對他展開明媚的笑容，“但其實不是永生的，對嗎？”

“你不認為永恒之人會永生嗎？”

“我在永恒時空里待了一段時間之后，就不那么認為了。人們說話的口氣，不像能長生不老的樣子，而且永恒之人里也沒有老人。”

“但你說我會長生不老——就那晚。”

她從椅子上向他靠過來，還在微笑。“我那時候想什么，誰知道呢？”

他無法掩飾聲音里的緊張之情。“一般時空的住民如果想成為永恒之人，會采取什么行動？”

她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錯覺，諾依的面頰上似乎有點激動的紅暈？她說：“你為什么要這么問？”

“為了查明原因。”

“太愚蠢了。”她說，“這事我不想談。”她目光低垂，看著自己優雅的手指。在時空壺內柔和光線的映襯下，她的指甲閃爍著無色的光芒。哈倫思緒凌亂，不經意間飄回某次夜晚的聚會。那時候壁燈的光線中會摻雜一點點紫外線的照射，然后這些指甲會呈現出淡蘋果綠色或者沉郁的猩紅色——全看她那雙纖手擺放的姿勢而定。像諾依這么聰明的姑娘，肯定能讓指甲變幻出六七種色彩，好像那些色彩可以代表她當時的心情。藍色代表天真空靈，亮黃代表開懷大笑，紫色代表悲傷，而猩紅色則代表激情。

他問道：“為什么要和我做愛？”

她甩甩頭，把頭發甩在腦后，然后臉色蒼白神情嚴肅地看著他。她說：“如果你非要問的話，我可以說，部分原因就是那種理論，女孩只要和永恒之人發生關系，自己也能成為永恒之人。但我個人并不在乎能否長生不老。”

“我記得你說過，并不相信那種理論。”

“我是不相信，但對一個姑娘來說，試試也沒壞處。特別是——”

他嚴厲地盯著她，希望用這種故鄉世紀標準的冷若冰霜的道學面孔，掩飾自己內心的傷痛與失望。“怎樣？”

“特別是不管怎樣，我就想和你做。”

“想和我做愛？”

“是的。”

“為什么是我？”

“因為我喜歡你。因為覺得你很好玩。”

“好玩？”

“嗯，或者說很有個性，如果這么形容你更能接受的話。你總是極力壓制心中的愿望，不看我一眼，卻總是無能為力，又偷偷瞄我。你想讓自己恨我，但我卻能看出你對我的渴望。我想，我還挺同情你的。”

“你同情我什么？”他覺得臉上一陣發熱。

“同情你心里受那么多煎熬，只是因為我。本來很簡單嘛。想跟我在一起，過來表白就好啦。表現得友善一點很容易啊。為什么要那么煎熬？”

哈倫點點頭。這就是482世紀的道德觀啊！“表白就行。”他喃喃地說，“這么簡單。別的什么都不用。”

“當然了，姑娘也得愿意才行。大多數時候女孩都會答應的，只要她沒有和別人拍拖。為什么不答應呢？多簡單的事。”

這次換了哈倫低下頭。當然了，就這么簡單。沒什么不妥的。這就是482世紀。在整個永恒時空里，還有誰比他更清楚呢？他居然還會問出那些問題，他真是個傻瓜，徹頭徹尾的傻瓜。在他自己的故鄉世紀，要是哪個女孩敢當著男人的面吃東西，他可能會沖上前去指責她行為不端。

他的態度轉而謙卑起來。“你現在覺得我怎么樣？”

“你很好，”她溫柔地說，“如果能放松點就更好了——你能不能笑一個？”

“現在又沒有什么好笑的，諾依。”

“求你了。我只想知道你臉部肌肉正不正常嘛。讓我看看嘛。”她扯住他的嘴角，向后一拉。他嚇了一跳，腦袋向后一縮，臉上不禁露出微笑。

“瞧。笑一下又不會把臉扯壞。你長得不難看，要是多多練習——站在鏡子前面練習微笑，學會用眼神放電——我敢保證你會練成大帥哥的。”

不過他臉上那一絲微笑已經轉瞬而逝。

諾依說：“我們有麻煩了，是嗎？”

“對，是有麻煩了。諾依。天大的麻煩。”

“因為我們做過的事？你和我？那天晚上做的？”

“不全是。”

“那都怪我，你知道。要是你想的話，我去找他們坦白，承擔責任。”

“千萬別，”哈倫奮力地說，“千萬不要覺得內疚。你什么都沒做錯，什么都沒有，一點錯都沒有。是因為別的事。”

諾依不安地看著計數器。“我們在什么地方？我都看不清那些數字了。”

“應該問我們在什么時間。”哈倫馬上糾正了她的表述錯誤。他放慢上移速度，跳躍的世紀數開始清晰起來。

她瞪著美麗的大眼睛，在雪白的肌膚映襯下，長長的睫毛清晰可辨。“這數字正確嗎？”

哈倫掃了一眼那數值。上面顯示是72000世紀。“我肯定它沒錯。”

“但我們要去什么地方？”

“應該說去什么時間。我們要去遙遠的上時。”他冷峻地說，“美好而遙遠的未來。一個他們找不到你的地方。”

在沉默中，他們看著數字不斷跳躍。在沉默中，哈倫一遍遍告訴自己，女孩根本不像芬吉所詆毀的那樣。她坦然承認，自己的行為的確有部分出于那種功利的理由，但她又更坦然地承認，那么做更是因為個人情感的吸引。

諾依又挪動自己的位置，他抬眼看著。她來到壺內他的這一側，果斷推動操縱桿，讓時空壺的運動猛然停下來。

哈倫咽了口氣，閉上眼讓減速的暈眩過去。他說：“怎么了？”

她臉色蒼白，過了一會兒才緩過來。然后她說：“我不想走更遠了。數字已經很高很高。”

時間計顯示：111394世紀。

他說：“是夠遠了。”

然后他堅毅地握住她的手說：“來吧，諾依。這里就是你臨時的家。”

他們像孩子一樣手牽著手，在走廊間游蕩。主干道上的燈一直亮著，而那些不開燈的房間，只要碰觸一個按鈕，也會馬上明亮起來。空氣清新而流動，雖然聽不到響聲，但肯定有套空氣循環系統在運作。

諾依低語：“這里沒有別人嗎？”

“沒有。”哈倫回答。他想讓自己的聲音堅定洪亮。他想打破所謂“隱藏世紀”的魔咒，不過話到嘴邊，又變成一句細語。

他都不知道該怎么稱呼這么遙遠的未來世紀。難道要叫作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四世紀嗎？通常人們都會簡單而籠統說“十萬多世紀”。

操心這種事可夠蠢的。在進行了創紀錄的縱貫時間的遠征之后，雖然心里多少有點得意，但他發現自己身處人類從未踏足的永恒時空分區，孤懸域外的感覺并不太好。他感到有些顫抖，然后情不自禁地為此而羞愧，特別是這脆弱被諾依看在眼里，他就更無地自容了。

諾依說道：“這里好干凈啊。一粒灰塵都沒有。”

“自動清潔系統。”哈倫說。他好像要努力扯著嗓子說話，才能把音量升到正常水準。“不過這里沒人。上下幾千個世紀，都不會有人。”

諾依似乎接受了這個事實。“所有設施一應俱全？我們還路過了食品倉庫和視頻圖書館。你看見了嗎？”

“我看見了。是的，它非常完善。所有設施都很完善。一應俱全。”

“但為什么呢？如果不會有人過來的話。”

“這個合情合理。”哈倫回答。說說這事倒是能緩解一下陰森的氛圍。把他對這個抽象世界了解的知識大聲講出來，好像會把這世界拉回正常軌道。他說：“在永恒時空的歷史早期，大概300多個世紀的時候，人們發明了大規模物質復制機。你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嗎？只要設定好一個共振力場，能量就會轉換成物質，而且即使把所有不確定性都計算在內，新物質的亞原子結構排列也跟樣本物質完全一致。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完美復制。”

“我們征用了這個發明，在永恒時空中大規模使用。那時候，整個永恒時空里一共才建立起六七百個分區。當然了，我們也有持續擴張的計劃，當時的口號是‘一個物理年建造十個分區’。大規模復制機的出現，使那些計劃統統沒了用武之地。我們只要建造一個新的時空分區，為它裝配上完善的食物供給和供水設施，以及所有最高級的自動化設施，然后設定好機器，讓永恒時空內每個世紀的分區都復制一個。我不知道他們到底向未來復制了多少個世紀的分區——可能幾百萬個吧。”

“全都像這樣嗎，安德魯？”

“完全一樣。只要永恒時空向前拓展，我們就會用新的分區跟進，還會按照當時世紀的習慣修改建筑風格。只有在碰上那些能量主導世紀的時候，我們才會有點頭疼。我們——我們永恒之人還沒有涉足到這個分區。”（不用告訴她，永恒之人也無法穿越屏障，探知隱藏世紀內一般時空里人們的生活，告訴她能有什么用呢？）

他看了她一眼，她的表情還有些困惑。他趕緊說：“建造這些分區不會浪費什么。唯一消耗的只有能量，而能量來自于新星……”

她打斷他的話。“不是這個，我只是不記得了。”

“不記得什么？”

“你說大規模復制機是300多世紀發明的。但我們在482世紀卻沒見過這種東西。我也不記得在歷史書里提到過任何與它相關的東西。”

哈倫沉吟了一下。盡管她只比他矮不到兩英寸，但此刻他突然感到自己形似巨人。她就像一個孩子、一個嬰兒，而他則是永恒時空內的半神。他必須教導她，小心翼翼地引導她一步步走近真相。

他說：“諾依，親愛的，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有些事我要先解釋給你聽。”

現實并非一成不變、永恒存在，而是可以變來變去的，這個概念恐怕誰也不能面不改色地接受。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哈倫有時會想起自己最初新手期的日子，想起那時候他斬斷自己與故鄉世紀和一般時空的心理聯系，是多么苦痛的折磨。

一般來說，時空新手要花六個月的時間慢慢接觸真相，發現自己已經絕無可能返回故鄉。不是永恒時空的法律禁止他們回家，而是他們已經認清那個冷酷的真相——故鄉已經不存在，或者說，從來不曾存在過。

新手們會有不同的反應。哈倫記得導師亞羅最終把現實的一切都解釋清楚的那天，布奇·賴德烈的臉色驟然蒼白憔悴。

那天晚上沒有新手能吃得下飯。他們圍攏在一起尋求精神上的慰藉，除了賴德烈。他失蹤了。他們開著蒼白無力的玩笑，裝作開懷的樣子。

有個同伴聲音顫抖疑惑地說：“我想我連母親都沒有了。如果我回到95世紀，他們會說：‘你是誰？我們不認識你。我們沒有任何你的記錄。你根本不存在。’”

他們有氣無力地笑著，點著頭。這些孤獨的男孩們，除了永恒時空之外，已經一無所有。

睡前他們找到了賴德烈，他在床上沉睡，呼吸微弱。在他的右手肘內側，有一個淺淡的紅色注射痕跡，很幸運，他們發現了。

他們喊來亞羅，那時候以為賴德烈有可能要永遠離開新手隊伍了，但小伙子最終還是康復了。一周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但哈倫知道，那個晚上留下的邪惡印記，永遠留在了他的人格中。

而現在哈倫正向諾依·蘭本特解釋現實的真相。這姑娘的年紀并不比那些新手大多少，而他卻要一股腦兒講出來。他不得不說，他別無選擇。她必須要確切無誤地知道他們面對的一切，知道她接下來應該怎么做。

他跟她講著。他們坐在一張長會議桌邊吃了肉罐頭和冷凍水果，喝了牛奶，他就在桌邊跟她講述著一切。

他盡可能講得緩和一些，不過發現好像沒太多必要。無論他講到哪兒，她反應都很快；每次他剛講到一半，她馬上就洞悉全貌。而且最讓他吃驚的是，她并沒有什么太激烈的反應。她沒有恐懼，也沒有失去一切的感覺。她只是顯得很生氣。

怒火燒上她的臉龐，讓她兩頰閃著微微緋紅的光芒，這讓她那雙漆黑的眸子顯得更黑亮了。

“但這是犯罪啊，”她說，“永恒之人有什么權利這么做？”

“都是為了全人類的福祉。”哈倫說。當然了，她沒辦法真正理解這種意義。一般時空住民的思維總有這樣的局限性，哈倫很為她感到遺憾。

“是嗎？我想那種大規模復制機就從歷史里抹去了吧。”

“我們留了備份。這個不用擔心。我們會留一手的。”

“你們是留了一手。但我們呢？我們482世紀的人也該有這機器啊。”她握著兩個拳頭，微微比畫了一下。

“擁有那種機器，對你們沒有什么好處。瞧你，別太激動，親愛的，聽我說。”他幾乎顫抖著伸出手（他得格外小心地碰觸她，盡量不要傻乎乎地惹她反感），拉過她的雙手，緊緊握住。

一開始她還想掙脫，不過最后還是放松下來。她甚至有點發笑。“好吧，繼續說吧。小傻瓜，別那么嚴肅。我又不會怪你。”

“你誰也不能怪。沒什么可責怪的。我們做的一切都天經地義。大規模復制機的事就是經典案例。我在學校里學過。如果能復制物質，那么同樣也能復制人類。事情會演變得非常棘手。”

“每個時代遇到的問題，不該由本時代自己解決嗎？”

“沒錯，不過我們監視著一般時空的發展，對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進行了研究，他們并沒有妥善解決這個問題。記住，他們的失敗不只會影響到自己，還會影響到以后的整個歷史。這就像核戰爭和造夢機一樣，完全不允許發生。科技的發展永遠不可能帶來十全十美的結局。”

“你怎么那么肯定？”

“我們有計算儀器，諾依。超級計算機陣列，比任何時代的產品都精準得多。它們可以統合億萬種變量，計算出所有可能發生的現實，找到最優方案。”

“又是機器。”她有點輕蔑地說。

哈倫皺皺眉，然后趕緊舒展開。“別這么說。發現生活不像原來以為的那樣穩固，你當然會覺得惱火。你和你生活的全部世界，或許在一年之前某個時間節點上就被完全抹去，變成幻影，但那又有什么關系？你有全部的個人記憶，不管記憶里的內容是否真實發生過，你不是都記得嗎？你記得你的童年，記得你的父母，不是嗎？”

“當然了。”

“那么對你來說，那些事情都是真實經歷過的，不是嗎？不是嗎？我的意思是，你感覺自己經歷過沒有？”

“我不知道。我得好好想想。如果到了明天世界又被變革掉了，或者說變成幻影，或者隨便你叫它什么，那怎么辦？”

“那就會出現一個新的現實，一個新的你，帶著新的記憶。就好像過去的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只有人類的福祉得以再次鞏固。”

“聽起來不像是什么好事。”

“不過，”哈倫趕緊說，“現在的你不會受到任何變革影響。會有一個新的現實，但你已經身處永恒時空。你不會被變革波及。”

“但你說過變和不變都沒什么關系。”諾依沮喪地說，“那你還要這么麻煩地折騰什么？”

哈倫的聲音里突然涌起一陣狂熱。“因為我想要現在的你。原原本本的你。我不想你有任何改變。一點都不要變。”

他差一點就要脫口說出心中的秘密：在新的現實里，沒有了對永恒之人和長生不老的迷信，她永遠都不可能再看上他。

她微微蹙眉，掃視四周。“這樣的話，我要永遠待在這里嗎？那可是相當——孤獨啊。”

“不會，不會的。別擔心。”他激動地說著，緊緊地攥著她的手，讓她不禁有點畏縮，“我會查出來，你在新的現實中將要變成什么模樣，然后你就可以扮成那樣回去，就這樣。我會照顧你的。我會提出申請，與你建立正式交歡關系，然后確保你不會受到未來變革的波及。我是時空技師，而且是高水平技師，我知道怎么對付變革。”他又堅毅地加了一句，“而且我還知道一點其他的事。”到此，他便打住話頭。

諾依說：“這么做可以嗎？我是說，你可以把人帶進永恒時空，讓他們避開變革影響？按照你剛才跟我說的那些來判斷，不管怎樣，這么做似乎都有點不妥。”

一時間，哈倫感到渾身冰冷畏縮，仿佛被古往今來千萬個世紀的龐大虛無所吞噬。一時間，他感到自己被剝離出永恒時空，失去了僅有的家園和唯一的信仰，既不屬于永恒時空，又無法進入一般時空；只有那個女人陪在身邊，而他早已為她放棄了一切。

他悠悠地說道：“是的，這是犯罪。非常嚴重的罪行，我為此深感羞愧。不過如果有必要的話，我會再做一次，如果還有必要，那么再做千萬次。”

“為了我嗎，安德魯？為了我嗎？”

他并沒有抬起眼簾，迎接她的目光。“不是的，諾依，是為了我自己。我無法忍受失去你的悲痛。”

她說：“如果我們被抓到……”

哈倫知道答案。自從在482世紀跟諾依同床共枕那一刻開始，他就知道。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敢想象那個瘋狂的事實。

他說：“我誰都不怕。我有自保的辦法。他們想象不到，我已經知道了多少隱情。”

# 第九章 插曲

在事后看來，接下來的一段日子，美好得如同田園牧歌。

在那幾個物理星期內，發生了上百件事，而且那些事如一團亂麻，讓他感覺好像過了很久很久。其中最美妙的，當然是和諾依相處那些個片段。正是這些片段，給這段時期內的一切都蒙上一層美妙光芒。

第一件事：

在482世紀，他緩緩地打包所有私人物品：衣服和微縮膠片，最多的還是他鐘愛的并且精心包裹的原始時代新聞雜志。他憂心忡忡地仔細監督，確保它們萬無一失地被運回575世紀他的永久住所。

當后勤組員把最后一批物品搬進貨運時空壺內的時候，芬吉出現在他身邊。

芬吉打著萬無一失的官腔說道：“看來，您要離開了。”他臉上笑容可掬，但嘴唇卻刻意地抿著，只露出一點點牙齒的痕跡。他背著雙手，粗短的身體在球狀的腿腳上來回搖晃。

哈倫沒有看他的上司一眼。他只是簡單回應：“是的，長官。”

芬吉說：“我會向高級計算師忒塞爾匯報，詳述您在482世紀觀測任務中完美無暇的表現。”

哈倫無論如何也憋不出一句陰沉的感謝。他保持了沉默。

芬吉繼續說著，聲音突然壓低。“對于你試圖暴力傷害我的行徑，我暫時還不準備上報。”盡管臉上還堆著笑容，目光還是那么柔和，但他身上還是流露出一種復仇的快意。

哈倫冷冷地刺了他一眼，說道：“隨你的便，計算師。”

第二件事：

他回到575世紀，重新安頓下來。

他馬上去見忒塞爾。他發現自己看到那個滿臉皺紋、一張魔幻世界地精臉的矮個子老頭兒時，總是很開心。他甚至覺得，看到忒塞爾用兩只熏黃的手指夾著那支白色冒煙小棍，飛快地舉到嘴邊，都是件很開心的事。

哈倫喚道：“計算師。”

忒塞爾正從辦公室里走出來，目光空洞地往這邊看了一陣，完全沒注意到哈倫的存在。他面容憔悴，眼中滿是疲憊。

他說：“啊，時空技師哈倫。482世紀的工作干完了嗎？”

“是的，長官。”

忒塞爾的回應非常奇怪。他看著自己的手表，那表和永恒時空的所有鐘表一樣，都調在永恒之人的物理時間上，可以同時顯示時間和日期。他說：“剛剛好，我的小伙子，剛剛好。太棒了，太棒了。”

哈倫感到心里微微一動。如果他還保持著上次見到忒塞爾時的認知，恐怕沒辦法抓住對方話里隱含的蛛絲馬跡。現在他感覺自己已經明白了。忒塞爾肯定是累了，否則他大概不可能說出這么接近泄密的話；要不然就是計算師覺得真相實在高深莫測，無論說得如何貼近要害，也不可能被人猜到。

哈倫非常謹慎地選擇詞句，盡量讓自己的言辭跟忒塞爾剛才的話別扯上任何關系。“我的新手學員怎么樣了？”

“很好，很好。”忒塞爾明顯心不在焉地說。他飛快地吸了一口手里已經燃短的煙頭，舒爽地點點頭，匆匆離去。

第三件事：

時空新手。

他看起來年紀大了一些。他向哈倫伸出手，非常老成穩重地說道：“很高興看到你回來，哈倫。”

或許只是因為在從前哈倫的眼中，庫珀只是個小學徒的樣子，此刻哈倫才會有這么強的反差感，覺得他不僅僅是個普通新手。他現在看起來像是永恒之人手中一件威力無窮的大殺器。在猜到隱情之后，哈倫眼中無法抑制地出現這樣的形象。

哈倫盡可能地不顯露出這樣的感覺。他們現在待在哈倫自己的房間里，時空技師感到周圍乳白色的光潔瓷磚表面非常舒適。能從482世紀華麗絢爛的環境中逃脫出來，很令人欣慰。他永遠沒辦法把那種狂放的巴洛克風格跟諾依聯系起來，那只能讓他想到芬吉。而諾依只能讓他聯想到一片粉紅色的光潔如緞的暮色晨光，而且很奇怪的是，還會想到隱藏世紀分區里那種樸素平實的風格。

仿佛要將這些危險的念頭趕緊打住，他匆匆地問道：“這么說，庫珀，當我不在的這段時間里，他們讓你做了些什么？”

庫珀笑了，有點不自覺地用一根手指拂過下垂的胡子尖。“學了更多數學。總是學數學。”

“是嗎？我猜，你已經學到很高深的內容了吧。”

“非常高深。”

“學得怎樣？”

“目前還好。你知道，開始總是比較容易。我還挺喜歡的。不過現在他們已經在逐漸加碼。”

哈倫點點頭，感到很滿意。他說：“時間力場矩陣嗎，都是那些東西？”

不過庫珀已經興奮地走向書架那邊堆積的書卷，說道：“我們還是回到原始時代歷史課吧。我有好幾個問題呢。”

“關于什么的？”

“23世紀的城市生活。特別是洛杉磯。”

“為什么是洛杉磯呢？”

“那是個非常有趣的城市。你不覺得嗎？”

“沒錯，不過我們還是從21世紀講起吧。它發展的頂峰是在21世紀。”

“哦，還是講23世紀吧。”

哈倫說：“好吧，都可以。”

他的臉上毫無表情，但如果剝下這層偽裝，里面其實凝重堅毅。他那個宏大的、憑直覺而來的猜測，絕不只是猜測。每件事都嚴絲合縫地指向那個答案。

第四件事：

研究。雙重研究。

首先，還是為了他自己。每天他都會睜大眼睛，仔細審閱忒塞爾桌上的報告。這些報告涉及各種各樣計劃中或者建議中的現實變革。因為忒塞爾是全時理事會的委員，所以理事會報告的副本都會送到他的案頭，哈倫一份都不敢遺漏。他優先檢查了482世紀正在發生的變革。然后他還會在其他所有變革計劃中查找漏洞和缺陷，以一名天才專業時空技師的眼光，尋找任何一點點偏離完美現實路徑的可能。

按照最嚴格的條例，這些報告是不能給他看的，但忒塞爾這段時間總是不在辦公室，而別人誰也不敢干涉忒塞爾專屬時空技師的行動。

這只是他研究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工作要到575世紀時空分區的圖書分館中進行。

這是他第一次探索圖書館的其他內容。過去他只會沉溺在記載原始時代歷史的分區（其實那部分內容非常缺乏，所以他要查閱的絕大部分內容和原始材料都要追溯到遙遠的下時,直到30—40世紀，這是理所當然的）。他還花了更多精力，通讀了關于現實變革問題的書架上的所有內容，研究它的原理、技術和歷史；這里藏品極其豐富（除了圖書總館，這里的藏品是永恒時空里最豐富的，都是忒塞爾的功勞），他很快就成了這一領域的專家。

現在他又在其他膠卷架前徘徊。這是他第一次（以觀測師的眼光）觀測與575世紀本身相關聯的資料：它的地理結構，這部分受現實變革的影響不大；它的歷史，這部分就變動太多；它的社會生態，同樣變遷巨大。這里儲存的并不是永恒之人中的觀測師或者計算師撰寫的書籍或報告（那些他早就熟悉了），而是由當時的一般時空住民寫就。

這里還保存著575世紀的文學作品，它們讓他回憶起以前聽說過的那些巨大的爭議，關于不同變革路徑的種種價值。這些文學巨著被改變了沒有？如果被改變了，變成了什么樣？從前的歷次變革，會影響藝術作品嗎？

在這件事情上，對于藝術品的價值能否達成普遍的共識呢？它們的價值可以被約化成定量的數值，輸入計算儀器加以評判估值嗎？

在這個問題上，有一位叫作奧古斯特·申納的計算師是忒塞爾的主要對手。忒塞爾一直對這個人及其觀點嚴厲批駁，這倒激起了哈倫的興趣，讀了幾篇申納的論文，發現頗有驚人之處。

申納曾公開提出一個問題，哈倫現在讀來還不免心驚肉跳。他問道，如果一個人被帶進永恒時空，而這人從前所在的現實發生了變革，那么在新的現實里，這個人會不會出現？然后他分析了一名永恒之人在一般時空中遇到另一個自己的可能性，并分析了自我知情和不知情的兩種情況，分別計算出結果。（這個分析幾乎直擊了永恒時空中最大的恐懼之一，哈倫讀到之后不禁有點顫抖，趕緊草草讀完了爭論過程。）還有，他還詳細地論述了在各種現實變革之中，各種類型的文學和藝術作品的命運。

不過忒塞爾對此不屑一顧。“如果藝術品的價值無法量化，”他曾對哈倫高聲回答，“那爭論它們還有什么意義？”

哈倫知道，忒塞爾的觀點代表了全時理事會的主流觀點。

而此刻，哈倫就站在575世紀最偉大的作家——艾力克·林克萊爾——的小說專架前，有些困惑。他數出15種不同的《艾力克全集》，毫無疑問，每一種都來自一個不同的現實。每一種都多少有些差異，這點他能肯定。比如，有一個版本明顯比其他的都單薄。他估計，至少有一百個社會學家對此做過研究，分析這些版本差異背后的各個現實的社會背景異同，說不定有些學者還因此聲名大噪，贏得學術盛名。

哈倫走過圖書館的廂房，這里收集了各種575世紀現實中誕生的機器設備。哈倫知道，這些機器中有很多已經在一般時空中被抹去，只是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原封不動地保存在永恒時空中。人類總是會創造出太多奇技淫巧，最后反噬自身，所以一定要加以限制。這才是最關鍵的問題。只要有一個物理年的松懈，一般時空中的核技術就會蓬勃發展到極度危險的地步，必須從頭抹除。

第五件事：

諾依。

這才是這段插曲時間內，真正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光輝美好的部分。

他下了班，庫珀也走了以后，通常他會獨自吃飯，獨自讀書，獨自入睡，獨自等待明日的來臨——但這些天里他會直奔時空壺。

這時他就對時空技師在社會中的地位感到全心全意的滿足。他從來未曾想到，時空技師這種被孤立被排斥的境遇，竟然也有值得慶幸的時候。

從來沒人質疑他使用時空壺的權利，也沒人關心他想要上行或者下行去哪兒。沒有任何好奇的目光，沒有任何善意的援手，沒有半句背后的閑話。

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去往任何時代、任何地點。

諾依說：“你變了，安德魯。老天啊，你變了。”

他看著她，微笑著說：“哪里變了啊，諾依？”

“你在笑呢，不是嗎？這是變化之一。你以前從來沒照過鏡子，見過自己的笑容嗎？”

“我不敢照。我只會對鏡子里的笑臉說：‘我不可能那么開心。我是不是病了，是不是腦子壞了。我肯定是在做白日夢，自己還不知道。’”

諾依靠過來掐了一下他。“疼不疼？”

他輕輕撫摸著她的頭發，感受著她柔軟烏黑的發絲。

當兩人終于分開時，她微微喘息著說：“這方面你也變了。你現在的技巧真棒啊。”

“因為我有個好老師。”哈倫剛開口，就突然打住。他害怕這么說，會顯得有些不悅的味道，暗示只有閱人無數才能修煉成這么好的老師。

不過她爽朗的笑聲顯示出她并沒有往那方面想。他們一起吃飯，穿著他帶來的衣服，她的身體顯得柔和溫暖。

順著他的目光，她輕輕地扯了扯裙子的表面，讓它更松散地包裹在大腿上。她說，“我希望你別再這么做了，安德魯。我真的不想你再冒險。”

“沒危險的。”他滿不在乎地說。

“有危險。別傻了好嗎？這里的東西夠我用了，我能在這兒好好過日子——直到你把一切都安排好為止。”

“你穿上自己的衣服，擺上自己的裝飾品，有什么不應該的？”

“這些東西不值得你冒著被抓的危險，潛回到一般時空我的房子里。要是碰巧在你過去的時候，他們發動了變革怎么辦？”

他努力避開這個話題。“他們抓不到我。”然后，他的口氣又輕松起來，“再說了，我手腕上的力場發生器會讓我一直留在物理時間里，不受變革影響，你明白的。”

諾依嘆息。“我不明白。我覺得我永遠也不可能把這些事全搞明白。”

“沒那么難懂。”哈倫繪聲繪色地講啊講，諾依閃著一雙水靈靈的眼睛聽著，也不知道她是真的感興趣，還是純粹消遣，或許二者皆有吧。

這是哈倫生命中莫大的進步。他終于有了傾談的對象，可以向她談起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行為，自己的想法。她好像變成了他身體的一部分，但又與其他部分隔離開，不能用意念來指揮，只能用語言加以溝通；而且還擁有獨立的思維，對于他提出的問題，還能給出出乎意料的答案。哈倫心想，這真奇怪，對婚姻這種社會現象觀測了那么多年，他竟然忽視了這種關系中最關鍵的事實。比如，他從前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如此迷戀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美妙生活。

她鉆進他的臂彎，說道：“你的數學研究進行得怎么樣了？”

哈倫說：“你想親自看一眼嗎？”

“難道你會隨身帶著？”

“為什么不呢？跨越時空的旅行很費時間，不能白白浪費。你懂的。”

他松開懷抱，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型顯示器，插進膠卷，憐愛地看著她開始閱讀。

她很快搖搖頭，把顯示器還回去。“我從沒見過這么多鬼畫符。我真希望能看懂你們的共時文。”

“實際上，”哈倫說，“這些鬼畫符大部分都不是共時文，其實都是數學符號。”

“但你就能看懂，對吧？”

哈倫雖然萬般不愿減弱半點她眼中的盲目崇拜之情，不過還是實話實說：“也沒有懂太多。不過，我懂的那點數學知識已經夠用了。我也不用精通一切，非要單槍匹馬在時間之壁上找到一個能通過貨運時空壺的縫隙。”

他把顯示器扔到空中，然后輕巧地接住，放在一張小桌上。

諾依的目光一直追隨著他的動作，哈倫腦海中突然火光一閃。

他說：“時間之神啊！你其實一句共時文都看不懂！”

“是啊，當然看不懂。”

“那這個分區的圖書館，對你來說就一點用都沒有。我一直沒想到這點。你應該讀你們482世紀的膠卷才對。”

她趕緊說：“不，我不需要。”

他說：“我會給你拿來的。”

“真的，我不想要。你去很危險……”

“必須給你拿到！”

這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諾依482世紀房子與永恒時空之間的無形障壁之前。上次來的時候，他就以為是最后一次了。現在變革即將發生，他并沒有告訴諾依。他不愿意讓任何人擔驚受怕，更不用說是他深愛的女人。

所以他迅速下定決心，再來一次時空旅行。一方面他有逞能的成分。走鋼絲一樣冒險取回諾依的膠卷書籍，會讓他在心愛的女孩面前大出風頭；另一方面他心里也蠢蠢欲動，想玩這種虎口脫險的游戲，芬吉就當是那只老虎吧。

而且他也很想再次回到那個宿命的房間，感受令人眷戀的氣息。

在時空觀測計劃書里留出的備用時間里，他曾一次次回到那個房間，在那里游蕩，收撿衣服和各種小物件、奇怪的瓶罐，還有諾依梳妝臺上的各種工具。那時，他就為那里的氣息深深迷醉。

除了毫無聲響的物理寂靜之外，這里還彌漫著一種有些陰郁的寂靜感。哈倫無從猜測，在新的現實中，這里會變成什么樣。或許會變成一座鄉間的小農舍，或者城市街上的一間普通公寓。他所站立的地方，或許會還原成荒地上的灌木叢。也可能，一切都原封不動。還有，（哈倫幾乎不敢想）這里可能住著一個新的諾依，或者，大概也不會。

對哈倫而言，這棟房子已經成了鬼魅，一個還沒有死去就徘徊不散的幽靈。因為這棟房子對他意義太重大，所以他看著它即將逝去，心中不免悲痛。

以前的五次行動之中，只有一次，有點響動驚擾了他的潛行。那次他在食物儲藏間，正慶幸這個世紀的這個現實中落后老舊的餐飲服務業給他省了大麻煩。他還記得，從前他每天從那些罐裝食品中選擇三餐，天天都覺得不堪忍受；現在諾依吃到空置時空分區里營養豐富卻口味單調的儲藏食品，肯定就心滿意足了。以前他還老嫌棄他們的時代食譜單調來著，想到這里他不禁大笑。

就在這陣大笑中間，他聽見清晰的“砰”的一聲。他立刻靜止不動。

聲音從他身后傳來，就在他靜止不動的時刻，他首先想到的是破門而入的強盜，這還不算危險；不過他緊接著就想到可能是追蹤而來的永恒之人，這才是要命的。

不可能是強盜。這段時空觀測計劃書所覆蓋的全部時間，包括其中的備用時間，都經過仔細審查，是從一般時空無數個類似時間段中精選出來的，就因為這段時間里絕對不會出現任何干擾因素。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講，他把諾依從一般時空中拉出來，已經引發了一場微型的現實變革（或許也沒那么微型）。

他的心怦怦跳著，強迫自己轉過身來。好像他身后的門剛剛被關上了，就差最后一毫米的縫隙，就能嚴絲合縫，和墻壁融為一體。

他抑制住心里的沖動，沒去打開門看看誰在房里。帶著諾依的那些物件，他返回永恒時空，待了整整兩天，不敢輕舉妄動。兩天后他才動身去遙遠的上時。后來似乎什么事都沒發生，他也漸漸把那事忘了。

不過此刻，當他調整好控制器，準備最后一次進入這段時空的時候，他又想到那回的事。可能是因為他想到變革將近，心理壓力比較大，所以在控制器的操作上有了一點失誤。除此之外，他想不到任何理由。

操作失誤沒有馬上表現出來。時空壺精確地指向正確的房間，哈倫徑直走向諾依的書房。

這里的東西他一直就看不慣，膠卷文書設計成這樣，簡直不可理喻。文書名稱的字母都被復雜精細的金銀絲花紋纏繞，看起來倒是華美，可惜幾乎無法辨認字母。這就是唯美主義勝過實用性的典型例證。

哈倫從架子上隨手抽了幾卷，忽然有點驚訝。其中一卷的名字居然是《我們時代的社會經濟史》。

他從來沒想到諾依身上還有這一面。她肯定不蠢，但他從來不曾想到，她居然會關注這么嚴肅的命題。他有種沖動，想瀏覽一下這本社會經濟史，不過還是作罷。如果他以后想讀，可以在482世紀時空分區的圖書館里找到。芬吉肯定在幾個月前，就把這本書的內容放進本時空分區的圖書館里了。

他把膠卷放在一邊，又把剩下的掃了一遍，從中選了幾卷小說，以及幾卷非小說的輕松讀物。他把這幾本書和兩個口袋顯示器小心地裝進背包。

就在這個時候，他又聽到房子里有點響動。這回不會錯了。這次不是不知何處來的異響。這是笑聲，一個男人的笑聲。房子里不止他一個人。

他的背包從手里滑脫，掉在地上。他感到頭暈目眩，只能想到一件事：他被困住了。

# 第十章 受困

那一刻，好像是無可避免的結果，像是對他最殘酷的嘲諷。他下定決心最后一次進入這段時空，最后一次侮辱一下芬吉，一切都輕車熟路，神不知鬼不覺。然后就在此刻，他被抓住了。

是芬吉的笑聲嗎？

除了那人，還有誰會追蹤他的動向，守株待兔，藏在隔壁的房間里，放聲大笑？

那么好吧，他已經一敗涂地了嗎？正是因為他輸得如此徹底，所以這次他也沒想再次轉身逃走，或者逃回永恒時空。他想直面芬吉。

如果有必要的話，就殺了他。

哈倫走近笑聲傳來的那扇門，腳步輕柔而堅定，就好像下定決心的謀殺犯。他關掉自動門的信號感應器，手動開門。一點一點，無聲無息。

隔壁房間里的男人背對著他。那人身材高大，不可能是芬吉，這讓他一觸即發的情緒受到干擾。他停住動作，保持觀望。

然后，好像壓在兩人身上的那座大山漸漸地移開，對面那人開始緩緩轉身，一點一點地轉過來。

哈倫永遠沒機會等到那人轉過來了。只看到那人半個側臉，他就嚇得魂飛魄散，鼓起最后一點殘存的力氣，退回門后。然后那門就自動無聲地閉合上。

哈倫失魂落魄地退后。他用盡所有力氣，掙扎著大口呼吸，心臟瘋狂而雜亂地跳動，幾乎要掙脫胸腔。

哪怕是芬吉、忒塞爾和全時理事會全體成員集體出現在他面前，也不會把他嚇成這樣。他并不是被什么有形的東西嚇破了膽。他真正害怕的，是剛才目睹的一切背后所隱含的事實，那讓他有一種本能的厭惡感。

他把那些膠卷書胡亂聚成一堆收起來，連著失敗了兩次，才重新打開一扇通向永恒時空的門。他走了進去，雙腿機械地邁步。他不記得自己是怎么回到575世紀，回到自己的寓所的。他作為時空技師的孤立處境，最近才見到好處，這次又救了他。一路上他只遇到寥寥幾個永恒之人，那幾個人一見他就自動讓路，目光越過他的頭頂，不敢往下看。

這是他的運氣，因為此刻他根本無法偽裝自己那張死人似的臉，根本無法給自己臉上添加半絲血色。不過他們不敢看他，什么都沒發現，他感到萬分慶幸，不住地感謝一般時空、永恒時空和不管什么時空里的一切神明。

他并沒有完全辨認出諾依房間里那人的面容，但對于那人的身份，他卻有絕對的確信。

他還記得上一次在房子里聽到動靜的時候，他，哈倫，正在放聲大笑，然后他聽到隔壁房間里“砰”的一聲，好像有什么東西掉在地上。而這一次，他，哈倫，聽到隔壁房間里有人大笑，然后他手里膠卷袋“砰”的一聲掉在地上。上一次，他，哈倫，轉過身，看見房門正在關上；而這一次，他，哈倫，在那個人轉身的時候，關上房門。

他看見了他自己！

在一般時空中的相同的時間節點，幾乎相同的位置，他幾乎和物理時間上幾天以前的自己正面相遇了。他搞錯了時空壺的控制數據，設定了一個以前用過的一般時空的時間節點。然后，他，哈倫，就遇到了另一個哈倫。

接下來幾天的工作中，他一直被恐懼的陰影籠罩。他咒罵自己的懦弱，但還是于事無補。

應該是前一次操作的時候就埋下隱患，是他自己親手造成的惡果。上次他下定決心最后一次回到482世紀，進入一般時空的時候，他的操作肯定有點偏差。然后偏差就會漸漸放大。

在他意志消沉的這段時間里，482世紀的變革已經實行了。在過去的兩周里，他已經挑揀出三次有瑕疵的現實變革，可供他下手。但現在他在三個變革里挑來揀去，卻無法行動。

他選V-5的2456-2781號變革，有一系列的原因。三次變革中，它在最遙遠的上時，與482世紀相隔最遠。變革中的錯誤最輕微，但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卻最顯著。接下來，他只需要迅速造訪2456世紀，用一點威脅手段，就可以查出新的現實中諾依變成了什么樣子。

但他最近的遭遇卻讓他勇氣盡失。本來只是一件簡單的事，但一點小小的舉動都可能成為可怕的反撲，現在他沒膽量去做。而且即使他發現諾依在新現實里的樣子，然后該怎么辦呢？把諾依放進去，做一個女傭、女裁縫、女工或者其他什么的？只能這樣。但接下來怎么辦呢？那個新的諾依怎么處理呢？新諾依會有丈夫嗎？有家庭嗎？孩子呢？

以前他沒想過這么多。他不讓自己去想。“總會有辦法的……”

不過現在他沒法不想。

所以他一直躲在自己房里，自怨自艾，直到忒塞爾喊他。計算師的聲音聽起來有點疲憊，也帶著疑惑。

“哈倫，你病了嗎？庫珀跟我說，你連續好幾次沒給他上課了。”

哈倫努力讓自己的臉色恢復正常。“沒有，忒塞爾計算師。我只是有點累。”

“好吧，那就沒事了，沒關系的，孩子。”他的臉上瞬間閃過一絲微笑，又瞬間消失，“你聽說了嗎，482世紀的變革已經發生了。”

“聽說了。”哈倫簡單回答。

“芬吉跟我聯系過，”忒塞爾說，“還請我轉告你，變革非常成功。”

哈倫聳聳肩，注意到忒塞爾的目光正從計算機陣列上移過來，盯在他的身上。他覺得有些不舒服，說道：“怎么了，計算師？”

“沒事。”忒塞爾說。或許是年齡的重負壓低了他的雙肩，他看起來有些沒來由的悲傷。“我以為你有話要說。”

“沒有。”哈倫說，“我沒什么要說的。”

“好吧，那么明天早上來計算室，孩子，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

“是，長官。”哈倫說。在顯示面板完全變黑很久以后，他還一動不動地看著。

聽起來幾乎是示威。芬吉主動聯系了忒塞爾，是嗎？他還匯報了什么東西，是忒塞爾沒有提到的？

不過這種外在的威脅正是他需要的。迎戰心理恐懼，就像是陷入流沙而只用一根棍子徒勞反抗。但對抗芬吉又是另一回事。哈倫還記得手里擁有的武器，這些天來，他第一次恢復了自信心。

人總是容易從一個極端倒向另一個極端。哈倫簡直就像精神病人一樣，風風火火地開始行動。他趕到2456世紀，狠狠地恐嚇了社會學家伏伊一通，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他做得非常漂亮，也得到了想要的信息。

他的收獲其實比想要的更多，簡直多多了。

看來是強大的自信收到了回報。他的老家有句諺語說得好：“只要抓緊手里的麻稈兒，它也會成為痛擊敵人的鐵棍。”

簡而言之，諾依在新的現實里完全不存在。沒有新的諾依。她能以最自然、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回歸，要不然就干脆待在永恒時空里不用回去了。現在他要是提出建立交歡關系的申請，別人就沒有任何理由拒絕，除非指責他觸犯了法律——關于這點，他辯解反駁的話都想好了，無懈可擊。

所以他立刻上路，要告訴諾依這個天大的好消息，要好好享受出人意料的勝利的喜悅，特別是在擔驚受怕了好幾天之后。

就在此時，時空壺突然停住了。

它不是慢了下來；它是停住了。如果這個動作發生在三維空間，這么突然的停頓會把時空壺震成碎片，把哈倫震成肉泥。

現在這種情況下，哈倫只是感到一陣頭暈惡心。

當他緩過神來，就趕緊摸到時計前，視野模糊地觀察。它的數值定在100000上。

他有點嚇到了。這數字也太完美了吧。

他狂掰操縱桿。哪兒出了錯呢？

哪兒都沒出錯，這更讓他驚恐不已。時空引擎沒有受到任何東西的干擾，它還穩定地保持在上行的狀態。哪兒也沒短路，所有指示器的指針都保持在黑色的安全刻度范圍內。動力也沒衰減。顯示功耗值的纖細指針清晰地指示，引擎還在穩定地輸出動力。

那么，是什么東西讓時空壺停了下來？

哈倫細心又緩慢地抓住操縱桿，牢牢握緊。他把它撥到空擋位上，時空引擎的輸出功率指針掉到歸零的位置。

他把操縱桿往相反的方向上推，引擎再次發動，這次時空計數器上的數字開始順著世紀線跳動。

下時方向——99983——99972——99959——

哈倫再次抬起操縱桿，撥回上時方向。慢慢地，慢慢地。

讀數開始滾動——99985——99993——99997——99999——100000——

完了！到了100000世紀后就再也不動。從太陽新星流轉而來的能量以一種不可思議的速度靜靜地消耗著，卻毫無效果。

他再次下行，到更遠處。然后再次上行，又停住了。

他咬緊牙關，氣喘吁吁。他就像一個囚犯，不停地徒手撞向監牢的鐵窗。

十幾次徒勞無功的沖撞之后，他最后停住動作，時空壺穩定地停在100000世紀。就這么遠了，無法再向前一步。

他要換一座壺！（雖然這個辦法恐怕還是徒勞無益。）

在空曠寂靜的100000世紀分區，安德魯·哈倫跳出時空壺，隨機選了另外一個鉆進去。

一分鐘后，他手握操縱桿，眼睛盯著100000的讀數，知道自己無法逾越。

他暴怒了！現在！就在此刻！所有事情都在和他作對，突然一切都變成災禍。他那次進入482世紀時的失誤操作帶來的惡果，還是沒有放過他。

他瘋狂地把操縱桿搬到下行位置，推到最大幅度，固定在那里。至少從一個方面來說，他已經無拘無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們已經豎起一道屏障，把他和諾依分隔兩邊，還有比這更殘酷的懲罰嗎？事已至此，他還有什么可害怕的？

他來到575世紀，跳出時空壺，毫不在意周圍的環境，這樣不管不顧的姿態，他還是第一次感受到。他徑直沖進分區圖書館，沒有跟任何人說話，也不管任何人的目光。他直接拿到想要的東西，毫不在意別人有沒有注意。這時候他還有什么可顧慮的？

他回到時空壺，再次下行。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經過走廊時，他瞧了一眼墻上的大時鐘，估算了標準的物理時間，數了數三班工作制下的物理日期和時刻。芬吉此刻應該就待在自己的寓所里，這再好不過。

抵達482世紀的時候，他感覺自己好像發燒了。他感到口干舌燥，胸口憋悶。不過他最清晰的感覺是襯衫下那把硬邦邦的武器，他用一只手肘牢牢夾著，貼在身體一邊。這才是此刻最重要的感覺。

助理計算師霍比·芬吉抬頭看見哈倫，眼中的驚訝慢慢變成擔憂。

哈倫靜靜地盯了他一會兒，等著對方眼中的擔憂慢慢浮現，然后再變成恐懼。他緩緩地踱著步子，在芬吉和計算機陣列之間。

芬吉光著膀子。他胸前幾乎沒有胸毛，胸部肥碩如女人一般，腰上的肥肉也從束緊的腰帶周圍耷拉下來。

哈倫滿意地想，他看起來衣不遮體，斯文掃地。形勢比想象中還好。

他把右手伸進襯衫里面，牢牢握住武器手柄。

哈倫說：“沒人看見我過來，芬吉，別老往門那邊看了。沒人來救你。你要明白這一點，芬吉，你在跟一個時空技師打交道。你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嗎？”

他聲音空洞。芬吉的眼睛里只有擔憂，沒有恐懼，這讓他非常惱火。芬吉甚至還把襯衫扯了過去，一言不發地開始往身上穿。

哈倫繼續說：“你知道做時空技師有什么好處嗎，芬吉？你從來沒做過，所以你不知道它有多大好處。它意味著不管你去哪兒、做什么，都不會有人關注。看到你過來，人們都會趕緊把頭扭到一邊，盡量別看見。他們做得不錯。比如說，芬吉，我就能直接走進分區圖書館，自行拿走自己感興趣的東西，而管理員只會故意忙著整理別的工作，對我視而不見。我可以直接來到482世紀分區生活區的走廊上，所有迎面而來的人都會讓到一邊，以后還會發誓說從來沒見過我。這一切都理所當然。所以你瞧，我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我可以徑直走進某個分區助理計算師的私宅，拿著武器逼他告訴我真相，而且不會有任何人來阻止我。”

芬吉第一次開口說話：“你手里拿著什么？”

“一件武器，”哈倫把它拿了出來，“你認識嗎？”它有一個微光閃爍的噴口，另一頭是金屬鼓包。

“你要是敢殺我……”芬吉說。

“我不會殺你的，”哈倫說，“最近有次我們見面的時候，你還拿了一把爆破槍。這回不是爆破槍了，它是575世紀從前某個現實的一項發明。或許你對它真的不熟悉，它已經從當前現實中抹去了。因為太殘暴。它能把人搞死，但如果低功率使用的話，它只會觸發人體神經的痛覺中樞。它被叫作——或者說從前被叫作神經鞭。這玩意兒很管用。這把已經充滿了電。我拿自己的一只小指做了實驗。”他伸出左手小指，“那感覺真的很不爽呢。”

芬吉不安地抖了一下。“時間之神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時空豎井中，100000世紀位置上有通行障礙。我希望你把障礙挪開。”

“豎井里有障礙？”

“別裝得這么驚訝。昨天你聯系了忒塞爾，今天時空通路就被堵上了。我想知道你跟忒塞爾都說了什么，我想知道你們都做了什么，還打算做什么？我以時間之神的名義發誓，計算師，如果你不聽話，我會用這個鞭子抽你。如果你不相信，盡管試試吧。”

“現在你聽好了，”——芬吉咬字有些模糊，臉上開始露出一點恐懼的苗頭，而且還有一點絕望的憤怒，“如果你想知道真相，那我就講給你聽。我們早就知道你和諾依的事。”

哈倫眨眨眼。“我和諾依什么事？”

芬吉說：“你以為自己藏得很深嗎？”計算師的眼睛緊緊盯著神經鞭，額頭被汗水浸濕，閃閃發亮，“時間之神啊，你觀測任務回來之后掩飾不住的興奮，以及觀測期內的所作所為，你以為我們不會察覺嗎？我要是連這些都看不出來，還配做計算師嗎？我們知道你把諾依帶進了永恒時空。我們一開始就知道。你想要真相，這就是真相。”

此刻哈倫不禁鄙視自己的愚蠢。“你們知道？”

“是的。我們知道你把她帶進了隱藏世紀。你每次回482世紀為她收集那些奢侈品，我們都知道；別裝傻了，你早就背棄了永恒之人的誓言。”

“那你們為什么不阻止我？”哈倫想要揭開自己最后一塊遮羞布。

“還想知道更多的真相嗎？”隨著哈倫情緒受挫，芬吉的勇氣開始回升，甚至有心反擊了。

“繼續講。”

“那我就告訴你，我從一開始就認為你不是一名合格的永恒之人。你或許是個聰明的觀測師，或許還是個利落的時空技師，不過你缺乏永恒之人的基本素質。最近這項工作，我把你招募到這里，就是為了向忒塞爾證明這一點。我想不通，他究竟看上你哪一點。我不只是用那個女孩，諾依，來測試這段時空里的社會現狀，我也在測試你。你失敗了，跟我事先推測的一樣。現在，把武器收起來吧，就是那個鞭子，隨便你叫什么，給我離開這兒。”

“所以你當時專門跑到我的房間，”哈倫重重地喘息著，努力保持尊嚴，卻又感到尊嚴掃地，心智和靈魂都已經凍結僵硬，如同那個被神經鞭掃過的小指，“就是為了刺激我做出后來的事。”

“是，當然了。如果你要我說那么清楚的話，可以說是我引誘你犯罪。我跟你說的都是實話，你的確只可能在當時那種現實中擁有諾依。你作出了選擇，付諸行動，卻不像一個合格的永恒之人，而像個哭哭啼啼的孩子。我都猜到了。”

“既然這樣，我就做到底吧。”哈倫粗聲粗氣地說，“既然什么都明白了，你也知道我已經沒什么可失去。”他把神經鞭的噴口指向芬吉凸出的腰部，惡狠狠地說，“你們把諾依怎么樣了？”

“我不知道。”

“別跟我廢話。諾依怎么樣了？”

“我說了我不知道。”

哈倫握緊神經鞭，壓低聲音：“先打你的腿。會很痛的。”

“時間之神啊，聽著，先別動手！”

“好吧。她怎么樣了？”

“別動，聽著。截至目前，你做的一切還都只是違紀。你還沒有對現實造成實際損害。我了解制度，你目前會受到的懲罰只是降級。如果你殺了我，或者以謀殺的意圖傷害到我，你就是在攻擊上級。最高會判死刑的。”

哈倫對這種徒勞無益的威脅莞爾一笑。面對目前發生的一切，死亡或許還是一種簡單而又有效的解脫。

芬吉顯然是讀錯了這微笑的含義。他趕緊說：“別因為你沒見過，就以為永恒時空里沒有死刑。我們可知道，計算師都知道。而且，死刑真的執行過。在任何現實中，都有那種尸骨無存的慘烈死亡事故。運載火箭凌空爆炸，航班墜海或者撞山。如果你犯下謀殺罪，就可能會被傳送到事故發生幾分鐘之前，或者幾秒鐘之前的機艙里。你想想看，這樣值得嗎？”

哈倫情緒激動地說：“如果你只是拖時間等救兵，就別費力氣了。我告訴你：我根本就不怕懲罰。而且，我還想要諾依。我現在就要。在新的現實里她不存在，沒有新的她出現。沒有理由不讓我們建立正式交歡關系。”

“那違背了時空技師的原則……”

“還是讓全時理事會決定吧，”哈倫說，他的驕傲終于又浮現出來，“而且我不怕他們作出不利的判決，就像我現在敢弄死你一樣。我不是普通的時空技師。”

“就因為你是忒塞爾的專屬技師？”芬吉的聲音里透露出一絲怪異的味道，汗津津的臉上露出仇恨還是得意的神色，或許二者兼有。

哈倫說：“理由比這個過硬得多。現在……”

他表情堅毅冷酷，手指按在武器的開關上。

芬吉尖叫：“去找理事會。全時理事會，他們早就知道了。如果你真有那么重要……”他痛苦地喘息著。

哈倫的手指猶豫了一下。“什么？”

“你以為這種事我自己就敢做主嗎？從頭到尾我都向全時理事會匯報過，跟現實變革報告一起。在這兒！這是報告副本！”

“站住，不許動！”

芬吉無視他的命令。他著了魔似的撲進文件堆，一只手指戳著文件存檔編碼目錄，另一只手則在文件堆里翻撿。一條銀色的數據帶從他的辦公桌里吐出來，編碼模式用肉眼就能讀出。

“你要聽聲音嗎？”芬吉問道。不等對方回答，他就開啟了播放器。

哈倫靜靜地聽著。芬吉提交的報告，事無巨細地描述了一切。他詳細地報告了哈倫在時空豎井內的一切舉動，以哈倫的記憶來判斷，沒有一點遺漏。

播放完畢之后，芬吉喊道：“好了吧？去找理事會。我沒有在時空通道里放什么路障，我也根本不知道怎么阻擋時空壺的運動。還有，別以為他們對你的犯罪行動無動于衷。你說我昨天跟忒塞爾聯系過。你說得沒錯，但不是我聯系他，而是他主動聯系我。所以滾吧，去問忒塞爾，跟他們說你是多么重要的技師。要是你想先攻擊我，那就來吧，我咒你不得好死。”

哈倫無法忽視計算師話里實際透露出的狂喜。這時候這家伙肯定以為自己已經大獲全勝，即使挨上一鞭子，也是凱旋的象征。

為什么？為什么毀掉哈倫能讓他這么高興呢？難道對于諾依和自己的關系，能讓他嫉妒到這種程度？

哈倫不想再探討這個問題。畢竟事已至此，芬吉的事已經無足輕重。

他把武器收回口袋，轉身走出大門，走向最近的時空豎井。

最后還是要面對全時理事會，面對忒塞爾。他倒是不怕他們其中任何一個，加起來也不怕。

經過這個月種種不可思議的事件之后，他對自己不可取代的重要性更深信不疑。理事會甚至是全時理事會本身，為了整個永恒時空的存續，都別無選擇，只能在那女孩的事情上跟他妥協。

# 第十一章 完整的因果鏈

奔回575世紀之后，時空技師安德魯·哈倫發現時間已是傍晚。他沿著時空豎井瘋狂奔波，不知不覺間已經過了好幾個物理小時。他目光空洞地注視著漸漸昏暗的走廊，看著夜色吞沒一切。

不過在未曾平息的怒火催動下，他并沒有讓自己放空太久。他轉向了私人住宅區。他可以在計算師住宿的樓層找到忒塞爾的房間，就像他找到芬吉那里一樣。他也不怕別人的注目和阻擋。

在忒塞爾的門前（門上的銘牌上清楚地刻著名字），他感到神經鞭的末端依然緊緊地頂著他的胳膊肘。

哈倫粗暴地按下門鈴。他用出汗的手掌持續不斷地按在門鈴上，讓蜂鳴聲響成一串。他能隱約聽到門內的鈴聲。

他還聽到身后傳來一陣輕巧的腳步聲，卻沒放在心上。他確信不管那人是誰，肯定會裝作沒看見他。（喔，全是因為他那玫紅色的時空技師徽章！）

不過腳步聲停住了，那人說道：“哈倫技師？”

哈倫轉過身。對方是一位見習計算師，分配到這個分區不久。哈倫心里的怒氣又添了幾分。這里不是482世紀，在這里他不僅僅是一名普通時空技師，他是忒塞爾的專屬技師；而那些年輕的計算師們，個個都盼著討好巴結偉大的忒塞爾，對他老人家的專屬技師也會多幾分禮貌。

計算師說：“你想見高級計算師忒塞爾嗎？”

哈倫煩躁起來，答道：“是的，長官。”（這個白癡！我站在別人門前，一個勁兒地按門鈴，還能是干什么？難道我想進去買菜嗎？）

“恐怕你見不到的。”計算師說。

“我有很重要的事，必須叫醒他。”哈倫說。

“或許吧，”對方回答，“但他出門了。他不在575世紀分區。”

“那他現在在哪兒？”哈倫不耐煩地問。

計算師的瞥視變成一種高傲的注目。“我不知道。”

哈倫說：“明天一早我和他還有個重要的會議。”

“我相信。”計算師說，明顯帶著幸災樂禍的情緒，一時間哈倫不知道該怎么應對。

計算師繼續說，臉上幾乎在微笑了：“你來得早了一點，是嗎？”

“但我必須見他。”

“我保證他明天早上會出現的。”計算師笑容更盛了。

“但——”

計算師已經從哈倫身邊走過，還小心地避免與他有任何身體接觸，連衣角都不碰到。

哈倫握緊了拳頭，又松開。他無助地看著計算師離去，發現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只好慢慢離開，幾乎下意識地走回自己的房間。

哈倫無法入眠。他告訴自己必須睡一覺。他努力想讓自己放松，但必然還是失敗了。他的腦海里走馬燈一樣出現各種瑣碎的細節。

首先是諾依。

他熱切地認定，他們不敢傷害她。他們不可能在計算清楚對現實的影響之前，就把她送回一般時空，而這種計算會花好幾天，甚至幾周。還有一種可能，他們或許會做芬吉威脅過他的事，把她傳送到一場無法追查的意外事故現場。

這種可能性他并沒有認真考慮過。他們不用做得這么激烈，他們不會冒險用這種事惹惱哈倫。(在臥室熄燈后的一片黑暗寂靜中，在半睡半醒之間，思維變得紛亂跳躍的時候，哈倫卻感到無比堅信，全時理事會不敢惹他這位時空技師不高興。)

當然，身陷囹圄的女人還可能遭遇其他不幸，特別是一位來自于奢靡世紀的美女……

每次這個念頭出現，哈倫總是堅決地壓制下去。這似乎是更有可能出現、又比死亡更不可想象的事，他不敢想。

他又想到忒塞爾。

老頭子不在575世紀。在本該睡覺的時間里，他跑到哪兒去了？人老了應該更需要睡眠休息。哈倫知道答案：此刻全時理事會肯定正在開會，討論哈倫和諾依，商量怎么處置這個違背禁律的時空技師。

哈倫嘴角揚起。就算芬吉把他今晚動粗的事也上報了，那也不會對他們的決定有任何影響。他之前的行為已經罪行滔天，不在乎加上這點。而且他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不會受到任何損害。

而且哈倫敢肯定，芬吉絕對不會告狀。承認自己受到時空技師的威脅而表現怯懦，對一名助理計算師的業績考評有很壞的影響，芬吉肯定不會那么干。

哈倫一直看重時空技師們的同僚關系，但近年來卻幾乎不能融入其中。他被破格提拔成為忒塞爾的專屬技師，現在又幾乎擔負起導師的職責，這讓他與其他時空技師漸行漸遠。不過時空技師們之間本來就缺乏團結傳統。為什么會這樣呢？

他是不是該在575世紀和482世紀轉一轉，找其他的時空技師聊聊心事？難道他們之間也要互相避之不及？難道他們必須要接受周圍其他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孤獨命運？

在他心中，既然在諾依的事上，他能逼迫全時理事會作出讓步，那他現在還可以加碼要價。時空技師要建立他們自己的組織，定期集會——要建立更多友誼——要從他人那里得到更為善意的對待。

他最后的念頭是，他自己變成推動社會改革的英雄人物，諾依陪在他身邊，然后他就陷入了沉沉的睡眠……

他被門鈴聲驚醒，鈴聲已經不耐煩地響了半天。等他昏沉的腦袋清醒了一些，看清楚床邊小鐘的時候，心里不禁暗罵了一句。

時間之神啊！他最后居然還睡過頭了。

他努力從床上夠到按鈕，然后門上的監視窗就變成了透明的。他不認識窗口的那張臉，不過顯然那是一位高層人士。

他打開門，那位佩戴政務官橙色徽章的人士走了進來。

“時空技師哈倫對嗎？”

“是的，政務官嗎？您找我有何貴干？”

政務官似乎對他這種挑釁似的問題毫無反應。他說：“你和高級計算師忒塞爾有約？”

“那又怎樣？”

“我來通知你，你遲到了。”

哈倫盯著他問道：“就這事？你不是575世紀分區的人，對嗎？”

“我屬于222分區。”對方機械地回答道，“助理政務官阿巴特·勒姆。我負責聯絡安排，我沒有使用計算機陣列系統向你發送官方通告，是為了避免刺激你的情緒。”

“安排什么？什么刺激？這都是些什么事？聽著，我的確和忒塞爾有約，他是我上司。這有什么刺激不刺激的？”

政務官一直僵硬死板的臉上，此刻也掠過一絲驚異。“還沒人告訴你嗎？”

“告訴我什么？”

“哦，在575世紀分區的此刻，正在舉行一場全時理事會小組會議。據我所知，這條消息幾個小時之前已經傳達到這個地點。”

“他們要召見我？”就在脫口而出的一瞬間，哈倫想，他們當然要召見我。除了我的事，他們還能討論什么呢？

現在他明白了昨晚上忒塞爾門前，那個見習計算師為什么面露笑意。那計算師肯定知道這次專題討論會的事，心里還以為這個技師因為能在討論會上面見忒塞爾，興奮得睡不著覺，專門跑來忒塞爾門前等著，所以才發笑。還真挺好笑的，哈倫心中不禁有些苦澀。

政務官說：“我只是奉命行事，其他的一概不知。”然后他依然帶著一點驚訝問，“你一點都沒聽說嗎？”

“時空技師們，”哈倫挖苦道，“都過著穴居生活。”

忒塞爾身邊足足坐了五個人！全是高級計算師，資歷在35年以上的資深永恒之人。

如果是在六個星期以前，他要是能跟這六位坐在一起，參加這么高規格的午餐會，恐怕會被嚇得半死；這六位大佬代表的責任和權力，能把他嚇得說不出話來。他們每個人的身高看起來都是他的兩倍。

不過現在他們都是他的敵手，或許更糟糕，是他的審判官。他沒時間感動，他得想對策。

他們可能還不知道，他已經了解到諾依落在了他們手上。除非芬吉把昨晚見過哈倫的事上報，否則他們就不會知道。不過在今天白晝的光芒下，他更確信，芬吉絕不可能自曝家丑，把自己被一名時空技師嚇破膽的丑事公開出來。

因此，為了能更有效利用這點可能的優勢，哈倫最好讓對方先動，讓對方先開第一槍，挑起戰事。

他們看起來也不急。餐桌上食材簡約，他們隔著餐桌平靜地注視著他，仿佛他是一具四肢張開的有趣標本，被反重力力場托舉在半空中。哈倫絕望地以目光回擊。

對面的每一個人的名字，他都如雷貫耳；每一個人的三維立體形象，他都在永恒時空基礎說明的膠片中見過。這些膠片在永恒時空每一個分區里都同步保存，每一名觀測師以上級別的永恒之人都必須學習。

奧古斯特·申納，禿頂的那位（連眉毛和睫毛都沒有），毫無疑問是最讓哈倫感興趣的。首先，他的相貌比較奇異，漆黑深邃的眼眸和光禿禿的眼簾與額頭形成鮮明的對比，真人形象比三維圖像上更惹眼。其次，申納和忒賽爾之間一向不和，他早有耳聞。最后，申納不只是盯著他看而已，而且開始以尖利的嗓音拋出一連串問題。

他那些問題大多數沒法回答，比如“你第一次對原始時代感興趣是什么時候？”或者“你覺得學習有價值嗎，小伙子？”

最后他似乎安穩地坐回了座位里。他把自己的記錄板小心地放進文件輸送槽，纖細的手指握攏在面前。（哈倫注意到，他的手背上也沒有一根汗毛。）

申納說：“有些事情我一直想知道。或許你能給我講講。”

哈倫想：好吧，要開始了。

他大聲回答：“長官，我盡我所能。”

“永恒時空里有一些人——我不是說所有人，或者很多人”，他掃了一眼忒塞爾疲憊的面容，其他人卻微微聚攏過來聽，“不過總還是有一些——對時空哲學很感興趣。或許你能給我講講。”

“您是指時空旅行悖論嗎，長官？”

“好吧，如果你想用這么華麗的詞匯表達的話，是的。不過當然了，不只如此。還有現實的本質問題，現實變革的宏觀能量守恒問題，諸如此類。現在我們這些人身處永恒時空，早已知道了時間旅行的奧秘，不會受到這些問題的困擾。但你那些身處原始時代的人們卻對時空旅行毫不知情。他們對這些事有什么看法呢？”

忒塞爾的咕噥聲從桌子那頭飄過來：“又給人下套！”

不過申納沒搭理他，繼續問道：“你能回答我的問題嗎，技師？”

哈倫答道：“原始時代的人，實際上對時間旅行沒什么想法，計算師。”

“覺得時間旅行不可能嗎，嗯？”

“我想是這樣的。”

“連一點可能性都沒猜想過嗎？”

“哦，這么說的話，”哈倫不太確定地說，“我相信在一些地攤文學作品中，會有某種程度的猜想。我對這個領域不太熟悉，不過我相信有個主題常常會出現，就是某人會回到過去，殺死自己少年時代的祖父。”

申納看起來非常滿意。“妙！太妙了！如果我們事先假定現實是一成不變的，最起碼這個故事就表達了時間旅行的基本悖論，對嗎？我敢肯定，你那些原始人，從來就把現實當作恒定不變的。我說得對嗎？”

哈倫沒有立刻回答。他看不出來這段談話的目的何在，也不知道申納的真實動機是什么，這讓他有點焦灼。他說道：“我沒有十足的把握回答您這個問題，長官。我相信，那些人曾經提出過許多猜想，或許包括了現實演化路徑可調整，或者平行時空的概念。我沒有把握。”

申納臉色一沉。“我肯定你搞錯了。你肯定是被自己學到的現代知識所干擾，最后腦子也糊涂了。不會的，沒有時間旅行的實際經驗，現實的可變性絕對不會出現在人類的腦海中。比如說，為什么現實會有慣性呢？我們都知道它的確有。對現實發展作出調整的變革行為，必須在程度上達到一定的量級，變革才會真正被觸發。即便如此，變革后的現實在演進過程中總還帶有一種回歸原始路徑的傾向。

“比如說，假使575世紀發生了一次變革。現實發展的路徑差異度會越來越大，直到某個時間點，比如600世紀。過了這個點，偏差幅度會逐漸減小，直到另一個點，比如650世紀。從這個點以后，前后兩個現實不再有任何差異。我們都知道事情就是如此，但我們當中誰知道原因是什么呢？直覺告訴我們，任何現實變革只會讓現實演進的路徑越走越遠，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無限偏離，但事實卻并非如此。

“換個角度來說。我一向聽人說，時空技師哈倫是個天才，可以在任何形勢下找出最小必要變革的節點。我敢打賭，他自己也說不清楚是如何作出判斷和選擇的。

“想想原始時代的人們有多么可憐無助。他們不理解現實的真實面目，所以才會擔心某個家伙回到過去殺掉自己的祖父。我們換個更簡單、也更可能發生的事件吧，假設一個人回到過去，遇到自己……”

哈倫高聲問道：“一個人遇到自己會怎么樣？”

哈倫打斷一名計算師的話，是非常失禮的行為。他的音量、語調使得這種冒失的行為更加不成體統，所有人的譴責目光都轉到他身上。

申納冷哼一聲，恢復了訓練有素的刻意的禮貌聲調。他回到了自己被中斷的話題，同時又避免直接回答那個粗魯的問題：“這樣的現象可以分為以下四種情況。我們可以將物理時間上比較靠前的那個他，稱為A；物理時間靠后的他，稱為B。第一種情況，A和B誰也沒發現對方，或者沒有做任何可以明顯影響到對方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其實并沒有真正的相遇，后果可以忽略不計。

“第二種情況，較晚的那個他，B，看見了A，但A沒有看見B。這種情況也不會引起嚴重的后果。因為B看見A，只不過是看見了他自己早已知道的事，不會引發新的事物。

“第三和第四種情況分別是，A見到了B，但B沒看見A，以及A、B相互發現彼此。這兩種情況中，真正麻煩的點都在于A看見了B。一個處于較早時間狀態的人，看見了未來的自己。他會發現，自己至少可以活到B目前的年紀，做出B目前的舉動。而一個人如果知道了自己的未來，哪怕是最粗淺的了解，他也會因為這個認識而做出一些舉動，從而改變自己的未來。然后在改變之后的未來中，B不會回到過去與A相見，或者至少不能讓A看見B。在新的現實中，過去那個被改變的舊現實就無從出現。A永遠不可能見到B。同理，在任何可能導致時空旅行悖論的情況下，現實都會作出調整，避免悖論發生。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時空旅行悖論是不存在的，永遠不會出現。”

申納看起來對自己的這番論述非常滿意，不過忒塞爾站了起來。

忒塞爾說：“各位，我相信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哈倫還沒有反應過來，午餐會就這樣結束了。六位大佬中的五位起身離席，并向他點頭致意，仿佛好奇心得到了滿足。其中只有申納除了點頭，還向他伸了伸手，粗聲粗氣地加了一句“再見，小伙子”。

哈倫一頭霧水地看著這些人離開。這場午餐會的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為什么會提到一個人遇到自己的事？他們沒提一句諾依。他們這次只是為了研究他？把他從頭到腳審視一遍，然后交給忒塞爾發落？

忒塞爾回到桌邊，桌上的餐具和食物已經被收撿一空。他現在與哈倫單獨相處，好像為了強調這一點，他還夾起了一支新的煙卷。

他說：“現在要開工了，哈倫。我們有好多事要忙。”

不過哈倫不會再等，也等不下去了。他直接說道：“開始之前，我有話要說。”

忒塞爾看起來有點吃驚，眼角的皺紋堆積起來，露出若有所思的樣子，手指彈掉了煙頭上堆積的煙灰。

他說：“想說什么盡管開口，不過先坐下來吧，坐下來，孩子。”

時空技師安德魯·哈倫并沒有就座。他沿著桌邊來回踱步，努力壓抑著心中奔涌的情緒，好讓自己接下來不要張口就激動得胡言亂語。高級計算師拉班·忒塞爾飽經滄桑的腦袋隨著他緊張的步伐前后搖動。

哈倫說：“過去幾周以來，我一直在研究數學史方面的資料，從575世紀好幾個不同的現實記錄中都找了書來看。哪個現實都無所謂，數學總是一樣的，前后演進的順序也不會變。不管現實怎么改變，數學發展史總是差不多。數學家會變，總是由不同的人發現不同的理論，不過最后結果都一樣——不管怎么樣，我終歸是往自己腦袋里灌注了不少知識。你吃驚嗎？”

忒塞爾皺起眉毛，說道：“時空技師該把時間花在這種偏門上嗎？”

“但我不只是一個普通時空技師。”哈倫說，“你懂的。”

“繼續說。”忒塞爾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還用夾香煙的手指撥動了它幾下，露出一點不尋常的緊張味道。

哈倫說：“有個名叫維科·馬蘭松的人，生活在24世紀。你知道的，那還是原始時代。他最著名的事跡，是成功創造出史上第一個時間力場。當然了，這就意味著，他發明了永恒時空。因為永恒時空不過是一個超大型的時間力場，在一般時空各個階段打通了路徑，并且不受任何一段一般時空限制而已。”

“在新手期，這些課程你都學過，孩子。”

“但是沒人告訴我，維科·馬蘭松根本不可能在24世紀發明時間力場。誰都不可能有這樣的發明。它的數學理論基礎尚不存在。那時，最基本的列斐伏爾方程還沒問世；要等到27世紀簡·維梅爾的研究成果出現之后，它們才有誕生的可能。”

高級計算師忒塞爾此刻必然處于極度震驚的狀態，因為他指間的煙頭已經掉落在地，臉上的微笑也消失了。

他說：“你學過列斐伏爾方程嗎，孩子？”

“沒有，我也沒說過我能看懂。但它是時間力場的數學理論基礎。這個我已經知道了。而且它直到27世紀才問世。這個我也知道。”

忒塞爾彎腰撿起地上的煙頭，神色疑惑地注視著它。“如果馬蘭松誤打誤撞地發明了時間力場，其實并不通曉其背后數學原理呢？如果它只是試驗中碰出來的呢？這種事也不少。”

“我想過這種可能性。但自從力場被創造出來之后，人類花了整整三個世紀才搞清其原理，而且在27世紀的數學突破之前，沒有人能以任何方式改進馬蘭松的力場。這絕不是巧合。從各方各面來看，馬蘭松的設計中都要用到列斐伏爾方程。要么他學過這個方程，要么他不依靠維梅爾的成就，獨自推導出了這個方程，兩種可能哪個更靠譜？如果他推出方程，為什么不宣布呢？”

忒塞爾說：“你說得好像自己是個數學家一樣。誰教你這些知識的？”

“我看了很多膠卷資料。”

“僅此而已？”

“加上自己的思考。”

“在沒有受過高等數學訓練的前提下？我已經密切觀測你好幾年了，孩子，但真沒想到你還有這樣的天賦。繼續說。”

“如果沒有馬蘭松發明的時間力場，永恒時空永遠不可能問世。而馬蘭松如果沒有學過未來幾個世紀以后的數學知識，那他永遠不可能發明時間力場。這是疑點之一。而在永恒時空中，我們這個時刻，有一位新手打破了所有規則，被破格選拔成為永恒之人，他既超齡又已婚。現在你們在教他數學知識，以及原始時代社會學知識。這是疑點之二。”

“然后呢？”

“我想你們的目的就是，把他送回一般時空，送回永恒時空起點之前的原始時代，24世紀。你們的目的是，讓這位叫作庫珀的新手，把列斐伏爾方程教給馬蘭松。這樣說來，”哈倫情緒激動地說，“我作為原始時代專家的身份，我掌握的原始時代知識，就賦予了我非常獨特的地位。非常非常獨特的地位。”

“時間之神啊！”忒塞爾咕噥了一聲。

“我說得對嗎，哪兒有問題？有了我的貢獻，我們才能構建完整的因果鏈。要是沒有……”他話說一半，戛然而止。

“你說的已經非常接近真相了，”忒塞爾說，“但我敢發誓，沒有——”他陷入沉思，仿佛忘記了哈倫和周邊的世界。

哈倫馬上接口：“只是接近真相？那就是真相。”不知道為什么，他無比確信自己的話，除了他非常渴望自己推測成真之外。

忒塞爾說：“不對，還差一點。那個新手，庫珀，并不是要返回24世紀教給馬蘭松什么東西。”

“我不信。”

“你一定會相信的。你一定能看到這件事的重要性。我需要你的合作才能完成計劃的剩余部分。告訴你吧，哈倫，這條因果鏈比你推測的還要清晰完整。孩子，比你想的厲害多了。新手布林斯利·謝里丹·庫珀就是維科·馬蘭松本人。”

# 第十二章 永恒時空的開啟

哈倫本不認為忒塞爾在此刻還能說出什么讓他震驚的話。他錯了。

他說：“馬蘭松，他——”

忒塞爾扔掉手里的煙頭，拿出一支新的煙卷，說道：“是的，馬蘭松。你想知道馬蘭松的簡歷嗎？我告訴你。他生于78世紀，在永恒時空里生活了一段時間，然后死于24世紀。”

忒塞爾瘦小的手掌輕輕搭在哈倫的肘彎，如地精一般皺紋密布的臉上露出往日里常見的微笑。“但這沒什么，孩子，物理時間時時刻刻都在流逝，即使我們也無法逃避，我們也不可能完全主宰自己的人生。現在可以跟我去辦公室了？”

忒塞爾走在前面，哈倫跟在后面，懵懵懂懂地穿過一扇扇大門和斜坡走廊。

他正在消化這些新的信息，把它們與自己的問題和行動計劃結合起來。經過了最初的一陣迷惑之后，他的頭腦開始恢復清醒。不管怎么樣，這些新的事實只會讓他在永恒時空內的地位更重要、更關鍵、更有價值；他的要求也更可能得到滿足，諾依必然會回到他的身邊。

諾依！

時間之神啊，他們千萬不要傷害她！她簡直已是他生命中唯一真實的部分。除了她以外，永恒時空中的一切都如同無謂的幻夢，不值一提。

來到忒塞爾辦公室之后，他完全想不起來，自己是如何從餐區走過來的。盡管他四處張望，希望能借助房間里各種擺設家具把自己拉回現實；不過周圍的一切看起來依然像是夢境的一部分，毫無意義。

忒塞爾的辦公室很整潔，長方形結構，所有物件都是無菌瓷器。一面墻壁上，上上下下，前后前后，都堆滿了微型計算單元。它們加在一起，組成了永恒時空里最龐大的私人計算機陣列，而且在史上所有陣列中，也是最大的之一。對面墻壁上，則堆滿了膠卷資料，兩面墻壁之間則空蕩蕩如同走廊，只有一張書桌、兩把椅子、攝錄和投影儀器，以及一件哈倫不認識的奇怪物件。直到忒塞爾把煙頭塞了進去，他才發現那是個煙灰缸。

煙頭無聲地一閃而過，忒塞爾又使出慣用的戲法，憑空又在指間變出一支。

哈倫想，現在要進入重點了。

他搶先開口了，聲音有點大，甚至有點粗魯：“482世紀有個姑娘——”

忒塞爾皺皺眉，伸手飛快地一揮，好像要把什么不愉快的東西掃到一邊。“我知道，我知道。沒人會找她的麻煩，也沒人找你。不會有什么事的，包在我身上。”

“你是說——”

“我跟你說，你那點事我都知道。如果你一直在為它煩惱，那么以后就不用煩了。”

哈倫盯著老頭子，目瞪口呆。盡管他知道自己腰桿已經粗得沒邊了，但對方答應得這么爽快，還是始料未及。

不過忒塞爾又開口了。

“我再給你講個故事吧，”他說道，口氣像是給一個剛入門的新手上課，“以前我一直還以為沒必要跟你講，或許現在講也不一定合適。不過你自己的探索精神和洞察力，配得上聽這個故事。”

他有些揶揄似的看著哈倫，繼續說：“你瞧，到現在我還有點不敢相信，你居然能自己摸索出事情的真相。”

他接著說：“那個在絕大多數永恒之人記憶中都叫作維科·馬蘭松的男人，死后留下了一本人生記錄。那本子既不算是標準的日記，又不完全像自傳。它更像是一本指導手冊，留給未來的永恒之人去讀，他知道他們必將出現。它被放在一個時間密封盒里，只有永恒時空里的計算師才能打開，所以在他死后三個世紀內都原封未動，直到永恒時空建立，高級計算師亨利·萬德斯曼，第一位偉大的永恒之人親手開啟。這份文件被當作最高機密，在高級計算師手中代代傳承，直到最后傳到我的手上。它被視為馬蘭松的回憶錄。

“回憶錄中記述了一個叫作布林斯利·謝里丹·庫珀的人，生于78世紀，在23歲的年紀，結婚不滿一年、未有子嗣的情況下，被征召入永恒時空，成為時空新手。

“進入永恒時空之后，庫珀在一個名叫拉班·忒塞爾的計算師手下學習數學知識，還有一名叫作安德魯·哈倫的時空技師教授他原始時代社會學知識。兩門知識打下牢固基礎之后，再加上一點時空工程學方面的知識積累，他隨后被送回24世紀，向一位名叫維科·馬蘭松的原始時代科學家傳授特定的技術。

“到達24世紀以后，他首先開始緩慢地適應當時社會。在這方面，時空技師哈倫的訓練起到了重要作用，忒塞爾計算師詳細的建議也助益不少。計算師好像對他即將面臨的問題有著驚人的預見性。

“過了兩年以后，庫珀找到了維科·馬蘭松，一位隱匿在加利福尼亞原始森林中的隱士，無親無友，對別人也很不友好，不過膽量超群，思維不拘常規。庫珀漸漸和他交上朋友，開始教授他必要的數學知識。

“隨著時間的推移，庫珀適應了對方的習慣，學會了就地取材。當地沒有通電，但他利用一臺笨重的柴油發電機就帶動了許多電器。

“不過進展還是非常緩慢，庫珀發現自己不是個好老師。馬蘭松越來越孤僻，越來越不肯合作，最后終于掉到山溝里摔死了，就在他們住的那片山林中，死得非常突然。庫珀懊惱了好幾個禮拜，感到畢生事業毀于一旦，永恒時空的未來也毀在他手里。最后他終于下定決心，開始絕望地反擊。他沒有上報馬蘭松的死訊，反而開始慢慢摸索著，利用手頭的材料，建造一個時間力場。

“細節不用多說。他歷經艱辛，也在運氣的幫助下，終于成功了。他把力場發生器帶到加利福尼亞科技大學，比他估計的歷史上真正的馬蘭松這么做要早上一年。

“你以前上課的時候學過這段歷史。你知道他一開始受到了多少質疑和冷眼，他曾受人監視，也曾到處逃避，他的力場發生器幾乎遺失，后來他在快餐店里受到一位好人的幫助，他連對方的名字都不知道，當然了，那人現在已經是名垂永恒時空青史的英雄。最后他得到機會，在津巴利斯特教授面前展示實驗，讓一只小白鼠在時間軸上前后移動。這些不用我細說了。

“在這段時間，庫珀一直用著維科·馬蘭松的名字，這讓他有了一個當時年代下的人生閱歷背景，看起來更像是24世紀的本地人。真實的馬蘭松的尸體，一直都沒人找到。

“在他余生中，都一直珍愛著那臺力場發生器，并與一起工作的科學家們復制生產。他不敢做得更多了。他不能跨越三個世界的數學發展歷程，教他們列斐伏爾方程。他不能，也不敢透露半點自己的真實身份。他只能根據以前學到的歷史，亦步亦趨地模仿真實的維科·馬蘭松的舉動。

“他的同僚們常常感到很懊惱，因為他可以造出這么神奇的機器，卻解釋不出原理。他自己也很懊惱，因為他早就知道手頭的工作快不得半步，只能一點點引向簡·維梅爾的經典方程。直到那時，永恒時空才能得以建立。

“直到庫珀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之時，望著太平洋上的落日——他在回憶錄里描述了這個場景——他終于發現了這個驚天的秘密：他就是維科·馬蘭松；他并不是替身，而是本人。那個名字本來不屬于他，但歷史教科書上叫馬蘭松的那個人，就是布林斯利·謝里丹·庫珀。

“這個念頭讓他如夢初醒，頓時洞悉了背后的意義，為了讓建造永恒時空的歷程更快、更順利也更安全，他寫下這本回憶錄，把它封存在自己家客廳里的一個時間密封盒里。

“因果鏈就這樣建立起來。庫珀，即馬蘭松撰寫這本回憶錄的動機，我們當然可以不予理會。庫珀必須原原本本地走完自己的生命歷程，就像歷史中記述的那樣。原始時代不容任何篡改。在當前這個物理時間中，你認識的那個庫珀還不知道將來等待著他的是什么。他還以為自己會返回過去，教授馬蘭松必要的知識，然后再回來。他會一直秉承這樣的想法，直到歲月告訴他一切，然后他會開始寫下這本回憶錄。

“在一般時空的演進中切入這條因果鏈，是為了搶在科學自然進化之前，建立時空旅行的基礎知識，教給先人現實的真實意義，幫助他們建造永恒時空。如果沒有這一步，人類在知曉時空的秘密之前，就會過早攀升到科技樹其他分支的危險高度，帶來自我毀滅的可怕結局。”

哈倫聚精會神地聽著，沉迷于時空因果鏈的強大和完整。它仿佛有生命一樣，會穿越永恒時空，自我完善。這一刻，他幾乎都忘記了一直縈繞在心頭的諾依。

他問道：“這么說，你早就知道自己將會做什么，知道我會做什么，那本回憶錄里都講過了？”

忒塞爾好像已經深陷在自己講述的這個故事里，目光穿過煙卷彌散出的藍色煙霧，凝視著某個地方，然后慢慢地回過神來。他那蒼老而睿智的目光又回到哈倫身上，責備似的說：“不，當然不是。庫珀在永恒時空里駐留的時間，與他寫下回憶錄的時間隔了幾十年。他只能回想起很小一部分事情，而且僅限于他自己親身經歷過的。這個你應該明白。”

忒塞爾嘆了口氣，一只粗糙的手劃過空中的煙霧，將其擾亂成不規則的漩渦。“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自然運轉。首先，我被人發現，選進永恒時空。然后在適當的時刻，成為了一名高級計算師。然后我就得以讀到那本回憶錄，成為了項目的主管。因為書里說我是主管，所以我當然就被推上主管位置。然后在另一個適當的時刻，在一次變革后的現實中，你出現了——我們曾仔細觀察過在其他現實中你的各種形態人格，然后庫珀出現。

“我借助自己的常識判斷和計算機陣列的幫助，填補了其中的細節工作。比如說，我們在不泄漏機密的前提下，對導師亞羅進行了精心的引導，使他能夠激發你對原始時代的興趣。

“我們非常精心地關照著庫珀的成長，確保他不會學到任何回憶錄中沒有提到的知識。”忒塞爾悲哀地笑了笑，“申納總是為這事嘲笑我。他說這種做法是倒置因果。先知道結果，再去調整原因。很幸運，我不像申納那么憤世嫉俗。

“孩子，我很高興地發現，你是如此出色的觀測師和時空技師。回憶錄里沒有提到你工作的事，因為庫珀沒有機會接觸到你的日常工作，并作出評判。這幫了我的大忙。我可以在其他的普通工作中重用提拔你，卻不會引起什么關注。即使最近你到芬吉計算師那里出差，都與回憶錄對得上。庫珀還記述過，在他數學課業最重的時候，你曾有段時間不在；他還盼著你回來。只有一次，你把我嚇壞了。”

哈倫馬上問道：“是我帶庫珀進時空壺那次嗎？”

“你怎么猜到的？”忒塞爾問道。

“那次你真的跟我發了脾氣。現在想的話，恐怕那次行為與馬蘭松回憶錄中某些地方有矛盾吧。”

“不完全是。只是說，回憶錄里沒提到時空壺。在我看來，這種永恒時空中最重要的設備沒有在他回憶錄里出現，說明他搭乘的經驗很少，所以我一直盡可能地避免讓他接觸到時空壺。你帶他去往上時的行動讓我非常惱火，不過后來也沒有引發什么嚴重的后果。事情依然按部就班地發展著，所以我就沒追究。”

老邁的計算師緩緩地搓著兩只手，注視著年輕的時空技師，目光里混雜著驚訝和好奇。“一直以來你對這件事都有一些猜測，這讓我很驚訝。我敢發誓，哪怕是受到全面訓練的時空技師，恐怕都不可能作出這么嚴密的推理，更別說你自己當年學到的東西本來就經過了篩選和限制。以一名時空技師的身份，做出這些事簡直不可思議。”他向前傾傾身子，輕輕敲打了一下哈倫的膝蓋，“當然了，馬蘭松回憶錄里對你的記述，從庫珀離開永恒時空之后就沒有了。”

“我能理解，長官。”哈倫說。

“過了那個點，我們就自由了，換句話說，就是想干什么都可以。你已經展現出了驚人的天賦，今后不應該浪費。我想，你應該承擔的職責，不能僅限于時空技師。我現在給不了你任何承諾，但我想提拔你到計算師的職位，這應該是很簡單的事。”

哈倫絲毫不動聲色，這對他來說不難。他早就練過千萬遍。

他想，這是賄賂。

不過再也沒有什么好推測的事情了。他的疑惑，起源自生命中無比重要的那個晚上，好像毫無緣由地憑空而來，狂野而毫無根據，但后來隨著他在圖書館里的研究探索，已經變得清晰堅實。現在忒塞爾講了這個故事之后，它已經變得確鑿無疑。雖然還有一點點偏差——庫珀就是馬蘭松。

這只會增強他的地位，不過這鏈條非常脆弱，出一點錯，就滿盤皆輸。他必須做到有十足的把握。然后，他就能跟對方攤牌！然后大獲全勝！

他不動聲色地開口，像是隨口一說：“我身上的職責可是挺重的啊，現在我連真相都知道了。”

“噢，是嗎？”

“這條因果鏈有多脆弱？比如說萬一發生什么意外，我本來該教庫珀一些至關重要的東西，哪天我卻突然缺席，會怎樣？”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幻覺嗎？他好像看到老頭子疲憊的眼中寒光一閃。）

“我是問，這條因果鏈可能被打破嗎？我這么說吧。要是我哪天在行動中撞傷了腦袋，失去了意識，而按照回憶錄的記載，我本該安然無恙。如果這樣，整個計劃會受到干擾嗎？或者假設一下，我出于某種原因不想按照回憶錄的記述行事，會導致什么結果呢？”

“但你為什么會這么想呢？”

“我這么想合情合理。現在看起來，不管是出于疏忽或者是有意為之，我的行動都可以打破這條因果鏈，對嗎？是不是還能毀掉整個永恒時空？看起來可以。如果我有這么大的影響力，”哈倫鎮靜地說，“你就應該事先告訴我，好讓我謹慎行事，以免一時疏忽鑄成大錯。盡管我想，你們要說服我乖乖聽話，也要費上很大勁呢。”

忒塞爾大笑，不過在哈倫聽來，這笑聲既空洞又虛假。“這都是學術討論，我的孩子。既然一切已經發生了，那么它必將如實發生。完整的因果鏈不可能破壞。”

“有可能，”哈倫說，“那個482世紀的姑娘——”

“她很安全。”忒塞爾說。他緊接著又不耐煩地提高聲調說：“沒有必要無休止地討論這些問題，我跟負責這項計劃的其他委員會成員整天說來說去，早就煩了。還有，我還沒告訴你叫你過來聽這個故事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時間就過去了這么久。你現在要跟我來嗎？”

哈倫感到很滿意。形勢已經明朗，而他的地位無可動搖。忒塞爾知道哈倫隨時可以攤牌，只要說一句：“我不想再跟庫珀有任何瓜葛。”忒塞爾知道，哈倫如果想毀掉永恒時空，只要給庫珀提到一點回憶錄的事就行。

靠著昨天晚上自己想到的東西，哈倫就足夠強勢了。忒塞爾今天本來還想嚇唬他，以為向他說明任務有多么重要，哈倫就會乖乖就范。計算師要是敢這么想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

哈倫提到諾依的安全問題，其實就是一種清晰的威脅。而忒塞爾一聽到這事就喊“她很安全”。說明他知道這是威脅。

哈倫站起來，跟在忒塞爾身后走了出去。

哈倫從來沒來過這個房間。房間很大，看起來好像是把墻壁打通，刻意制造出這么大的空間。他們走過一條狹窄的走廊，穿過走廊盡頭的力場屏障，然后等著入口旁的面部識別儀完整掃描過忒塞爾的面容之后，才得以進入房間。

房間里最寬敞的地方有一個球體，從腳下幾乎直接頂到天花板。一扇門開了，露出球體內部的四級臺階，后面則是一座燈光明亮的操作平臺。

球體內部傳來說話聲，哈倫看到兩條腿邁下臺階。一個人先走了出來，后面又出現兩條腿。那是全時理事會的申納，以及午餐會餐桌邊的另一位大佬。

忒塞爾看到他們之后，沒露出什么好臉色。不過他的聲音卻顯得很克制：“委員會成員們都還在嗎？”

“只有我們兩個。”申納隨意地回答，“賴斯和我。我們這機器真漂亮啊，精密復雜，跟太空飛船有一比。”

賴斯是個大胖子，臉上露出了一副“永遠掌握真理，但這次好像站錯了隊”的表情。他蹭了蹭自己的鼻子，說道：“申納最近好像迷上了太空飛行。”

申納的禿頭在燈光下熠熠生輝。“真是精美的設計，忒塞爾，”他說，“讓我不得不想問你一個問題。在現實推算過程中，太空旅行技術是一項負面或者消極因素嗎？”

“這問題沒有意義。”忒塞爾不耐煩地說，“你說的是在哪種環境下，哪種社會結構中，哪種太空旅行技術？”

“噢，得了。太空旅行技術總有一些共性吧？”

“唯一的共性是它會自我限制、自我消亡。”

“所以說它是沒用的。”申納滿意地說，“所以說它是消極因素。我就是這么看的。”

“隨你的便。”忒塞爾說，“庫珀馬上就要過來。我們得清場。”

“悉聽尊便。”申納勾著賴斯的一只手臂，帶他一同離開。一路上，他還在慷慨陳詞：“每隔一段時期，我親愛的賴斯，人類總會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耗費在太空旅行上，每次又都以失敗告終。我甚至想過建立起一套模型來說明這個道理，不過我相信，這點事情你早就看清了。如果人類把心智都用在太空里，肯定就會忽略地球內部事務的發展。我現在正起草一份報告，準備提交理事會，要求在所有現實進程中，把有關太空旅行的一切統統抹去。”

賴斯的高音在走廊里回響。“但你也不用做得那么徹底啊。太空旅行技術在某些文明中很有價值，也很安全。比如我剛好想到的，在90世紀的54號現實中——”

聲音漸漸消散，忒塞爾說：“申納，怪人。單就智商而言，比我倆加起來都強，但他的思維太跳躍，成就受其所累。”

哈倫說：“你有沒想過他可能是對的？我是說關于太空旅行的事。”

“不見得。如果申納真的能提交一份報告，我們可以仔細探討一下。不過他不會的。沒等研究明白這個課題，他的心思早就跳到其他地方了。別理他——”他把手掌貼在球體表面，讓它轟鳴起來，然后又抽回手，把嘴上叼的煙卷夾在指間。他說：“你能猜出這是個什么東西嗎，技師？”

哈倫說：“看起來像是個特大號的時空壺，帶著蓋子。”

“完全正確。你說得對，你猜到了。現在我們進去吧。”

哈倫跟著忒塞爾進入球體內部。它足夠大，里面可以容下四五個人，但內部設備卻一點都沒裝。地板上空空蕩蕩，弧形的墻壁上只有兩扇舷窗。僅此而已。

“沒有操縱設備？”哈倫問道。

“遙控的。”忒塞爾說。他伸手比畫著，拂過光滑的墻壁，“雙層內壁。艙壁內的整個空間可以形成獨立的時間力場。這是一臺不依賴時空豎井的時空壺，可以突破永恒時空的極限，下行到原始時代。全靠了馬蘭松回憶錄中的幾處極有價值的暗示，我們才能完成它的設計和建造。跟我來。”

控制室安置在空曠房間的一角。哈倫走了進去，在昏暗的光線中，看見一堆操縱桿。

忒塞爾說道：“能聽見嗎，孩子？”

哈倫嚇了一跳，四處張望。他剛才沒意識到，忒塞爾并沒有跟他一起進來。他下意識地沖到窗前，忒塞爾正在朝他揮手。哈倫說：“我能聽見，長官。你要我出去嗎？”

“不用了，你被鎖在里面了。”

哈倫立刻奔到門前，腸子都悔青了。忒塞爾說得沒錯，時間之神啊，這是怎么了？

忒塞爾說：“你應該會松一口氣了，孩子，你的使命已經結束了。你一直擔心自己的責任；你還一直苦苦追尋答案；我想我知道你痛苦的原因。你本不該承擔這么沉重的責任，它是我一個人的。很抱歉，我們要把你暫時困在控制室里，因為在馬蘭松的回憶錄里，提到了你在控制室里操作那些操縱桿。庫珀會透過窗戶看見你，我們要確保一切正常。

“還有，為了符合回憶錄的記載，我會請求你完成最后的時空壺操作。如果你覺得這份職責太過于沉重，也沒關系，放松就好。另外一個房間里還有一套等效操縱設備，由另外一個人守著，如果你不操作，他就會接手。而且，我會切斷你這間控制室的無線電通信。你能聽見我們講話，但你的聲音傳不出來。你也不用害怕自己的無心之過會毀掉因果鏈的完成。”

哈倫無助地望向窗外。

忒塞爾繼續說：“庫珀很快就會過來，兩個物理小時之內，他就要踏上旅程，前往原始時代。他一走，孩子，項目就結束了，你會重獲自由。”

哈倫感到天旋地轉，仿佛陷入噩夢的漩渦。忒塞爾騙了他嗎？老頭子做的一切，難道都是為了在不知不覺間，把他騙進一間控制室鎖起來嗎？老頭子發現哈倫明白了自己的重要地位，就以惡魔一般的狡詐，用言語先把他穩住，一點點給他灌迷藥，帶著他來來回回地亂跑，最后把他騙進這間控制室，鎖起來？

怪不得他在諾依的事情上那么快、那么輕易就妥協了。她不會受到傷害，忒塞爾說過。一切都沒事。

他怎么能相信？如果他們不想傷害她，或者不想打擾她，那為什么還要在時空豎井里100000世紀的位置設置障礙物呢？光是這一點，就徹底反映出忒塞爾的虛偽。

但就是他這個笨蛋，一廂情愿地相信對方，任憑自己在剛才幾個物理小時內被領著到處亂轉，最后被人關進這間牢房，從此失去利用價值，甚至連完成時空壺操作的權利都被剝奪。

他被一擊致命，徹底剝奪了地位。他手里的法寶被人家一舉清零，諾依永遠不可能再回到他身邊。還有什么其他的懲罰等待著他？都無所謂了。他只知道，諾依已經一去不回。

他從來沒想到，自己長久以來的努力竟會以這樣的方式告終。當然，這也是唯一能徹底打垮他的方式。

外面傳來忒塞爾低沉的聲音：“要切斷通信了，孩子。”

哈倫孤身一人，感到無比的無助、無比的頹唐……

# 第十三章 起點之前的年代

布林斯利·庫珀走了進來。盡管嘴唇上方覆蓋著濃密的馬蘭松式的胡子，他看起來還是情緒高漲、容光煥發，甚至顯得分外年輕。

（哈倫可以隔著窗戶看到他，還可以從控制室的無線電里清楚地聽到他的聲音。他惡狠狠地想：馬蘭松式的大胡子！當然要這么扮！）

庫珀朝忒塞爾大步走來。“他們一直不讓我進來，計算師。”

“沒錯，”忒塞爾說，“他們只是奉命行事。”

“那么說，現在時間到了嗎？我現在要出發了？”

“差不多了。”

“我會回來嗎？我還能回到永恒時空嗎？”盡管腰桿挺得筆直，他的聲音里還是流露出一絲不安。

（在控制室里，哈倫緊握雙拳捶打著強化玻璃制成的窗戶，好像能捶破一樣，同時還咆哮著：“停下來！滿足我的要求，要不然我要……”這又有什么用呢？）

庫珀環視四周，明顯忘了忒塞爾還沒有回答他的問題。他的視線最后落到控制室窗戶后面的哈倫身上。

他興奮地揮揮手：“哈倫技師！出來啊，出發前我要跟你握手道別!”

忒塞爾插話：“現在不行，現在不行。他要待在控制室里。”

庫珀說：“是嗎？你瞧，他看上去狀態不太好啊。”

忒塞爾說：“我剛給他講了計劃的全部內幕。我想聽了這個故事以后，誰都會緊張的。”

庫珀說：“偉大的時間之神啊！的確是的！雖然我好幾個星期之前就知道了，可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適應。”他的笑聲里有點癲狂似的興奮，“我到現在還是沒能完全接受，所有的一切都要看我的表現。我——我有點害怕呢。”

“我知道，這不能怪你。”

“主要是物理反應，你明白的。身體總是反應慢半拍。”

忒塞爾說：“沒關系，這很正常，很快就會過去的。還有，你啟程的標準時間節點已經設定好，還有一點介紹說明工作要做。比如，你還沒見過即將乘坐的時空壺的模樣吧。”

在這兩個小時里，不管對方的身影是否在眼前，哈倫都能聽到他們完整的對話。忒塞爾以一種非常機械死板的方式教給了庫珀一些東西，哈倫知道原因。庫珀學到的內容，絕對不能超過馬蘭松回憶錄提及的范圍。

（完整的因果鏈啊，因果鏈。哈倫連力士參孫臨死前向神廟的最后一擊都做不到——因果鏈即將閉合，即將閉合。）

“普通的時空壺，”他聽到忒塞爾說，“在拉力和推力的共同作用下運動，如果時間旅行的動力也可以這么形容的話。從永恒時空內的X點運動到Y點，起點和終點都可以提供動力。

“我們這里的這個時空壺，則只有起點提供動力，終點是沒有動力的。只有推力，沒有拉力。因此它的功率級數要比普通時空壺大得多。沿著時空豎井，我們要配備特制的動力轉移模塊，從太陽新星吸取能量，一路為它補充動力。

“這座特制的時空壺，控制系統和動力設備都非常復雜。我們從不同的現實記錄中尋找各種特殊技術，組合在一起，花費了幾十個物理年的時間，才造出了這臺機器。其中222世紀的第13號現實非常關鍵。它發展出了時間壓縮器，沒有這個東西，這座時空壺不可能建成。222世紀的第13號現實。”

他清清楚楚地重復著最后一句話。

（哈倫心想：記住這句話，庫珀！記住是222世紀的13號現實，以后你要把它寫進馬蘭松回憶錄，后世的永恒之人才能按圖索驥，學會了這個技術再回報給你……因果循環，變化莫測……）

忒塞爾說：“當然了，我們從來沒試過乘這座壺穿過永恒時空的起點，不過它已經沿著永恒時空來回穿梭實驗很多次了。我們相信它不會有什么副作用。”

“不會有問題的，是吧？”庫珀問道，“我是說，我的確到了那里，要不然馬蘭松也造不出力場；而歷史上，他的確成功了。”

忒塞爾說：“完全正確。你會發現自己被送到一處精心保護的荒野地帶，位于人煙稀少的美利加合眾國西南部……”

“是美利堅。”庫珀糾正道。

“好吧，美利堅。時間會在24世紀時段；精確到百分位，則是23.17世紀。我想如果愿意的話，我們甚至可以直接稱之為2317年。時空壺如你所見，體積非常大，比時間旅行所需的實際體積還要大。我們正在往里面裝載食物、飲水以及各種掩蔽和防護工具。到時候你會有一份詳細的指導手冊，當然了，除了你之外那里的人都看不懂。我必須再提醒你一次，你抵達目的地之后的第一項工作就是隱藏行蹤，在你做好充足準備接觸當地居民之前，絕對不能讓他們發現你。你會攜帶一部力場挖掘機，能用它在山體內部挖出一個洞穴，給自己建立一個隱藏點。你需要盡快卸下時空壺內裝載的物資，它們會以最便利卸載的方式被裝填進去。”

（哈倫想：重復！重復！他以前肯定已經聽過這些指導語，但只有不斷的重復才能讓他記憶深刻，最后寫進回憶錄，完成循環……）

忒塞爾說：“你要在15分鐘之內卸載完畢。然后，時空壺會自動返回出發點，把所有超前于當時那個時代的東西都帶走。你會有一份這類物品清單。等到時空壺返回之后，一切就靠你自己了。”

庫珀說：“時空壺要這么快就走嗎？”

忒塞爾說：“回來得越快，任務成功率就越高。”

（哈倫想：時空壺必須在15分鐘內返回，因為它的確是15分鐘內返回的。又是循環……）

忒塞爾加快速度說：“我們不敢冒險仿制當時的流通貨幣。你會拿到一些小分量的天然金塊礦石。你可以按照詳細指導手冊的教導，告訴當地人你是怎么得到這些金塊的。你會有一些當地人的服飾，或者說至少是符合當地風俗的服飾。”

“明白。”庫珀說。

“現在，你要記住。要慢慢開始行動。有必要的話，可以花幾個星期慢慢開始。你要從心理上適應那個時代。哈倫技師給你的教導非常有價值，但只有那些還不夠。你會有一部無線信號接收設備，按24世紀科技水平制造的。它可以讓你了解本地即時信息，更重要的是，讓你學習那個時代語言的正確發音和聲調。用心去做吧。我確信哈倫的英語知識非常出色，但任何學習都代替不了親臨現場，聽到當時人們的發音。”

庫珀說：“如果我沒有出現在正確的地點怎么辦？我是說，沒到23.17世紀怎么辦？”

“你當然要仔細檢查。不過不會有差錯的。一切都會正常運行。”

（哈倫想：一切都會正常，因為一切已經正常運行了。又是循環……）

庫珀看來還是不太信服，因為他聽到忒塞爾在說：“時間節點定位經過了精心計算，是非常精準的。我本來就要跟你解釋一下我們的定位原理，現在正是時候。還有，這也能幫助哈倫理解操縱設備的原理。”

（突然哈倫從窗口轉身，目光鎖定在那些操縱桿上。本來籠罩全身的絕望感突然被撬動了一條細縫。如果……）

忒塞爾還操著一副諄諄教誨的語調，給庫珀傳授知識；哈倫也留著一部分注意力在這邊，聽他講課。

忒塞爾說：“很明顯，本次計劃最根本的問題在于，使用一份數值給定的能量來推動一個物體，究竟會把它上溯到原始時代的哪個時間點？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用這座時空壺把一個人反復送回過去，每次使用精心計算過的、不同等級的能量。但是，這么做的話，那個人每次都要通過天文觀測或者無線接收當地信息的方式來確定他身處的年代。這種辦法既耗費時間，又難以隱藏。那人可能會被當地居民發現，從而給我們的計劃帶來未知的風險。

“所以我們選了這樣的方案：我們送回過去的，是一塊給定質量的放射性同位素，鈮-94。它會放射出貝塔射線，變成其穩定同位素鉬-94。它的半衰期大約是500個世紀。這塊物質的原始放射強度是已知的。根據一級動力學方程，它的放射強度會隨著時間推移穩定衰減，當然了，其強度數值可以精確測定。

“當時空壺抵達原始時代的目的地，裝有同位素的瓶子會自動投放在山區，時空壺立即返回永恒時空。在瓶子抵達一般時空之后，瓶內的同位素會在將來的時間內持續衰變。在當前575世紀一般時空內的575世紀，而非永恒時空內的575世紀分區，一名時空技師會追蹤放射源，找到這個瓶子，并且回收。

“回收之后，我們會測定它的放射強度，它在山里度過的時間長度就可以計算出來，那么時空壺投放瓶子的時間節點也就可以推算出來，精確到10年級別。我們用不同的能量值，把時空壺送回過去十幾次，投放了十幾只瓶子；同時，我們還建立了一條校正曲線。這條曲線也是由一些瓶裝同位素測定數據建立的，但它們不是被送回原始時代，而是被送回永恒時空創立的早期時代。因為這些時代的數值可以直接觀測、精確測量。

“當然了，我們也會有失手的時候。最初投放的幾個瓶子都遺失了，于是我們知道，投放瓶子的地區，在原始時代和575世紀之間不能有太大的地貌變遷。后來，還是有三個瓶子在575世紀始終沒法找到。應該是投放時出了一點差錯，它們在山谷間被埋得太深，無法檢測到。我們這場實驗一直做到目標山區的放射強度太高為止。我們擔心某些原始時代居民會檢測到放射強度異常，并且懷疑有人為因素作用。但那時我們已經收集到足夠的數據，足以把一個人以百分之一世紀的精度送回原始時代。

“這些你都能聽明白嗎，庫珀？”

庫珀說：“非常明白，忒塞爾計算師。我以前見過那條校正曲線，只是不理解它是做什么用的。現在都清楚了。”

不過哈倫此刻卻興致正濃。他凝視著標示著世紀數值的那條弧線。那條閃光的弧線由金屬底座上的瓷質材料構成，刻度細分為世紀、十分之一世紀和百分之一世紀。透過瓷質的細線，銀色的金屬光澤閃耀，清楚地映襯出刻度的讀數。刻度描畫得非常精細，哈倫俯身觀察，計數器的刻度為17到27世紀的區間。頭發絲一樣纖細的指針，精確地指在23.17世紀的刻度上。

他從前看過類似的時空計數器，幾乎下意識地就把手放在了操縱桿上。操縱桿沒有動，指針還停留在原地。

忒塞爾的聲音突然傳來時，他差點嚇得跳起來。

“哈倫技師！”

他趕緊喊道：“聽到了，計算師。”然后，他才想起來他的聲音傳不出去。他走到窗邊，點點頭。

忒塞爾仿佛能讀出哈倫的想法，“時空計數器已經設定在23.17世紀了。不需要作任何調整。你唯一的任務就是在恰當的物理時間節點，啟動設備，注入能量。計數器旁邊有一個倒數計數器。看見了就點點頭。”

哈倫點點頭。

“它會一直倒數歸零。等倒數到負15秒的時候，你把開關合上。就這么簡單，知道怎么做嗎？”

哈倫又點點頭。

忒塞爾繼續說：“同步性并不是絕對必要的。你也可以在負14或者負13秒啟動，甚至負5秒也可以，但為了萬無一失，請確保在負10秒之前啟動。只要你合上開關，同步力場發生器就會完成剩下的工作，確保在最終時刻啟動推力動作。明白了嗎？”

哈倫又點點頭。他也聽出了忒塞爾的弦外之音：如果他沒有在負10秒之前做出動作，那個看不見的替身會幫他做的。

哈倫冷冷地想：沒必要把這個任務交給外人。

忒塞爾說：“現在我們還剩30分鐘時間。庫珀和我會去檢查一下補給裝備。”

他們離開了。大門在他們身后關閉，只留下哈倫一個人待在控制室里，倒數計數器在慢慢歸零——他毅然下定決心，準備行動。

哈倫離開窗口。他把手伸進口袋，握著里面的神經鞭。這段時間他一直帶著這把神經鞭，此時感到手有點抖。

一個先前的念頭再度浮現：力士參孫同歸于盡的最后一擊。

同時，他腦海角落里還浮現出一些雜亂的念頭：有幾個永恒之人聽說過參孫？有幾個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只剩下25分鐘了。他不知道他的行動要花多久時間，甚至不知道有沒有用。

但他還有選擇的余地嗎？他按下按鍵之前，汗濕的手掌差點讓武器滑脫，掉在地上。

他動作迅速，全神貫注。如果他的設想實現，那他自己也很有可能徹底從世上消失，不過這點問題他壓根沒放在心上，完全不在乎。

時間倒數進入最后一分鐘，哈倫站在操縱桿前。

他的情緒非常平靜：難道這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分鐘了嗎？

房間里的一切，他都已經視而不見，除了那個標志著倒數計時的紅色指針。

最后30秒。

他想，不會有任何痛苦的。又不是死亡。

他努力讓自己不去想諾依。

最后15秒。

諾依！

哈倫的左手按住開關，準備將其閉合。不用慌張！

最后12秒。

閉合。力場發生器現在開始運行。倒數計數器歸零的那一剎那，推力會噴涌而出。哈倫只剩下最后的操作。同歸于盡！

他右手開始做動作。他甚至都沒去看這只手。

最后5秒。

諾依！

他的右手還在動——時間到——像痙攣一樣。他沒有去看它。

一切都消失了嗎？

并沒有。并沒有消失。

哈倫望向窗外。他沒有動，時間在流逝，他毫無意識。

房間里一片空曠。那個巨大的帶蓋時空壺已經消失不見。作為它基座的金屬框架，此刻明顯地安放在地板上，巨型金屬支架突兀地伸向空中，上面空空如也。

忒塞爾瘦小的身影在這碩大且空無一物的房間里顯得更加矮小。他煩躁地來回踱步，是房間內唯一運動的物體。

哈倫盯了他一陣，然后又移開視線。

這時，沒有任何聲響或者震動，時空壺又突然出現在它剛剛消失的原點。它從過去到現在，往返一次，周圍的一切卻好像絲毫沒受到擾動。

忒塞爾在時空壺后面，哈倫看不見，不過很快他就轉了過來，出現在哈倫眼前。他正圍著壺繞圈。

他用手輕輕一觸，就開啟了控制室閉鎖的艙門。他沖進來，興高采烈地大喊：“做到了！做到了！我們完成了因果鏈。”他喘著粗氣，說不出話來。

哈倫沒回答。

忒塞爾望向窗外，手指緊緊按在玻璃上。哈倫注意到那雙布滿老人斑的手，正在不住地顫抖。老頭子好像已經失去了往日里明辨輕重緩急的能力，只會盯著眼前的事物，魂不守舍。

他疲憊地想，這還有什么關系嗎？世上的一切還有什么意義嗎？

忒塞爾說（哈倫只是懵懵懂懂地聽著）：“我要告訴你，雖然我從來不愿意承認，但其實我比誰都焦慮。申納曾經說過，這一切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堅持認為，會發生什么意外來打破因果鏈……你怎么了？”

他注意到哈倫口中的喃喃自語。

哈倫搖搖頭，勉強說出一句“沒什么”。

忒塞爾沒繼續留意，只是背過身去。不知道他的話是對哈倫說的，還是對空氣說的。他好像要把長年壓抑的焦慮情緒，通過這些話宣泄出去。

“申納，”他說，“一直是個懷疑論者。我們不斷地向他解釋，跟他爭辯。我們用數學來分析，提出永恒時空內許多代人花費無數物理年研究的綜合成果。他把這些都拋在一邊，只會反復提出他那個‘自己遇見自己’的悖論。你自己也聽他說過。那是他的最愛。

“申納說過，我們知道自己的未來。比如說我，忒塞爾，知道自己會一直活到庫珀返回過去的那一天，即使那時候的自己早已非常蒼老。我還知道自己未來的其他一些事，比如會做些什么。

“他會說，這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現實會自動作出調整，改變我原有的生活軌跡，即使這種改變會導致因果鏈的斷裂，甚至導致永恒時空永遠不能建立。

“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他這么喜歡爭辯這事。或許他只是忠實信徒，或許他只是覺得玩這種詭辯術很有意思，或許他只是故意跟我們唱反調，語出驚人。無論他是怎么回事，我們的計劃還是不斷推進，回憶錄中記載的事一件件地實現。比如我們發現了庫珀，就在回憶錄記載的那個世紀的那個現實中。申納的論點在這一點上被打敗了，不過他毫不在乎。到了那個時候，他的注意力早就轉移到其他事情上了。

“不過，不過——”他微微一笑，帶著些許尷尬，手指間的煙頭已經不知不覺間燃到盡頭，幾乎燙到他的手指，“你知道我自己也不敢大意。或許真的會出意外，現實或許真的會按照申納所說，自動做出調整，以防悖論發生，最后導致永恒時空得以建立的那種現實未能出現。有時候，在夜深人靜的晚上，我難以入睡，心里幾乎相信了這種可怕的可能——不過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想起我從前的惶恐，真是自尋煩惱。”

哈倫低聲說：“申納計算師是對的。”

忒塞爾轉過身來。“你說什么？”

“計劃失敗了。”哈倫的心情從陰影中走出（為什么，又走到了哪里，他不知道），“因果鏈沒有完成。”

“你在說什么啊？”忒塞爾蒼老的雙手拍在哈倫的肩膀上，力道驚人，“你的頭昏了吧，孩子。壓力太大了。”

“沒昏，一點都沒有。你和我都沒昏。時空計數器就在那兒，你自己看看吧。”

“計數器？”計數器的指針指向27世紀，正是儀表盤的右側盡頭。“怎么回事？”老頭子臉上的喜悅已經灰飛煙滅，恐懼浮現。

哈倫無動于衷地說：“我把閉鎖裝置熔掉，操縱桿又能用了。”

“你怎么做到……”

“我有一根神經鞭，我把它拆開，把能量調到最大模式，在一瞬間全部釋放出來，像火把一樣。這就是它燒剩下的部件。”他朝墻角一堆扭曲的金屬殘片踢了一腳。

忒塞爾沒在意那些細節。“27世紀？你的意思是，庫珀到了27世紀……”

“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兒。”哈倫沉悶地說，“我把操縱桿推到遙遠的下時，比24世紀還要久遠的地方。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世紀，我沒看。然后我把桿又撥了回來，也沒看。”

忒塞爾看著他，臉色蒼白中帶著蠟黃，下嘴唇不住地顫抖著。

“我不知道他現在到了哪里。”哈倫說，“他迷失在原始時代，因果鏈已經被打破。我還以為當時空壺啟動的時候，一切都會終結。就在最后一刻。看來我錯了，我們還得等。要等到庫珀發現他到達了錯誤的世紀，做出一些回憶錄中沒有記載的事，當他——”他突然停住，然后爆發出一陣狂亂的大笑，“有什么關系呢？我們就等著庫珀打破因果鏈就好了。我們沒有任何辦法阻止他。或許要等幾分鐘、幾小時，或者幾天。有什么區別嗎？等那一刻到來，早就再也不會有什么永恒時空了。你聽到了嗎？那將是永恒時空的終結。”

# 第十四章 過去的罪行

“為什么？為什么？”

忒塞爾無助地看著計數器和時空技師，眼睛和聲音里都透出無比的困惑和挫敗感。

哈倫抬起頭。他只有一個詞來回答：“諾依！”

忒塞爾說：“那個你帶進永恒時空的女人？”

哈倫苦笑，沒有回答。

忒塞爾說：“她跟這一切有什么關系？時間之神啊，我不能理解，孩子。”

“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哈倫的悲傷上又燃起一絲怒火，“為什么現在還要裝傻？我有了女朋友。我感到很開心，她也一樣，我們不會傷害任何人。在新的現實里，她已經不存在了。我怎么處置她，又有什么關系呢？”

忒塞爾想插話，可惜失敗了。

哈倫咆哮道：“但永恒時空有它的規矩，是嗎？每一條我都知道。交歡關系需要正式申請；交歡關系需要先經過推算；交歡關系需要申請者的地位；交歡關系是見不得人的勾當。當計劃結束之后，你們打算怎么處置諾依？把她送進即將爆炸的火箭載人艙？或是更好一點的歸宿，送給地位更崇高的計算師們，當大眾情婦？我想，現在你們沒機會再作什么安排了。”

他的絕望奔涌而出，忒塞爾則飛快地跑到計算機陣列旁邊。它的通信器功能剛才已經恢復了。

計算師猛吼了幾聲，直到里面傳來應答的聲音。然后他說，“我是忒塞爾。任何人禁止進入此地。任何人都不準，任何人。你明白嗎……好，你負責執行。全時理事會委員也不許進來。尤其是他們，絕對不能來。”

他轉身面對哈倫，簡潔地說：“他們會執行我的命令，因為我是理事會最老也最資深的成員，還因為他們覺得我又暴躁又古怪。他們會向我屈服，因為我是個暴躁的怪老頭。”然后他陷入了一陣自己的沉思，又說，“你覺得我古怪嗎？”他的臉機敏地一仰，在哈倫眼里，看起來像只滿臉皺紋的猴子。

哈倫想，時間之神啊，這個人瘋了。這次打擊把他搞瘋了。

他后退了一步，與瘋子共處一室顯然有點害怕。然后他穩住了。就算這人瘋了，畢竟也只是個虛弱的老人，而且不管怎樣，一切很快都會結束。

很快？為什么不是馬上？永恒時空為什么還沒有終結？

忒塞爾手里沒有煙，卻也沒想去摸出一根。他只是平靜而討好似的說：“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你覺得我怪嗎？我猜你真這么想。太古怪了，沒法溝通。如果你把我當朋友，而不是滿腦子胡思亂想的怪老頭的話，肯定早就跟我開誠布公地說出心中疑惑。如果跟我談過，你就不會再做出剛才那樣的舉動。”

哈倫皺眉。原來這人以為哈倫瘋了。原來如此！

他生氣地說：“我的行為是完全正確的。我很清醒。”

忒塞爾說:“我跟你說過那女孩沒危險。你知道的。”

“我真是個白癡，居然曾經相信你的話。我真是愚蠢，竟然相信全時理事會能公正對待一名時空技師。”

“誰告訴你全時理事會知道你的事？”

“芬吉知道，他還向理事會匯報了。”

“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用神經鞭威脅芬吉，從他嘴里撬出來的。鞭子的尖頭還是很有效的。”

“就是這個鞭子？”忒塞爾指著計數器上那截被熔掉的握把說。

“是。”

“好忙的鞭子。”他的聲音變得嚴厲起來，“你知道芬吉為什么要把你的事上報理事會，而不是捂在自己手里嗎？”

“因為他恨我，想剝奪我所有地位。他想要諾依。”

忒塞爾說：“太天真了！如果真想要那個女孩，他早就安排好了。時空技師根本沒辦法擋他的路。那人恨的是我，孩子。”（他還是沒抽煙。一向煙不離手的他，這樣看起來有點奇怪。說到最后幾個字的時候，被煙油熏黃的手指放在胸口上，看起來光禿禿的。）

“恨你？”

“孩子，這涉及到理事會的政治生態。不是每一個計算師都能進入理事會。芬吉想要這個職位。芬吉是個有野心的人，對這個職位極度渴望。我認為他性格不合適，所以一直拒絕他的申請。時間之神啊，我以前還沒想到，我的判斷這么正確……你看，孩子。他知道你是我的人，他見到我把擔任觀測師的你帶走，并讓你成為了一名優秀的時空技師；他見到你一直幫我工作。他如何才能向我反擊，削弱我的影響力。如果他能證明，我的私人技師犯下危害永恒時空的可怕罪行，那他就能順勢打擊我。他甚至還能逼我從全時理事會中辭職，然后你想，接下來誰會遞補進來？”

他習慣性地把手指放到唇邊，指間空無一物，他低著頭看。

哈倫想，他想克制自己的情緒，卻做不到。他肯定做不到。但為什么他要跟我說這些亂七八糟的？永恒時空都要完蛋了。

然后他又痛苦地想，但為什么現在還不完蛋？現在！

忒塞爾說：“前一陣子我讓你去芬吉那里執行任務的時候，我也有點擔心會出危險。不過馬蘭松的回憶錄里提到，最后一個月里你的確不在，而且沒提到任何原因。很幸運，芬吉雖然拙劣，但還是促成了這個情況。”

“什么拙劣？”哈倫疲倦地問。他其實并不是真的在乎，但忒塞爾說個不停，讓他覺得配合著聽下去，總比堵上耳朵要容易。

忒塞爾說道：“芬吉送來的報告標題是《關于時空技師安德魯·哈倫違反職業操守的行為》。你瞧，他還真像個忠實的永恒之人，看起來冷靜客觀、不偏不倚。他想讓理事會自行判斷，然后讓大家把怒火對準我。很不幸，他不知道你的真實地位有多重要，他不知道所有關于你的報告都會直接呈送到我手里。除非和馬蘭松計劃有關，否則你的事絕不會出現在其他理事會成員的案頭。”

“為什么你從來沒和我說過這一點？”

“我能怎么辦？我還怕你知道太多內幕，危及計劃的運行。我給了你很多機會，讓你來找我傾訴心中的問題。”

很多機會？哈倫不敢相信，咧著嘴巴想了片刻，想到了忒塞爾在通信器里的疲憊臉孔，問哈倫是否有話要講。那是昨天的事，僅僅昨天而已。

哈倫搖搖頭，臉扭向一邊。

忒塞爾溫柔地說：“我收到報告，馬上就知道他處心積慮想激怒你，逼你做出——某些魯莽的舉動。”

哈倫看著他。“你也知道這回事？”

“你吃驚嗎？我知道芬吉一直盯著我的位置。我早就知道了。我是個老人了，孩子，我對這些事心知肚明。我們是有手段對付那些不太老實的計算師的。有些東西來自于一般時空內被抹去的現實，但卻沒有在博物館里留下備份，只有理事會成員才能接觸到。”

于是哈倫痛苦地想到那些放置在100000世紀時空豎井中的障礙物。

“從他的報告和我自己考察到的內容，很容易推測出發生的事態。”

哈倫突然問道：“芬吉知不知道你在監視他？”

“他可能知道。這不奇怪。”

哈倫回想起多年以前剛認識芬吉的時候，忒塞爾就對他這個年輕的觀測師表露出不同尋常的興趣。芬吉肯定不知道馬蘭松計劃的事，對忒塞爾的干預也表露出了興趣。“你見過高級計算師忒塞爾？”他曾經這么問過。回想到這里，哈倫甚至能想起芬吉當時的腔調。至少從那時開始，芬吉就懷疑哈倫是忒塞爾放在他身邊的探子。于是他的敵意和憎恨，就從那時候萌生。

忒塞爾還在說：“所以如果你來找我……”

“過來找你？”哈倫喊道，“那委員會其他人怎么辦？”

“整個委員會里，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的事。”

“你沒告訴他們？”哈倫故意嘲諷似的說。

“從來沒有。”

哈倫覺得自己渾身燥熱。他感到身上的衣服仿佛把自己勒得窒息了。這樣的噩夢是不是永無休止？真愚蠢啊，這些亂七八糟的談話！有什么意義？為什么要聊？

為什么永恒時空還沒有終結？為什么永恒時空消失之后的空虛寂靜還沒有波及到他們這里？偉大的時間之神啊，哪兒出了錯？

忒塞爾說：“你不相信我嗎？”

哈倫大喊：“為什么我要相信？他們不是都過來圍觀我嗎，不是嗎？那個午餐會。如果他們不知道報告的事，為什么要來看我？他們不是要過來看看，那個違反永恒時空法律的怪胎長什么模樣嗎？雖然還要等上一天才能收拾我。再等上一天，項目就結束了。然后他們就可以制裁我。”

“我的孩子，完全不是這回事。他們想要看看你，僅僅因為他們都是人類。理事會成員也是人類。他們不能親眼見證時空壺上路的最后一刻，因為在馬蘭松的回憶錄里，那個場景中并沒有他們出現。他們不能與庫珀直接接觸，因為馬蘭松回憶錄里根本沒提到過他們這些人。但他們很好奇啊。時間之神啊，孩子，你看出他們很好奇嗎？他們唯一能夠接觸的相關人士，就是你，所以他們把你帶來，好好看看。”

“我不相信。”

“這是事實。”

哈倫說：“是嗎？當我們吃飯的時候，申納理事還跟我提過一個人回到過去遇到自己的事。他明顯知道我曾違法進入482世紀，碰上了我自己。他就是故意嘲笑我，讓我難堪。”

忒塞爾說：“申納？你還會在乎申納？你知道他是多么可憐的家伙嗎？他的故鄉世紀在803世紀，人類歷史上少有的非常古怪的時代，個人形象與傳統審美觀大相徑庭。過了青春期，每個人都要除去一切毛發。

“你知道這在人類歷史延續上有什么意義嗎？你肯定知道。這會把他們與祖先和后代都區分開。803世紀的人成為永恒之人的幾率很小，他們與我們的差異實在太大了。永恒之人本來就少，而申納則是那些永恒之人中唯一能得到理事會席位的。

“你知道這會對他有什么影響嗎？你當然能想到，這會帶來多大的不安全感。你以前是否想過，一個理事會成員居然會很不安？申納不得不在會議上聽別人討論，如何把與他這種外貌相關的現實都抹除。一旦抹除，他就會成為碩果僅存的幾個無毛人之一。這種變革，總有一天要完成。

“所以他只好投奔哲學的海洋，尋求安慰。他故意顯得咄咄逼人，在言語上占據上風；還要提出一些不尋常的、不被別人理解接受的冷門觀點。他那個‘遇見自己’的悖論就是個例子。我告訴你，他這么說只是為了給計劃潑冷水，而真正的目的則是為了惹惱我。這跟你沒關系，一點都沒有！”

忒塞爾越說火氣越大。在他奔涌的情緒中，他好像忘了他身在何處，忘了他們即將面臨怎樣的危機。他轉過身去，做出了哈倫非常熟悉的舉動。一支香煙憑空出現在他的袖口，夾在指間，流暢地點燃。

但他很快又停下動作，轉過身，看著哈倫，好像才反應過來哈倫剛才說了什么。

他說：“你剛才說什么，你差點遇上自己？”

哈倫簡單地回答：“你難道不知道嗎？”

“不知道。”

他們沉默了片刻，這陣沉默如冷水一樣，澆滅了哈倫心中的燥熱。

忒塞爾問道：“有這種事？你遇到自己怎樣了？”

“我沒真的碰上。”

忒塞爾沒理會。“現實總會做出隨機的變異。現實演進有無數種可能，所以在最后一種現實中，你肯定不會遇到自己。假設在馬蘭松的現實中，因果鏈會閉合……”

“因果鏈在無數個現實中，都會閉合嗎？”哈倫問道。

“難道只能閉合兩次？你以為2是個神奇的數字嗎？因果鏈總會在不同的現實中一次次閉合，但每次都會導致特定的事情發生。就好像你可以用一支鉛筆畫出無限多的圓圈，但每個圓圈都只能圈住一定的面積。在上個現實的因果鏈中，你沒有遇見你自己。但在這個現實中，由于現實的不確定性，你有可能遇到自己。所以現實會自發調整，在新的現實中避免這種相遇，接下來的演進的方向，則是你沒有把庫珀送回24世紀……”

哈倫喊道：“你在說什么啊？你想說什么？一切都結束了。所有的，一切。現在讓我靜一靜吧。別管我了！”

“我想讓你知道，你錯了。我想你讓你知道，你做了錯事。”

“我沒錯。就算我錯了，那我都做完了。”

“但其實它還沒完。麻煩你再多聽一兩句。”忒塞爾耐著性子，極力安撫對方，“你會擁有那個姑娘的。我保證。我依然保證。她不會受到任何傷害，你也不會。這些我都能保證。以我個人的名義。”

哈倫盯著他睜大的眼睛。“但一切都太遲了。這些還有什么用呢？”

“并不太遲。事情并非無法挽回。有你的幫助，我們就還有機會。我必須要得到你的幫助。你必須意識到，自己做了錯事。我現在就在努力向你說明這一點。你必須要悔悟，彌補你做出的一切。”

哈倫伸出干燥的舌頭，舔舔自己干燥的嘴唇，心想，他瘋了。他不肯接受現實——要不然就是理事會真的知道一點別人不知道的東西？

是嗎？會嗎？難道他們還能撤銷變革？

他們能把一般時空的運行停住，或者讓時光倒流？

他說：“是你把我鎖在控制室里，讓我無依無靠，逼我做出那些事。”

“你自己說，害怕自己出什么差錯；你說自己有可能無法履行職責。”

“我是在威脅你。”

“我沒想到，只當字面意思了。這事怪我。我現在需要你的幫助。”

又繞回這里了。哈倫的幫助必不可少。他瘋了嗎？還是哈倫瘋了？在這個時候，瘋狂還有意義嗎？一切的一切，還有意義嗎？

理事會需要他的幫助。為了換取他的幫助，可以給他某種承諾。諾依，還有計算師的職位。他們還有什么不肯答應的嗎？一旦他的作用完成，真的能得到那些東西嗎？他不會傻到再次上當。

“不可能！”他說。

“你會擁有諾依的。”

“你的意思是，等到危機過去之后，理事會還能為我違反永恒時空的法律？我不會相信的。”他的理智告訴他，危機根本不可能解除。談這些有什么意義呢？

“理事會不會知道的。”

“那你個人會做犯法的事嗎？你是所有永恒之人的完美典范。一旦危機解除，你必然會恪守法律。你絕不會有其他的舉動。”

忒塞爾的兩頰漲紅了。那張老臉上常見的精明強干早已消失不見，只剩下一點怪異的悲哀神色。

“我會遵守對你的承諾，違反法律。”忒塞爾說，“出于一個你無法想象的原因。我不知道在永恒時空消失之前，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能有幾個小時，也可能有幾個月。為了讓你相信我，我已經花費了這么多時間，我也不在乎再多花一點。你愿意聽我說嗎？求你了。”

哈倫有些遲疑。然后，他心里確定一切已無法挽回，所以疲倦地說：“你講吧。”

我聽過很多傳說（忒塞爾開始自述），據說我生來就是個老頭子；用微型計算機當磨牙棒；即使睡著了，手指還在特制的睡衣口袋里敲打鍵盤；我的大腦都是由小型力場繼電器無限次排列組合而成；我的血液中每個血球都是一個個懸浮的微型時空分析表。

所有這些傳說最終都會傳到我耳朵里，我覺得自己應該為此驕傲。或許我自己都開始有點相信確有其事。一個老頭子居然會信這些鬼話，很奇怪吧，不過這多少讓我的生活輕松了一點。

你會驚訝嗎？我居然還要想點辦法，讓自己活得輕松一點。我，高級計算師忒塞爾，全時理事會最高級的成員，居然活得這么辛苦？

或許這就是我為什么抽煙的原因。想不到吧？你了解的，什么事我都要找個原因。永恒時空本質上是個無煙社會，一般時空中的大多數時代也一樣。我常常會想到這一點。我有時候會覺得，我這種行為算是對永恒時空的一種反抗。我用它來代替過去某種更為暴烈卻失敗了的反抗……

不，沒關系。掉幾滴眼淚對我而言沒什么，我沒掩飾，真的。只是因為我太久沒有想起這件事了。那并不是什么愉快的回憶。

當然，事情和女人有關，就跟你一樣。這不是巧合。如果你好好想想，就會發現這簡直無可避免。一個人做了永恒之人，就必須拋棄正常的家庭生活，與一大堆清規戒律為伴。他肯定飽受壓抑，很容易犯禁。反過來說，這也是那些清規戒律必須嚴格執行的原因之一。同時，顯而易見，永恒之人必然也會以各種天才的方法，時不時鉆一下戒律的空子。

我記得我的女人。或許對于我而言，這種記憶很愚蠢。但在我的生命中，關于那段物理時間，除了她之外我什么都不記得。當時的舊同僚，現在只是檔案里的一個個名字；我當時主持的變革——除了一個之外——都只是計算機陣列存儲池中的一個個條目。但是，關于她的記憶依然那么清晰。或許你能理解這種情結。

我很早就提出了交歡申請；當我得到初級計算師的職位之后，她就被分配到了我身邊。她就是這個世紀的人，575世紀。當然了，在她接到命令來到我身邊之前，我從未見過她。她很聰明，也很善良。她并不美麗，甚至說不上可愛，不過那時候的我雖然年輕（是的，我也年輕過，別理那些傳說），但也從來稱不上英俊。她和我，我們個性相投，如果我是一般時空里的普通人，一定會非常驕傲地娶她為妻。這一點我跟她講過很多次。我相信她聽了很開心。我知道，那都是真心話。不是每個擁有女人或者通過計算后得到允許的計算師，都像我這樣幸運。

在她生活的那個現實里，她當然會在很年輕的時候去世，也不會再有一個新的她來和我相會。開始的時候，我從理性上接受了這個安排。畢竟，只是因為她的短命，才能有機會來和我相會，同時不至于對現實造成什么影響。

現在我一想起來我曾為她的短命而慶幸，就羞愧難當。只是最初的時候，我曾那么想，只是最初。

我在時空觀測任務書所允許的范圍內，盡可能多地去看她。我擠出每一分鐘的空余時間，必要的時候甚至放棄了吃飯和睡覺的空閑，甚至一有可能，就無恥地扔下手頭的工作。她的可愛超出我的想象，我陷入了愛河。我終于魯鈍地意識到這一點。我對于戀愛的認識非常稀少，僅有的一點兒在一般時空觀測任務中得來的知識也非常不可靠。所以等我發覺自己的狀況，那時候我已經深陷愛河不能自拔。

在獲得心靈和身體的雙重幸福之后，一個人會不由自主地要求更多。她即將到來的死亡，對我而言不再是一種好處，而變成了災難。我重新規劃了她的人生。我并沒有求助于人生規劃部門的正規程序，我私自行動了。我想，這比你的所作所為更出格。這已經是輕度犯罪，不過這點罪行跟我日后的行為比起來，不值一提。

是的，這就是我，拉班·忒塞爾，高級計算師。

有三次，物理時間演進中的三次，我對她的人生做了一點微調。當然，我知道這種完全出于私人動機的現實變革，是不可能得到理事會批準的。但是，我仍然感到自己要對她的生死負責。這就是我以后一系列行為的動機。

她懷孕了。雖然我應該采取行動制止，但我沒有。我改動了她的人生軌跡，修改了她生命中與我的關系，所以我知道懷孕的幾率會變得很高。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一般時空中的女人有時候會意外懷上永恒之人的孩子。這不是什么天方夜譚。不過，既然永恒之人都不能有子嗣，所以這種懷孕狀況都會被安全而無痛地處理掉。辦法太多了。

按照我規劃的她的人生，她會在生產之前死去，所以我對胎兒沒有做任何處理。她在懷孕期間非常快樂，我也希望她在幸福中辭世。所以每當她告訴我，她能感到新生命在她體內搏動，我只是努力地微笑，看著她。

不過意外發生了。她生下了孩子……

我早猜到你會露出這種表情。我有了一個孩子，一個真正的我自己的孩子。你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永恒之人能說這種話。這已經不是輕度犯罪了，這是重罪。但比起我以后的行為，依然還不夠可怕。

我沒想到這件事會發生。對于嬰兒的誕生和以后的一切，我沒有任何經驗來處理。

我慌忙間重新檢查了人生規劃，發現孩子的誕生來自于我以前忽視的某種可能性極低的人生軌跡路徑。一個專業的人生規劃師肯定不會忽視這種可能，而我則高估了我在這個領域內的專業水平。

但接下來我該怎么辦？

我不可能立刻殺掉這個孩子。他媽媽還有兩周的生命。我想，至少要讓孩子陪母親度過這兩周的時間。兩周的幸福時光，并不是什么過分的要求。

一如預期，孩子的母親去世了，辭世的方式也毫無偏差。我在時空觀測計劃書允許的最長時間內，都一直坐在她的房間里，沉浸在悲傷中不能自拔。早在一年多以前，我就已經在等待這一天的到來。在我的懷中，是我和她的孩子。

——是的，我讓孩子活了下來。為什么你會哭出聲來？你也要來譴責我嗎？

你永遠不會明白，你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抱在懷里，是怎樣一種感覺。就算如那些傳說所言，我的神經系統都是微型計算機陣列，我的血球里都寫著時空計劃書，但我知道那種感覺。

我讓他活了下來。我又犯下了這樣的罪行。我把他安置在一個合適的機構內撫養，只要有時間就回去（我定期去看他，甚至為自己的探視安排了嚴格的物理時間日程表），支付他的撫養費，看著他長大。

兩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我檢查了這孩子的人生軌跡（這時候我早就不把犯禁當回事了），欣慰地發現在當前現實中，他受到傷害的幾率非常低，大約不到0.01%。孩子學會了走路，也開始牙牙學語。沒人教他叫爸爸。不知道那個一般時空中的育兒機構工作人員對我的身份有什么猜測。他們只是收了錢，沒對我說過一句過分的話。

然后，又過了兩年，有一項針對575世紀的變革申請被提交到全時理事會。那時候我剛被提升為助理計算師，被安排負責此事。這是我第一次全權監督一次變革。

我當然很驕傲，但也有些憂慮。我的兒子是本不屬于這個現實的異物，他基本不可能在新的現實中存在。想到他有可能在這場變革中消失，我就感到一陣悲痛。

我全權負責這項變革，應該做得完美無缺。這是我的第一次全責工作。但我還是屈從于自己私心的誘惑。我每次都會屈從，因為這種罪行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是累犯，是慣犯。我在新的現實中，為自己的兒子設計了一條新的人生路徑，這我絕對能做到。

在接下來的24小時以內，我不眠不休地坐在辦公室里，反復檢查剛剛完成的人生規劃，希望從中發現一點點錯誤。

結果它完美無缺。

過了一天，我把自己的私貨夾帶進變革中，使用大致可行的計算方法，得出了變革任務書（不管怎樣，這個現實也不會持續太久）。然后我選擇兒子出生三十多年后的一個時間節點，在變革發生之前，進入一般時空。

那時候他已經34歲，跟我當時一般大。我利用對他母親家族的了解，自我介紹說是一個遠房親戚。他對自己的父親一無所知，也完全不記得幼年時父親的探望。

他是一個航空工程師。575世紀中，航空技術非常發達，有五六項技術堪稱尖端（目前575世紀現實即是如此），我的兒子是當時社會中的成功人士，生活堪稱幸福。他與一個自己非常迷戀的女孩結了婚，不過不會有孩子。在我兒子不存在的上個現實中，那女孩終其一生都不會結婚。我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些事。我知道這樣的安排不會對現實產生顯著的危害，否則我也不會安排我兒子活下來。我并不是恣意妄為。

我那天一直和兒子在一起。我和他客氣地交談，對他禮貌地微笑，在時間觀測任務書要求的時間內平靜地離開。不過在這平靜的行為背后，我如饑似渴地觀察他，記住他的每個動作，把他的一切都烙在心里。我只想在這個現實里和他一起度過一天，因為等到物理時間上的明日到來之時，這一切都不會存在了。

我也多么希望回到過去，再看一眼我的妻子，趁有她的那個現實還存在，但我已經用完了最后一秒種的時間。我不敢再邁入一般時空，卻發現她已無處可尋。

我返回永恒時空，度過了那恐怖的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交出自己的計算報告，以及推薦的變革路徑。

忒塞爾的聲音低沉下去，漸漸降成一陣呢喃，最后歸于沉寂。他佝僂著身體坐在原地，眼睛盯著地面，手指一會兒扣緊，一會兒又放開。

哈倫靜靜等著老人的下一句話，發現他陷入沉思之后，便清了清嗓子。他覺得自己很同情這個人，即使這老人犯下那么多罪行。他說：“就這樣了？”

忒塞爾低語：“還沒有，最悲慘的——最悲慘的——是我兒子在新的現實中依然存在。在新的現實中，他的確存在——作為一個從四歲起就得了小兒麻痹的患者，在床上躺了42年。在這種情況下，我無法為他安排900世紀的神經重建技術來治療，甚至不能給他安排一次安樂死。

“新的現實依然存在。我的兒子依然躺在這個世紀的某個位置。是我把他弄成這樣的。是我的心智和我的計算，給了他這個新的人生；是我的命令啟動了那次變革。我為了他和他的母親，犯下了那么多罪行；但這最后的一次，即使我全程都沒有違背永恒之人的誓言，卻是我最可怕的罪孽，造就了他這樣悲慘的人生。”

哈倫無言以對，沒有開口。

忒塞爾說：“但你現在可以明白了，我為什么能理解你的處境，為什么愿意讓你擁有那個姑娘。它不會傷害永恒時空的運行，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贖還我的罪行。”

這次哈倫相信了。他已經完全改變了自己的認識，他相信了！

哈倫蹲在地上，頭埋在雙膝間，緊握的拳頭抵著太陽穴。他深埋著頭，緩緩地搖晃著，一陣徹頭徹尾的絕望情緒淹沒了他的全身。

他本來可以挽救永恒時空，挽救他自己，可是他卻選擇了同歸于盡——毀掉了永恒時空，也永遠失去了諾依。

# 第十五章 原始時代的搜尋

忒塞爾搖晃著哈倫的雙肩。老人的聲音急迫地呼喚著他的名字。

“哈倫！哈倫！看在時間之神的份上，醒醒！”

哈倫從絕望的泥沼中慢慢抬起頭來。“我們還能怎么辦？”

“至少你不能這樣。不要絕望。首先，你要聽我說。拋開你時空技師的眼光，要從計算師的視角來看問題。這個視角要復雜得多。每當你改變了一般時空中的某些東西，創造了一個新的現實，那么變革就會立即發生。為什么會這樣？”

哈倫顫抖著說：“因為你的修改，造成了無可避免的變革嗎？”

“是嗎？那么你可以回到過去，撤銷你自己的變革，不行嗎？”

“我想應該可行。但我從來沒做過，也沒聽說別人做過。”

“是的。通常我們沒有什么意愿去修改變革，所以一切都會按照既定安排發生。但現在形勢不一樣了。我們做出了一次錯誤的修改，你把庫珀送回了錯誤的世紀，而現在我強烈要求撤銷這次修改，把庫珀帶回來。”

“看在時間之神的份上，怎么做？”

“我不太確定，但肯定有辦法。如果沒辦法的話，修改不可撤銷，變革肯定已經立即發生了。但變革現在還沒有發生。我們依然在馬蘭松回憶錄記載的現實之中。這就意味著那次錯誤的修改是可以撤銷的，而且一定會被糾正。”

“什么？”哈倫的噩夢擴散開來，不停旋轉，越來越陰暗，吞沒一切。

“肯定有辦法，把一般時空中演進的因果鏈重新連接起來，而我們找到這種方法的幾率一定很高。只要我們的現實一直存在，我們就能確定解決辦法出現的幾率很高。如果在接下來的任何時刻，你或者我作出了錯誤的選擇，讓連接因果鏈的可能性降到一個特定值之下，那么永恒時空就會立刻消失。你能理解嗎？”

哈倫不太確定自己能否理解，但他正開動腦筋全力去理解。他慢慢地站起來，走向一把椅子。

“你是說我們找回庫珀……”

“然后把他送回正確的地點。是的。找到時空壺把他投送到的位置，然后在他被錯誤投放的幾個物理小時之后，或者最多幾個物理日之后，把他弄回來。當然，這等于又做了一次修改，但不會造成整體的變革。現實會受到非常大的動搖，但卻不會顛覆。”

“但我們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我們知道一定有辦法，否則在此時此刻，永恒時空早就不存在了。至于怎么找到那個辦法，這就是我需要你的原因，為什么我要把你拉回我這一邊？你是原始時代的專家，你來告訴我。”

“我做不到。”哈倫咕噥著說。

“你能。”忒塞爾堅持。

突然之間，老頭子的聲音里再沒有一絲蒼老或衰弱之氣。他的眼中閃爍著勇敢迎戰的光芒，揮舞著手里的煙卷，像是揮舞長槍。即使哈倫沉陷在悔恨情緒中不能自拔，仍然能感到忒塞爾的情緒開始高昂，實際上他自己興奮起來，已經開始享受戰斗的激情了。

“我們可以重現當時的情景。”忒塞爾說，“這里就是操縱桿。你站在它面前，等待信號。信號來了，你合上開關，然后同時把操縱桿撥向下時方向。你撥了多長距離？”

“我不知道，我跟你說了。我不知道。”

“你不記得，但你的肌肉記得。站在這兒，手握著操縱桿，你自己抓住。抓住它，孩子。你正在等信號。你心里充滿了對我的仇恨。你還恨著理事會。你恨著永恒時空。你的整個身心都被諾依的事占據。重做一遍你當時的動作，找回你當時的感覺。現在我會讓計數器重新開始運作。我給你一分鐘，孩子，找回你當時的情緒，把它們輸回你的丘腦。然后，等最終時刻到了，讓你的右手猛掰操縱桿，就像當時一樣。然后松開你的手！別往回推了。你準備好了嗎？”

“我覺得我做不到。”

“不要這么想——時間之神啊，你別無選擇。你還有別的辦法找回你的姑娘嗎？”

的確沒有了。哈倫強迫自己回到操縱桿前，他感到當時的情緒又奔涌而來。他根本不需要強行喚回，只要重復當時的舉動，情緒自然就流了回來。計數器上的紅針又開始跳動。

他朦朦朧朧地想著，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分鐘了嗎？

最后30秒。

他想，不會有任何痛苦。這不是死亡。

他極力只想著諾依。

最后15秒。

諾依！

哈倫的左手按在開關上。

最后12秒。

合上開關！

他右手開動。

最后五秒。

諾依！

他的右手痙攣似地推動——零！

他立即跳開，氣喘吁吁。

忒塞爾立刻上前，凝視著刻度。“20世紀，”他說，“確切地說，是19.38世紀。”

哈倫悶著嗓子說：“我不知道。我努力找回當時的感覺，但多少有點不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動作會受點影響。”

忒塞爾說：“我明白，我懂的。或許它根本不對。就把它叫做第一近似值吧。”他停頓了一會兒，做了一番心算，然后又從口袋里抽出一個便攜計算器，不過剛拿出半截，就又塞了回去，“以小數點后一位的精度來推算，可以說你有99%的幾率把他送到了20世紀的第二個區間內，也就是19.25世紀到19.50世紀之間。對嗎？”

“我不知道。”

“好吧，現在你看。如果我作出決定，把搜索范圍確定在原始時代的某個固定時段，把其他時段統統排除，但是錯了，那么我就會失去閉合因果鏈的最后機會，永恒時空就會消失。我的這個抉擇就成了最關鍵的節點，也就是造成現實變遷的最小必要變革，所謂M.N.C.。我現在就要作出決定。我在此，明確決定……”

哈倫小心翼翼地環顧四周，好像現實變得脆弱不堪，稍一轉頭就會讓周圍的一切灰飛煙滅。

哈倫說：“我能充分感到永恒時空的存在。”（忒塞爾的平和態度終于感染到他，他的聲音聽起來堅定了一些。）

“所以永恒時空依然存在，”忒塞爾不慌不忙地說，“所以我們作出了正確的抉擇。現在我們暫時沒什么可做的了。先去我的辦公室吧，讓理事會那些人擠進來參觀參觀，估計他們會興高采烈。就他們目前所知，計劃已經完美成功。如果失敗，他們也沒有命知道了。我們也一樣。”

忒塞爾一邊看著他的煙卷，一邊說道：“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果庫珀發現自己被送到錯誤的世紀，他會怎么辦？”

“我不知道。”

“有一點很清楚。他是個聰明的家伙，足智多謀，充滿想象力，你說是不是？”

“對啊，他還是馬蘭松呢。”

“沒錯。而且他還擔心自己的旅程會出錯。他離開之前還說過那么一句：‘如果我沒有出現在正確的地點怎么辦？’你還記得嗎？”

“然后呢？”哈倫不知道話題將引向哪里。

“所以他對自己被送錯時代有心理準備。他會采取一些行動，試圖聯系上我們。他會給我們留下一些暗號。記住，他已經做了很久的永恒之人。這一點很重要。”忒塞爾吐出一個完整的煙圈，伸出手指去勾，看著煙霧旋轉破裂，“他熟悉各種一般時空中的通信方式。他不會覺得自己被困在一般時空孤立無援，然后放棄掙扎。他知道我們也在找他。”

哈倫說：“20世紀還沒有時空壺和永恒時空，他怎么和我們建立聯系呢？”

“通過你，技師，通過你。他會留下一些信號。你是原始時代的專家。你曾教授他原始時代的知識。他會留下暗號，希望你能辨認出來。”

“什么暗號，計算師？”

忒塞爾凝視著哈倫，老臉上溝壑縱橫。“庫珀是被刻意送回原始時代的。他身邊沒有時間力場的保護，所以他的整個人生會交織在一般時空之內，直到你我撤銷變革為止。他刻意留給我們的東西、暗號或者信息，也會交織在一般時空中，成為其組成部分。你肯定有一些研究20世紀的特殊資料源，如文件、檔案、膠片、物品等等參考資料。我是說你最主要的資料源，直接來自于一般時空的第一手資料。”

“是的。”

“他和你一起研究過嗎？”

“有過。”

“你有沒有跟他提到，哪些資料是你的最愛？他會不會知道你特別熟悉某種資料，所以他可以在其中留下暗號，供你尋找？”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當然有。”哈倫說。他表情顯得若有所思。

“是嗎？”忒塞爾的耐心幾乎到了破裂的邊緣。

哈倫說：“我的新聞雜志，基本可以確定。新聞雜志是20世紀早期特有的一種東西。其中有一種雜志，我幾乎收集了全套，從20世紀早期一直到22世紀。”

“很好。現在你想一下，庫珀能否利用這種新聞雜志傳遞一條信息？記住，他知道你肯定會讀到那一部分，對那一部分很熟悉，所以你現在已經有了搜索的方向。”

“我不知道。”哈倫搖搖頭，“雜志都是人編寫的。它的內容會經過篩選，并非什么都可以刊登，而且很大程度上不可預測。如果你想要靠它，刊載一些你自己計劃好的內容，是非常難辦甚至不可能的。庫珀很難制造新聞，并且控制新聞呈現出來的紙面內容。即使庫珀能在編輯部謀一個職位，雖然基本不可能，他也很難通過層層編審，把自己想要刊印的字句付諸紙面。我不看好這種辦法，計算師。”

忒塞爾說：“看在時間之神的份上，開動腦筋！就集中研究新聞雜志。假設你就在20世紀，你就是庫珀，設想自己的教育和知識背景。那孩子是你教出來的學生，哈倫。你可以模仿他的思維。現在他要怎么辦？他怎么才能在雜志上刊載一些東西，而且是他所想的確切字句？”

哈倫突然睜大眼睛。“廣告！”

“什么？”

“廣告。一種付費的公告，可以完全按照付費者的要求呈現。庫珀曾經和我討論過這種東西。”

“啊，那就對了。186世紀好像也有類似的東西。”忒塞爾說。

“跟20世紀的不同。20世紀是廣告事業的巔峰。當時的文化環境……”

“現在就去翻廣告吧，”忒塞爾趕緊打斷他的話，“他會用哪種廣告？”

“真希望我能知道。”

忒塞爾凝視著自己煙頭末端的紅光，好像在尋求靈感，“他不可能直接說出來。他不可能說：‘我是來自于78世紀的庫珀，此刻在20世紀呼喚永恒時空……’”

“你怎么能確定？”

“因為那不可能！告訴20世紀的人一些不屬于他們那個時代的信息，會損害馬蘭松計劃的因果鏈，也會影響到我們目前的狀態。既然我們還站在這里，那么他在當前所處的一般現實年代中，終其一生也沒有做出那么破壞力巨大的事情。”

“除此之外，”哈倫發現忒塞爾玩這種循環推理的思辨游戲毫不費力，但他自己決定放棄了，“新聞雜志也不會答應刊載那些自己無法理解的瘋狂廣告。那些東西看起來像包含了欺詐或者其他違法內容，雜志不愿意牽連其中。所以庫珀也不可能刊載標準共時文。”

“那應該是某種精心策劃的內容，”忒塞爾說，“他會以某種曲折的方式表達。他會刊載某種廣告，在原始時代的人眼中看起來很普通。非常普通！但我們帶著目標主動搜索的話，卻看起來非常顯眼。非常顯眼。只要眼角一掃，就會發現在無數條信息中與眾不同的那條。它會有多大呢，哈倫？那些廣告刊載費用貴嗎？”

“我相信，會非常昂貴。”

“庫珀的錢也要省著用。再說了，他也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所以不管怎樣，它會比較小。你猜一下，哈倫，它會有多大？”

哈倫用手比畫了一下。“半個欄位？”

“欄位？”

“那是印刷雜志，你懂的。印在紙上。印刷的內容都以為欄位來分隔。”

“哦，明白了。我現在幾乎分不出文本和膠卷的區別……不管怎樣，我們已經有了初步的推斷。我們必須尋找那些占據了半個欄位的廣告，只要掃一眼，就能發現刊載廣告的人來自于另外的年代，當然是上時，而且在當時那個年代的人眼中，它又是一條非常普通的廣告。”

哈倫說：“如果我找不到怎么辦？”

“你會找到的。永恒時空依然存在，對吧。只要它繼續存在，即說明我們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告訴我，你以前和庫珀在一起的時候，有沒有見過這樣一個廣告？一條曾經讓你震驚的廣告，即使就震驚了片刻，因為它的怪異、奇妙、不同尋常什么的，或者故意出了什么錯？”

“沒見過。”

“我不需要你這么快回答。先想五分鐘再說。”

“沒用的。我跟他討論雜志的時候，他又沒去過20世紀。”

“拜托了，孩子。用用你的腦子。把庫珀送回20世紀，已經引發了一次現實的修改。既然變革并未發生，說明它不是一次無法撤銷的修改。不過這件事情還是會引發一點微量變革，在推算過程中通常標記為小寫的c。就在庫珀被送到20世紀的瞬間，某期特定雜志上就該出現那則廣告。在你翻到那本雜志的那一頁，看到那則廣告的時候，你所在的現實也會經歷一次微量變革，因為在上一個現實中，你翻到那一頁的時候，并沒有那則廣告的存在。你理解嗎？”

哈倫又被繞暈了。忒塞爾總能在時空邏輯的迷宮中輕而易舉地直取捷徑，跨越所謂“時空悖論”，哈倫可不行。他搖搖頭說：“我想不起來任何這類的事。”

“好吧，那你把這類資料都存在什么地方？”

“我在二層有一間特別圖書室，用庫珀的權限開的。”

“很好，”忒塞爾說，“我們過去看看。走吧！”

在圖書室里，哈倫眼看著忒塞爾目光掃過那些古老書冊，并抽了一本下來。那些書冊太古老了，易碎的紙張只能通過一些特殊手段保護才能流傳至今，而現在卻在忒塞爾粗手粗腳的翻動下嘩嘩作響。

哈倫不禁抽搐了一下。要是在別的時候，他早就命令忒塞爾放下他的寶貝書冊，不管對方是高級計算師還是什么。

老頭子掃過那些褶皺的頁面，無聲地試讀了幾個古老的單詞。“這就是語言學家們老說的英語，對嗎？”他戳著一頁，問道。

“是，英語。”哈倫低聲咕噥。

忒塞爾放回書冊。“又重又笨。”

哈倫聳聳肩。確切地說，永恒時空建立以來的大多數世紀，記錄資料都用膠卷。極少數的年代里采用了分子記錄儀。不過，紙質印刷的確是聞所未聞的東西。

他說：“書籍不像膠卷，不需要那么多技術含量。”

忒塞爾蹭著自己的臉頰。“好吧，我們能開始了嗎？”

他從書架上又抽出一本，隨便翻開，聚精會神地開始研究，看起來有些怪異。

哈倫想，這家伙以為亂槍打鳥也能行嗎？

說不定他猜對了老頭子的心思。當忒塞爾抬起頭，碰上哈倫審視的目光，不由得紅了臉，把書插了回去。

哈倫拿出19.25世紀的第一本雜志，開始一頁頁翻動。翻書的時候，只有他的右手和眼睛在動，身體其他部分則姿勢固定，一動不動。

好像過了一萬年之后，哈倫站起身，咕噥了一聲，換了另一本雜志。要是在往常的時候，他該去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吃個三明治或者干點其他什么。

哈倫悶聲悶氣地說：“你不用在這里干等。”

忒塞爾說：“我妨礙到你了嗎？”

“沒有。”

“那我就等著吧。”忒塞爾低聲說。從始至終，他都在書架間游蕩，無助地看著一排排書脊。有好幾次，煙頭燃盡燒到他的手指，他都沒發覺。

第一個物理日結束了。

當晚他們睡得很少，質量也不高。第二天早上，在翻閱兩冊雜志的空隙時間，忒塞爾慢吞吞地咂著最后一口咖啡說道：“從前我曾想過，為什么我沒有放棄計算師的職位，就在我犯下……你懂的。”

哈倫點點頭。

“我真的快放棄了，”老頭子繼續說，“真的。有好幾個物理月的時間，我一直都沉浸在悔恨當中，絕望地祈求變革不要降臨到我頭上。我天天叨念，都快發瘋了。我甚至開始懷疑變革這種行為的正當性。可笑吧，這種愚蠢的情緒居然會一直影響著你。

“你了解原始時代的歷史，哈倫。你知道那時候是什么樣的。那個年代的現實只有一個，只會遵循著最大的幾率盲目演進。如果最大幾率現實中包含一次瘟疫，或者幾十個世紀的奴隸制度，或者科技的崩潰，或者甚至一次——一次——讓我們想想，什么才是最可怕的——甚至一次核戰爭，如果科技水平達到的話，那么這些可怕的事就會真的發生。沒有什么辦法可以阻止。

“但如果有了永恒時空的存在，那些事就不會發生。從28世紀以后，那樣的事情再也沒有發生過。時間之神啊，我們已經成功地大幅提升了現實的幸福度，使其達到原始時代人們無法想象的水平；如果沒有永恒時空的幫助，人類想自然實現這種程度的幸福生活，可能性幾乎為零。”

哈倫羞愧地想，他到底想干什么？讓我的心理負擔更重？我已經在盡力補救了。

忒塞爾說：“如果我們失去了現在這個機會，那么永恒時空就會消失，甚至可能從全部現實中都消失。而人類歷史會單線演進，不管走了哪條路徑，最終的結局都殊途同歸，走向核戰爭和人類的毀滅。”

哈倫說：“我最好開始查下一本。”

再一次休息的時候，忒塞爾無助地說：“看起來你的工作量真的很大。有沒有什么比較快的辦法？”

哈倫說：“只要你能找到辦法，我都能干。我自己看來，唯一的辦法就是一頁頁翻過去，每一欄都看一眼。我怎么才能加快速度呢？”

他細心地翻過書頁。

“終于，”哈倫說，“我的視線已經模糊，說明是該睡覺了。”

第二天過去了。

在標準物理時間第三天上午的10點22分，哈倫表情奇異地盯著一頁，平靜地說：“找到了。”

忒塞爾一時沒反應過來。他問道：“什么？”

哈倫抬起頭，臉上寫滿了震驚。“你知道，我本來不相信這種可能的。時間之神啊，我其實從來沒有相信過，即使你有一萬個理由，讓我把目標鎖定在新聞雜志，鎖定在廣告上。”

忒塞爾現在明白了。“你找到了！”

他三步并作兩步，奔向哈倫手中的書冊，顫抖的雙手去抓他的書頁。

哈倫躲開他的雙手，一把將書頁合上。“稍等。即使我指給你看，你也看不出來。”

“你在干什么？”忒塞爾尖叫，“別把線索丟了！”

“丟不了。我知道它在哪頁。不過首先……”

“首先什么？”

哈倫說：“還有一件事要先做，計算師忒塞爾。你說我能得到諾依。帶我去找她，讓我親眼看見她。”

忒塞爾盯著哈倫，稀疏的白發幾乎滿天飛舞。“你在開什么玩笑？”

“沒開玩笑。”哈倫厲聲說道，“我沒有開玩笑。你向我保證你會作出安排的——難道你是信口開河？我會和諾依在一起的。你承諾過。”

“是啊，我承諾過。沒問題啊。”

“那把她帶過來吧，要安然無恙，沒受一點傷害。”

“可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又不在我手里。沒人關著她啊。她還待在遙遠的上時，芬吉報告里說的地方。沒人去傷害她。偉大的時間之神啊，我說了她很安全。”

哈倫盯著面前的老頭子，神色緊張。他壓著嗓子說：“別跟我玩文字游戲。好吧，她的確還在未來的分區，但那又有什么用？趕快把100000世紀那個障礙物挪開——”

“你說什么？”

“那個障礙物，擋住時空壺的那個。”

“你從來沒提過這東西。”忒塞爾快發瘋了。

“我沒提過嗎？”哈倫詫異地問道。他真沒提過？他總是在想著那東西啊。難道他真的沒提過一個字？他想不起來了。不過他馬上又嚴厲起來。

他說：“好吧。我現在提到了。把它挪開吧。”

“但你說的是不可能的。有個障礙物把時空壺擋住了？時空屏障？”

“你是說你沒放過那種東西？”

“沒有。時間之神啊，我發誓沒有。”

“那——那——”哈倫臉色蒼白，“那就是理事會放的。他們早就知道了內情，瞞著你做的……那么我以時間之神和所有現實的名義發誓，他們就算翻遍了所有廣告也找不到線索，找不到庫珀，馬蘭松和永恒時空的一切都會永遠消失。他們會失去一切。一切都會消失。”

“等等，等等。”忒塞爾絕望地拽著哈倫的胳膊，“別失控。想想，孩子，好好想想。理事會也沒有放什么障礙物。”

“但那里的確有障礙。”

“但他們不可能放置這種障礙物。沒人能做到。從理論上講是不可能的。”

“是你不知道而已。那里的確有東西。”

“我知道的比全時理事會其他人都多，而你說的那種東西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的確有。”

“但如果它……”

哈倫此刻已經完全回過神來，從忒塞爾的眼中，他讀出一種凄慘的恐懼。那種恐懼，比老頭子第一次聽到庫珀被送錯時代，發現永恒時空即將終結之時，還要來得更加深邃絕望。

# 第十六章 隱藏的世紀

安德魯·哈倫出神地看著面前工作中的人群。他們謙和有禮地忽視了他的存在，因為他是時空技師。通常情況下，他也會以不太禮貌的姿態無視他們的存在，因為他們只是一群后勤永恒之人。不過現在他卻一直在觀察他們，而且在他苦澀的心中，甚至有點羨慕他們的生活。

他們只是隸屬于跨時空運輸部門的一些服務人員，身穿卡其色制服，肩章是黑底紅箭，箭頭有兩支。他們使用復雜的力場裝備檢測時空壺的引擎，以及時空豎井中冗余度指數。哈倫猜想，這些人對時空工程學的理論知識所知甚少，但對時空工程設備的操作卻十分精通。

哈倫在新手時期，也沒學過多少設備維修保養的知識。或者更準確地說，他也并不想學。只有考核不達標的新手才會被分配到后勤組。進入所謂“未細分專業”（委婉的說法），其實就是失敗者的標志，大多數新手并不想落到這種田地。

不過現在，哈倫觀察著這些永恒之人的工作，他們似乎干得寧靜自得，無憂無慮，開心快樂。

為什么不呢？他們與時空專家——也就是所謂“真正的永恒之人”——相比，人數多得多，大概是后者的十倍。他們有自己的圈子、自己專屬的居住樓層、自己的生活樂趣。他們每天的工作時數非常固定，工作內容也沒有什么壓力，不用加班。他們擁有時空專家所沒有的充足時間，可以自如地欣賞那些來自于無數個現實的文學作品和影視戲劇。

其實歸根到底，他們的人生才比較完整。與后勤永恒之人簡單而甜蜜的人生相比，時空專家的人生總是匆匆而過，總受外界左右，過于牽強刻意。

后勤永恒之人才是永恒時空的基礎。奇怪的是，這么淺顯的道理，他以前居然從來沒想到。他們管理著從一般時空輸送而來的食物和水，負責垃圾的傾倒處理，維持電站的運行。他們維護著永恒時空所有機器設備，使其順利運行。如果時空專家們突然遭到某種打擊而全體滅亡，后勤永恒之人則可以毫無障礙地讓永恒時空運行如常。但如果后勤永恒之人都消失了，時空專家們用不了幾天就得放棄永恒時空，否則只能死在里面。

后勤永恒之人是否會怨恨失去了自己的故鄉？會不會痛恨這種無妻無子的生活？終身免于貧窮和疾病，享受著現實變革帶來的好處，是不是能抵消他們失去的一切？在任何重要的事情上，有人關心過他們的想法和意見嗎？哈倫感到一些社會改革的火花在胸中燃起。

高級計算師忒塞爾健步如飛地走來，打斷了哈倫的思緒。他看起來比一小時前離開時更加精神抖擻，那時候后勤永恒之人已經開始忙活了。

哈倫想，他的精神頭可真足，怎么做到的？他可是老人家了。

忒塞爾鷹一般銳利的眼神掃過四周，周圍眾人下意識地立正，以示尊敬。

他問道：“時空豎井怎么樣了？”

一個后勤永恒之人回答：“一切正常，長官。通道已經清空，力場網絡建立完畢。”

“全部都檢查過了？”

“是，長官。一直檢查到了本部門負責區段的最遠上時。”

忒塞爾說：“那就走吧。”

這句突兀的話，代表了不容質疑的解散命令。他們恭敬地鞠躬，轉身，迅速撤離。

現在忒塞爾和哈倫單獨待在時空通道里。

忒塞爾轉向他：“你待在這里就好，這是請求。”

哈倫搖搖頭。“我必須去。”

忒塞爾說：“你肯定能想到。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依然知道怎樣找到庫珀。如果你出了事，我和其他全體永恒之人加起來能派上什么用場？”

哈倫又搖頭。

忒塞爾往嘴里塞上了一支煙。他說：“申納已經起疑心了。過去兩天里，他已經呼喚過至少兩次。他想搞清楚，為什么老是找不到我的人。等他查出我剛安排了時空豎井的一次徹底大修……我現在得走了，哈倫，我等不起。”

“我也等不起。我早就準備好了。”

“你堅持要同去？”

“如果沒有障礙物，那就沒危險。即使有障礙物，我已經去過一次，也安然無恙回來了。你害怕什么呢，計算師？”

“我想避免任何一絲不必要的風險。”

“那就理智一點吧，計算師。下決心讓我跟你一起去。如果你作了決定，永恒時空依然存在，說明你的選擇沒錯，因果鏈依然能閉合。那也說明你我都會幸存。如果選擇是錯的，那永恒時空就會立刻消失；不過如果你不讓我去，永恒時空肯定會消失的，因為見不到諾依，我絕對不會去找庫珀。我發誓。”

忒賽爾說：“我會把她帶回來。”

“如果像你說的那么容易、那么安全，我去也沒事啊。”

忒賽爾明顯被搖擺的內心折磨得不輕。他粗聲粗氣地說：“好吧，一起來吧！”

永恒時空依然存在。

即使兩人進了時空壺內部，忒塞爾臉上依然還掛著那種見了鬼似的表情。他一直盯著計數器上跳動的指針看。他已經為了這次特殊的航行，調過這臺機器的測量單位，每格都代表了一千世紀，但指針還是以每分鐘一格的速度跳動著。

他說：“你還是不該來。”

哈倫聳聳肩：“為什么？”

“因為我心里覺得不安。沒有什么確切的原因，非要說的話，算是我長期以來的迷信吧。它讓我心神不寧。”他雙手交握，緊緊扣在一起。

哈倫說：“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忒塞爾看上去非常樂意跟哈倫交談，似乎這樣可以驅散一些心中縈繞不去的夢魘。他說：“或許我說出來，你能理解一些。你是原始時代的專家，人類在原始時代生活了多久？”

哈倫說：“一萬個世紀。或許一萬五千個世紀。”

“嗯。從類人猿進化到現代的智人形態。對嗎？”

“這是常識，沒錯。”

“那么同樣是常識，人類的進化速度非常地迅速。一萬五千個世紀就從類人猿進化到智人。”

“那又怎樣？”

“嗯，我來自于30000世紀……”

哈倫幾乎嚇了一跳。他從沒想過忒塞爾的故鄉世紀原來在那么遙遠的未來，也從沒見過那些世紀的人。

“我來自于30000世紀之后，”忒塞爾又說，“你來自于95世紀。你我之間的時代間隔，是原始時代人類進化史總長度的兩倍，但我們兩個之間，差異有多大呢？我比你少四顆牙齒，沒有闌尾，物理構造差異僅此而已。我們的新陳代謝系統幾乎完全相同。最大的差異恐怕是你的身體能合成類固醇，而我的不能。所以我的食譜中必須包括膽固醇，而你不用。我能和575世紀的女人生孩子，這就說明我們之間的物種差異非常小。”

哈倫看不出意義所在。他從來沒有思考過千萬年來人類自身的物理結構問題。這種東西人們一般都習以為常。他說：“也有很多物種歷經幾百萬個世紀都不會發生變化。”

“但那種情況不多。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人類進化的中止與永恒時空的發展是同時發生的。只是巧合？從來沒有人思考過這類問題，除了像申納那種怪人，而我又不是申納。我從來不認可這種空想思維。任何無法通過計算機陣列計算檢驗的東西，都不值得浪費計算師的時間。不過，在我年輕的時候，的確也想過……”

“想過什么？”哈倫想，好吧，閑著也是閑著，聽聽也無妨。

“我曾經想過永恒時空剛建立時的模樣。開始的時候它只能覆蓋30到50世紀之間，主要功能是貿易。而且貿易主要服務于地表剝蝕地區的植樹造林運動，在過去和未來之間來回運送表層土壤、淡水和化肥。那是單純的年代。

“但后來我們發現了現實變革。高級計算師亨利·威茲曼在那場后人耳熟能詳的戲劇化事件中，移去了一位國會議員車上的剎車裝置，從而避免了一場戰爭的發生。自那以后，永恒時空漸漸把它的重心從貿易轉移到了現實變革行動。這是為什么呢？”

哈倫說：“原因顯而易見。為了人類的福祉。”

“對，沒錯。平時我會這么想。不過現在我說的是內心深處的噩夢。或許還有其他原因，一個秘而不宣的原因，一個藏在人類潛意識里的原因。如果一個人能通過時間旅行，到無限遠的未來，他可能會遇上進化程度遠比自己高級的人類，他與對方的差距，就像類人猿和他的差距那么大。這不應該是很正常的事嗎？”

“或許吧。但人類還是人類……”

“……至少到了70000世紀還是這樣。是，我知道。那這種情況是不是和現實變革行動有一定的關系？我們可以消除差異性。申納故鄉世紀那種剃掉毛發的文化特征被視為異端，那其實一點危害都沒有啊。或許坦白地說，毫無掩飾地說，我們阻止了人類的進化，因為我們不想見到比自己高級的超人類。”

聽到這種觀點，哈倫并沒有表現出多少震驚。“我們做到了。這有什么關系？”

“但如果超人類真的存在，存在于我們無法抵達的未來呢？我們只能控制70000世紀之前，再往后就是隱藏世紀了！那里面隱藏著什么秘密？那個時代的人類不想跟我們打交道，所以把我們阻擋在門外？為什么我們就任憑他們阻擋著？因為我們也不想和他們打交道，所以一旦進入他們的世紀失敗之后，就拒絕再次嘗試？我不敢說這是刻意為之的結果，但不管是刻意還是無意，它的確提供了一種解釋。”

“就算你說的全對，”哈倫繃著臉說，“我們接觸不到他們，他們也接觸不到我們。我們相安無事也很好啊。”

忒塞爾似乎對他這句話很有感觸。“相安無事當然好，但我們并沒有。我們會做現實變革，變革的影響一般只會持續幾個世紀，然后就消失了。你回憶一下申納午餐會時說的那些沒有答案的問題，這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觀點是，這種現象只是統計的結果，原理尚未明朗。有些變革會比其他變革影響更長遠。從理論上講，只要采取了適當的變革，就可能影響到足夠久遠的未來，或許是一百個世紀、一千個世紀甚至是幾十萬個世紀。隱藏世紀里進化到更高級階段的人類肯定知道這些。假設他們擔心我們采取的某次變革會一路影響到200000世紀，他們會怎么辦？”

“擔心這種事情沒什么意義。”哈倫的語氣說明，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擔心。

“但假設一下，”忒塞爾低聲說道，“只要我們不碰他們的隱藏世紀，他們就始終悄無聲息。這說明我們沒有體現出攻擊性。假如雙方之間的默契——或者你隨便叫作什么關系——被打破，我們這邊有人想要在70000世紀之后建立永久定居點。假如他們把這種行為當作一次嚴重的入侵，會怎樣？他們可以把我們擋在他們的世紀之外，說明他們的科技比我們發達得多。假如他們做出了一些我們看來絕無可能的事，在時空豎井中放置了路障，切斷我們和……”

現在哈倫也站起來，心中無比恐懼。“他們抓走了諾依？”

“我不知道，只是一種猜測。或許豎井里根本沒有障礙物。或許是你的時空壺出了故障……”

“的確有障礙！”哈倫喊道，“哪里會有別的可能？為什么以前你從來沒跟我說過這類事？”

“因為我自己并不相信，”忒塞爾咕噥著說，“其實我現在也不信。這么愚蠢的夢話，我本來一個字都不該說的。我自己的恐懼——庫珀的問題——所有的一切——不過等等，稍等一下。”

他伸手指向計數器。指針顯示，他們已經來到95000世紀至96000世紀之間。

忒塞爾手握操縱桿，把時空壺上行的速度放慢。過了99000世紀，指針的動作幾乎停下了，每個世紀的跨越都顯示了出來。

99726—99727—99728—

“我們在干什么？”哈倫喃喃地說。

忒塞爾搖搖頭，可能是示意對方別說話，保持耐心，也可能表示他也不知道能干什么。

99851—99852—99853—

哈倫穩定身形，準備接受撞上障礙物的沖擊，心里絕望地想：難道只有保住永恒時空，才能尋找機會向隱藏世紀的生物發起反擊？除此之外，就沒辦法救出諾依？只能撞上障礙，回到575世紀，重整旗鼓卷土重來……

99984—99985—99986—

“就是現在，現在，現在。”哈倫低聲說道，絲毫沒意識到其實自己沒發出半點聲音。

99998—99999—1000000—1000101—100102—

數字持續上升，兩人默默地看著數字持續上升。

然后忒塞爾大喊：“根本沒有障礙物！”

哈倫回答：“以前有的，以前有的！”然后又惱火地說，“可能他們已經抓走她了，不用再放障礙物擋路。”

111394世紀到了！

哈倫跳出時空壺，大聲呼喊：“諾依！諾依！”

空蕩蕩的分區里，他的聲音在墻壁間回響不絕。

忒塞爾要鎮定得多，他爬出時空壺，在年輕人身后喊：“等等，哈倫……”

一點用都沒有。哈倫已經狂奔出去，沿著走廊奔向他曾經安作愛巢的區域。

他隱隱地想到，有可能會碰上忒塞爾所說的“進化后的人類”，身上忍不住起了一層雞皮疙瘩，不過他最迫切的愿望還是見到諾依，也顧不了那么多了。

“諾依！”

就在這一瞬間，她突然撲到了他的懷里，他甚至沒反應過來，還沒看清怎么回事，姑娘就已經在他懷里，緊緊抱著他，依偎在他肩頭，烏黑的長發溫柔地拂過他的面頰。

“安德魯？”她開口問道，卻又因為抱得太緊，聲音有些含糊，“你去哪兒了？你好多天沒回來，我都嚇壞了。”

哈倫掙脫她的擁抱，把她拉到面前仔細端詳，嚴肅地問：“你還好嗎？”

“我很好。我還以為你出事了，我以為……”她突然打住話頭，眼中浮現出一絲恐懼，喘息著喊，“安德魯！”

哈倫轉身。

只是忒塞爾過來了而已，還喘著氣。

諾依從哈倫的神情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她平靜地問：“你認識他對嗎，安德魯？沒事吧？”

哈倫說：“沒事。他是我的上司，高級計算師拉班·忒塞爾。他知道你的事。”

“高級計算師？”諾依有點瑟縮。

忒塞爾緩緩走過來：“我會幫你的，孩子。我會幫助你們兩個。我已經向技師許下承諾，只要他相信的話。”

“我向你道歉，計算師。”哈倫生硬地說，好像沒多少誠意。

“我接受。”忒塞爾說。他伸出手，拉住姑娘一只不太情愿的手，“告訴我，姑娘，你在這里過得好嗎？”

“我一直很擔心。”

“哈倫離開后，一直沒有別人過來找你吧？”

“沒——沒有，長官。”

“一個人也沒有？什么東西都沒有？”

她搖搖頭，漆黑的眼眸轉向哈倫那邊，“為什么這么問？”

“沒什么，姑娘。愚蠢的夢話而已。來吧，我們一起回575世紀。”

在歸途中的時空壺里，哈倫漸漸沉陷在憂慮和疑惑的寂靜中。在駛向過去，跨過100000世紀的時候，他都沒有抬頭看一眼，而忒塞爾則如釋重負似的哼了一聲，仿佛一直在擔心他們會被困在未來的那一端。

諾依的手悄悄伸過來，握住他的手，他幾乎沒有反應；感受到她指尖傳來的壓力，他也只是機械地回應。

諾依睡在其他房間里，而此刻忒塞爾高漲的情緒幾乎吞沒了哈倫。

“找出那條廣告，孩子！你已經找回了你的女人。我該做的已經做完了。”

哈倫似乎還沒回過神來，他默默地翻動桌上的雜志書頁，找到了那則廣告。

“線索非常簡單，”他說，“但是是用英語寫的。我會讀給你聽，翻譯出來。”

那是一則極其簡單的廣告，刊登在雜志第30頁左上角。廣告背景是不規則的線條，正文采用印刷體，字體樸素：

ALL THE

TALK

OF THE

MARKET[[6]](#_6_1)

在它們下方則有一行小字，內容是：“《投資新聞通訊》，第14號郵政信箱，丹佛市，科羅拉多州。”

忒塞爾專心聽著哈倫的翻譯，但最后顯然很失望。他問道：“什么是市場？他們這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股票市場。”哈倫不耐煩地說，“一種體系，使得私人資本可以投資到商業活動中。但這不是關鍵，你看到廣告的背景圖案了嗎？”

“看到了。原子彈爆炸的蘑菇云圖案，為了吸引眼球而已。怎么了？”

哈倫幾乎炸開：“偉大的時間之神啊，計算師，你是怎么了？你看看這期雜志的刊發時間。”

他指向頁面頂端，頁碼的左邊位置。發刊日期是1932年3月28日。

哈倫說：“這不用翻譯了吧？標準共時語中標記時間的方式和以前一樣，你能看出來那是1932年。你不知道嗎，在那個年代還沒人見過蘑菇云？沒有人能精確地畫出這樣的圖案，除非……”

“等等，這不過是線條而已。”忒塞爾竭力保持平靜。“畫成蘑菇云的形狀，或許只是巧合。”

“是嗎？那你再看看這幾個單詞好嗎？”哈倫的指尖戳著那幾個詞，“ALL-THE TALK OF-THE MARKET，每行第一個字母連起來就是ATOM，英語中‘原子’的意思。這也是巧合嗎？不可能。

“你還不明白嗎，計算師，這條廣告有多么契合你一開始的推測？我一看見它就明白了。庫珀知道這是一條全然時代倒錯的廣告。但與此同時，對于任何一個19.32世紀的人來說，它只能表示出字面含義。

“所以它一定是庫珀刊載的。這就是他的留言。我們已經把他身處的時間精確到百分之一世紀，而且也有了準確的通訊地址。剩下唯一的任務就是去找到他，而我是擔負這項任務的唯一人選，因為只有我具備充足的原始時代知識。”

“你會去嗎？”忒塞爾如釋重負，臉上露出歡快的神色。

“我會去——但有個條件。”

忒塞爾好像被潑了一盆冷水，皺起眉頭說：“又有什么條件？”

“還是同一件事。我不會再加新的條件了。我需要保證諾依的安全，我要帶她一起去。我決不會再把她一個人留下了。”

“你現在還不相信我？我有什么事對不住你嗎？你心里還在擔心什么？”

“只有一件事，計算師，”哈倫平靜地說，“只有一件事。曾經樹立在100000世紀處的障礙物。為什么會有那種東西？那件事依然困擾著我。”

# 第十七章 因果鏈的閉合

那件事一直反復困擾著他。隨著時空之旅準備工作的進行，這種煩惱與日俱增。這件事仿佛橫在他和忒塞爾之間，甚至還成為了他和諾依之間的阻礙。他沉浸在煩惱中，竟然沒發現出發的日子已經到來。

忒塞爾從全時理事會的小組會議上回來，哈倫勉強打起精神詢問狀況。“會開得怎么樣？”

忒塞爾無力地說：“在我開過的所有會議里，這次絕對算是不怎么樣的。”

哈倫本來想就此打住不問，不過他沉默了一下，還是含糊地說：“我想你應該沒提到……”

“沒有，沒有，”老頭子暴躁地回答，“姑娘的事我一個字都沒提，你故意送錯庫珀的事也沒提。我只說是一次不幸的失誤，機械故障。我攬下了全部責任。”

哈倫不堪重負的良心又感到一陣刺痛。“希望不要對你有太大影響。”

“他們能拿我怎樣？現在他們也只能乖乖等著我們的補救，不敢動我。如果我們失敗了，一切是好是壞都沒有意義了。如果我們成功了，我算是將功補過，也沒事的。如果我受到牽連……”老頭子聳聳肩，“我就打算退休了，從此不再過問永恒時空的事。”不過說這話的時候，他又摸出一支煙點上，但還沒抽到一半就扔了。

他嘆了口氣，“我真心不希望把他們牽扯進來，但也沒別的辦法；我們畢竟還要征用特制時空壺，再次進行穿越永恒時空起點的旅行。”

哈倫轉過身去。他的思緒又回到了這些日子困擾他的煩惱中。他模模糊糊地聽到忒塞爾在說著什么，但對方好像重復了幾遍他才回過神來。“你說什么？”

“我說，你的女人準備好了嗎，孩子？她能理解我們在做什么嗎？”

“她準備好了。我什么都告訴她了。”

“她有什么反應？”

“什么反應……嗯，是的，噢，跟我預想的差不多。她不害怕。”

“只剩下不到三個物理小時了。”

“我知道。”

就在此刻，哈倫終于拋下心中所有煩惱，為自己必須要做的事下定了決心。

在時空壺裝載貨物、調整控制系統的時候，哈倫和諾依已經換好了服裝，現在他們看起來就像是20世紀早期的鄉村人士。

諾依對哈倫給她安排的行頭作了一些調整，她堅持認為，女性在服飾和審美方面有著與生俱來的天賦。她翻了很多冊新聞雜志，從廣告圖片里精心選擇樣式，然后又仔細考察了多達十幾個世紀的流行服飾元素。

偶爾她會征求哈倫的意見。“你覺得怎么樣？”

他只會聳聳肩。“如果挑衣服要靠直覺，那就隨便你吧。”

“聽起來可不太好啊，安德魯，”她的聲音輕松明快，卻有點不太自然，“你太隨意了。你到底怎么了？好些天了，你都不像從前的你了。”

“我沒事。”哈倫只是淡淡地回答。

忒塞爾第一次看他們的20世紀服裝造型，不禁莞爾，做出了一點調笑的表示。“時間之神啊，”他說，“原始時代，人們穿得可真丑，不過即使如此也無法掩藏您的美麗，我——我親愛的。”

諾依向他露出開心的微笑，哈倫在一旁無精打采地沉默著，不過也不得不承認忒塞爾笨拙的殷勤話說得有幾分道理。諾依的服飾并沒有起到襯托她美麗的應有作用。她的妝容只是臉頰和嘴唇上毫無創意的色塊，眉毛也被畫得遠不如天然的好看。她那美麗的長發（這是最差勁的部分）已經被無情地剪短。但是如此，她依然是個美人。

哈倫已經習慣了自己那條毫不舒服的腰帶，習慣了腋窩下和襠口過緊的剪裁，以及質料粗糙的服飾單調的顏色。穿上奇怪的服裝適應一個時代風格，他早就輕車熟路。

忒塞爾說：“現在我真的想在時空壺內部安裝一套手動操縱設備，我們以前討論過，但顯然沒法做到。工程師們必須要確保時空壺得到足額的能量輸入，從而能控制它的時空錯位，這種能量出了永恒時空就不存在了。我們只能利用進入原始時代時產生的時空張力。不過，我們還是安裝了一個回航啟動桿。”

他把他們帶到壺里，穿過堆積如山的補給物資，找到那個光滑艙壁上突出顯眼的金屬桿。

“它相當于一個簡單的開關。”他說，“這個時空壺不會自動返回永恒時空，它會一直留在一般時空等你們。只有等到你撥動那個回程開關，你們才會回來。然后我們才能準備第二次航程，我希望，那就是最后一次……”

“第二次航程？”

哈倫說：“我沒跟你解釋過這個。你看，我們這一次航程的唯一目的只是確定庫珀抵達那個世紀的精確時間節點。我們不知道從他抵達那個世紀到刊登廣告之間間隔了多久。我們會按照那個通信地址找到他，如果可能的話，了解到他進入那時代的確切時間，精確到分鐘，或者盡可能精確到某種程度。然后我們就可以在庫珀進入錯誤時代的15分鐘之后，回到他剛好離開時空壺的那個時間點……”

忒塞爾插話：“你知道的，我們不可能讓同一個時空壺在同一時間和地點同時出現兩次。”然后他努力露出笑容。

諾依似乎聽懂了。“我明白了。”她說著，好像沒全聽懂。

忒塞爾對諾依說：“只要能在庫珀剛抵達的時候截住他，就會消除所有的微量變革。那個原子彈形狀的廣告會消失，庫珀唯一知道的就是，時空壺按照計劃在15分鐘后消失，然后突然又出現了。他不會知道自己被送到錯誤的世紀，也不會有人告訴他。我們會告訴他，我們忘了某種關鍵性指導課程（我們會編一些出來），接下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禱他別把這次失誤當回事，在寫回憶錄的時候別提到他被送過兩次。”

諾依揚了揚粗細不均的眉毛。“好復雜啊。”

“是的，沒辦法啊。”他又把兩只手扣在一起，看著面前的二人，仿佛在努力消除心中的疑惑。然后他挺直身子，拿出一支新的煙卷，刻意表現出一種愉悅的情緒，開口說道：“時間到了，小子，祝你們好運。”忒塞爾和哈倫簡單地握了握手，向諾依點點頭，然后走出時空壺。

“我們現在要出發了嗎？”壺里只剩下他們兩個，諾依問哈倫。

“還有幾分鐘。”哈倫說。

他用眼角的余光掃了一眼諾依。她正微笑著仰頭看他，目光無所畏懼。這一刻，他在心中以同樣的熱情回應。不過他告誡自己，這是出于激情，而非理性；這只是本能反應，而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于是他偏過頭去。

旅程平淡無奇，或者說幾乎是平淡無奇，與普通的時空壺之旅并沒有什么不同。只有在穿越時空豎井起點障壁的時候，好像有點震動，不過很可能是心理作用。那點感覺幾乎是完全察覺不到的。

然后他們就抵達了原始時代，走出時空壺，走進一片寂靜無人的崎嶇山區，迎面撞上午后燦爛的陽光。一陣微風吹過，有些涼意，不過周圍最顯著的特征還是寂靜。

光禿禿的巖壁粗糙而寬闊，因為富含鐵、銅和鉻等元素，所以在陽光照耀下反射出暗淡的彩虹色光芒。在這種宏大荒涼的野外景象中，哈倫覺得自己渺小而軟弱。永恒時空此時尚未建立，那里面是他住慣的環境，沒有太陽，也沒有這些景色，只有凈化過的空氣。對于自己故鄉世紀的事情，他的記憶已經模糊了。從前深入一般時空做觀測任務的時候，他也總是置身于都市人群之中，從來沒見過這么荒涼的景象。

諾依碰了碰他的手肘。

“安德魯！我好冷。”

他嚇了一跳，回身看她。

她說：“我們不能生個爐子嗎？”

他說：“可以，就在庫珀的洞穴里吧。”

“你知道在哪兒嗎？”

“就在這里。”他簡短地回答。

這一點毫無疑問。回憶錄中有明確的記載。庫珀已經定位精準地找到了那個點，現在他也來了。

從新手期開始，他對自己的時空旅行定位能力就毫不懷疑。他還記得，自己當年神色嚴肅地面對導師亞羅，提問道：“我們都知道地球在繞著太陽轉動，而太陽則繞著銀河系中心轉動。如果我們從地球上某點出發，向下時移動一百年，那你應該會出現在一片真空之中。因為地球還要花上一百年的時間才能移動到這個點啊。”（那時候他還總把一個世紀叫作一百年。）

而導師亞羅則立刻回應：“你還沒有把一般時空和一般空間的概念分清。在一般時空中移動，你會包含在地球的整體運動中。要不然你想想看，一只鳥兒飛起來，馬上就會被甩在太空中。因為地球在以每秒十八英里的速度圍繞太陽公轉，馬上就把那只緩慢的鳥兒甩遠了。”

爭論類似的問題很大膽，不過哈倫在后來的日子里，借由自己的親身經驗得到了更為直接的證據。在當前這次精心準備的前往原始時代的旅行中，他已經有足夠的自信，準確定位，找到計劃中的地點。

他把擋在洞口作為掩蔽之用的稀疏石塊搬開，鉆進洞里。

他拿出一個像手術刀一樣的手電筒，在白色光束的指引下探索漆黑的洞穴內部。他一寸寸掃視著洞壁、天花板和腳下地面。

諾依緊緊躲在他身后，低聲說道：“你在找什么？”

他說：“找東西，任何東西。”

他找到了那個東西，就在洞穴的最深處，是一疊被扁平石頭壓著的綠色紙片。

哈倫搬開石頭，拿起那疊紙片，用一只拇指翻動著。

“這是什么東西？”諾依問道。

“銀行票據。一般等價交換物。也就是錢。”

“你知道它們就在這兒嗎？”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希望能找到而已。”

這只不過是借用了忒塞爾的倒推邏輯，從結果推出原因。永恒時空依然存在，說明庫珀作了正確的決策。他預計那則廣告可以把哈倫帶到這個世紀，這個洞穴自然就是他們建立聯系的另一媒介。

結果比他猜測的最好局面還要好。他在準備這次原始時代旅程的時候，哈倫不止一次設想過自己身無分文地走進一座市鎮開始活動，身上攜帶過多的貴金屬只會引來懷疑的眼光，而且兌換成現金也要多花一段時間。

庫珀肯定遇到過這種情況，不過庫珀他有時間。哈倫掂了掂這疊鈔票的分量——攢這么多錢可不容易，年輕人干得真不錯，簡直棒極了。

因果鏈正在閉合！

在夕陽西下、暮色嫣紅中，補給物資逐漸搬進洞穴。外面的時空壺被一片光學散射薄膜覆蓋，除非把臉貼上去觀察，否則已經完全看不到蹤跡。而哈倫也帶了一把爆破槍，以防萬一。輻射暖爐被搬到洞穴里打開，照明棒被插在洞壁上一處縫隙里，他們有了光和熱。

此刻，外面已是寒冷的三月夜晚。

諾依若有所思地盯著暖爐緩緩旋轉的內膽，看了好久。然后她說：“安德魯，你有什么計劃嗎？”

“明天一早，”他說，“我會動身去最近的市鎮。我知道它在什么方位，或者說應該在什么方位。”（在他的腦海里，這句話早已不是表示過去或者推測的語態，而是確定語態。不會有什么麻煩的，按照忒塞爾的邏輯。）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嗎？”

他搖搖頭：“首先，你不會講本地語言；其次，這趟旅程很艱難，需要經常與當地人接觸溝通。”

短發的諾依看上去像個奇怪的古代人，而且她的眼中此刻已經燃起怒火，哈倫神色不安地扭轉頭。

她說：“我又不傻，安德魯。你最近都不跟我說話，不看我。你怎么了？難道又是你所謂故鄉世紀的道德感上頭了？你是不是覺得自己背叛了永恒時空，又覺得這一切都怪我？你覺得是我把你帶壞了？是嗎？”

他說：“你不知道我的感受。”

她說：“那你說啊。你可以跟我講啊。沒有比今天更好的機會了。你還能感到愛嗎？愛的還是我嗎？你不應該也不能把我當替罪羊。為什么你要把我帶到這里？告訴我。既然我來這兒也沒什么用，既然你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為什么不干脆把我留在永恒時空呢？”

哈倫咕噥著說：“那里很危險。”

“行了，別扯了。”

“不只是危險而已。那里有一個噩夢，計算師忒塞爾的噩夢。”哈倫說，“就在我們最后一次心驚膽戰地上移到隱藏世紀的時候，他對我提起過心中的擔憂。據他推測，那里頭可能居住著進化后的人類種群，新的種群，或者可以看作超人類。他們隱藏在遙遠的上時，設置障礙不讓我們窺探，暗地里籌劃著顛覆我們的工作，終結我們利用永恒時空篡改歷史的行為。他認為，是他們制造了那個100000世紀的障礙物。不過后來我們找到了你，忒塞爾計算師就忘記了他這個夢魘。他現在認定，那里從來不曾存在那個障礙物。他的精力馬上回到眼前迫在眉睫的問題上，就是如何挽救永恒時空。

“不過你應該能理解，我卻被他的夢魘深深感染了。我自己親身感受過那個障礙物，所以我知道它存在。它不是永恒之人造的，忒塞爾說過它理論上是不可能的。或許永恒時空的科學理論還沒發展到那個程度。障礙曾經存在過，它的建造者肯定是某種人類，或者某種未知的種族。”

“當然了，”他若有所思地說，“忒塞爾說的也不見得全對。他覺得人類必然會進化，但也不一定。古生物學在永恒時空里不受重視，但卻在原始時代蓬勃發展，所以我也學到一點皮毛。我知道這樣的原理：物種進化只是為了應對外部環境的壓力。如果生活環境穩定不變，一個物種或許會在幾百萬個世紀里都保持原樣。原始時代的人類之所以飛速進化，是因為他們的生活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無論如何，當人類學會如何為自己創造環境之后，他們就為自己創造了一個舒適穩定的生活環境，所以他們就會停止自然進化。”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么。”諾依說，看起來一點都沒有感到安慰，“你一個字都不提我們倆的事，我只想說說我們自己。”

哈倫努力保持神色不變。他說：“為什么在100000世紀會存在一個障礙物？它有什么作用？你也沒有受到傷害，它還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問過我自己：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因為它的出現而引發；如果它不存在，這件事就不會發生呢？”

他停頓了一下，低頭看著自己天然皮革制成的笨重靴子。他突然想到今晚為了舒服一點，可以把靴子脫下來，不過不是現在，不是現在……

他說：“這些問題只有一個答案。正是因為時空障礙的存在，我才會回到下時，帶上神經鞭，去拷打芬吉。我被徹底激怒了，所以才會去要挾永恒時空，想把你換回來；然后在以為自己威脅失敗的時候，不惜與永恒時空同歸于盡。你明白嗎？”

諾依看著他，眼神中混雜著恐懼和難以置信。“你是說，未來的人類希望你做出這些事？都是他們策劃的？”

“是的。別這么看著我。是的！你還沒看出來不同嗎？只要我的一切行為都出于本心，都是出于自己的原因，那么我愿意承擔一切后果，不管是物質上的損失還是精神上的痛苦。但如果我是被人騙了，被別人引導著走上這條不歸路，那些人操縱著、引導著我的情緒，就好像把我當機器人，只需要插入打孔箔條，輸入指令……”

哈倫突然發現自己正在咆哮，突然住口。他先讓奔涌的情緒平靜了一下，然后說道：“這件事讓我難以接受。我必須要彌補自己被人當木偶犯下的那些錯。只有彌補了那些錯誤，我才能得到安寧。”

他應該能做到——可能只是或許能做到。他感到一陣毫無喜悅的勝利感，這是純理性結果，與他這段時間的個人悲劇毫無關系。新的因果鏈正在閉合！

諾依怯生生地伸出手，好像要拉住他僵硬的手掌。

哈倫拒絕了她的安慰，縮回手掌。他說：“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包括我和你的相遇，一切都是人為的。他們早就分析過我的性格特征，顯然如此，包括我的行為和反應。我就像個人偶，他們知道按下什么鍵，人偶就會做什么樣的動作。”

哈倫說得無比艱難，帶著深深的羞愧。他搖著頭，想努力甩脫心中的恐懼，就像小狗甩落身上的水珠，“以前我一直有一件事想不通。我怎么能猜到庫珀要被送回原始時代？這件事根本毫無頭緒，無從猜測，我又沒有理論基礎。忒塞爾也不能理解，他不止一次提到，為什么我缺乏數學知識，卻做到這一切？

“但我就是想到了。就在我們第一次——在一起的時候，你睡著了，但我沒有。我感覺腦海里有些事必須要記住；一些符號、一些想法，就出現在那個激情四射的夜晚。當我順著這個思緒想下去，庫珀的意義就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而且伴隨著他出現的還有一個念頭，就是我此刻的地位足以毀掉永恒時空。后來我在數學史中翻撿證據，但其實根本沒必要。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確信庫珀的事。怎么做到的？怎么回事？”

諾依專心致志地看著他。她沒有再試著碰觸他。“你是說，這些事也是隱藏世紀的人安排的嗎？他們把這些東西放進你的腦海，然后操縱著你的行動？”

“是的，是的。不過他們尚未成功。他們還有一些工作要做。他們安排的因果鏈可能正要閉合，但目前尚未閉合。”

“他們還能怎么做呢？他們又沒有在你我身邊。”

“沒有嗎？”他聲音縹緲地說出這三個字，諾依臉色一變。

“難道是隱身超人？”她喃喃自語。

“不是超人，也不是隱身的。我跟你說過，如果人類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環境，形態就不會進化。隱藏世紀里的人也是智人種族，也就是正常人類。”

“但他們肯定不在這里啊。”

哈倫悲哀地說：“你就在這里，諾依。”

“是，你也在。沒有別人了。”

“你和我。”哈倫同意，“沒有別人了。一個隱藏世紀的女人和我……別演戲了，諾依，求你了。”

她盯著他，眼神充滿恐懼：“你在說什么啊，安德魯？”

“說我必須要說的話。那晚上你跟我說了什么，給我喝了什么東西？你的確跟我說了什么。你那溫柔的聲音，溫柔的字句……我不記得聽到了什么內容，但我記得你那甜美的聲音一直在低語。你在說什么？是在說庫珀穿越時空回到過去吧；還有我與永恒時空同歸于盡，力士參孫的最后一擊。我說的對嗎？”

諾依說：“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參孫。”

“你能猜出它的確切含義，諾依。告訴我，你是什么時候進入482世紀的？你代替了誰？或者你干脆就是硬生生安插進來的？我在2456世紀找專家看過你的人生規劃。在新的現實里，你完全不存在。沒有新的你。如此微小的變革，很難導致這么嚴重的結果，但也不是全無可能。當時人生規劃師說了一句話，我沒往心里去。很奇怪，我現在還記得那句話。或許就從那一刻起，我下意識里明白了一些事。但我那時的心全部被你占據，無暇他顧。他那時候說：‘按照你提交給我的所有因素來看，即使是變革之前的舊現實，我也看不出她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他說得沒錯，你根本就不曾存在。你是來自于遙遠上時的時空入侵者，你操縱了我和芬吉的心智，把我們當木偶。”

諾依急切地說：“安德魯——”

“如果我眼睛放亮一點的話，早該發現許多蛛絲馬跡的。你房間里有本書，名字叫做社會經濟史。當時我看到它，還覺得挺奇怪。現在我明白了，你真的需要這本書對嗎？你要通過它，學習怎樣完美扮演那個時代的女人。還有一件事，當我們第一次駛入隱藏世紀的時候，還記得嗎？是你把時空壺停在111394世紀。你是故意的，動作干凈利落。你從哪兒學會操縱時空壺的？如果你那些騙人的鬼話是真的，那次旅行可是你的第一次時空壺之旅。為什么要到111394世紀？這里是你的故鄉世紀嗎？”

她柔聲問道：“你為什么要帶我來原始時代，安德魯？”

他突然開始吼叫：“為了保衛永恒時空。我不知道你在永恒時空里還能搞出什么破壞。不過在這里，你就無依無靠了，因為我已經看穿你了。承認吧，承認我說的都是真相！承認吧！”

他狂怒地站起來，高舉雙手。她沒有退縮，非常平靜，她看起來就像是一尊完美無瑕的溫柔女人蠟像。哈倫停住動作。

他說了一遍：“承認吧！”

她說：“你已經做過這么多推理，心里還不能確定嗎？我承不承認還有什么關系嗎？”

哈倫感到心中蠻性勃發。“不管怎樣，還是承認吧，因為那樣我就不會感到內疚了。再也不會內疚了。”

“為什么要內疚？”

“因為我有一支爆破槍，諾依，而且我準備殺了你。”

# 第十八章 無限時空的開啟

哈倫的內心其實在不停搖擺，猶豫和遲疑正在侵蝕著他的意志。他已經把爆破槍端在手中，槍口對準諾依。

不過她為什么沉默不語？為什么她能保持不動聲色？

他怎么能下得了手殺她？

他又怎能不殺她？

他嘶啞著說：“怎樣？”

她有所動作，不過只是把雙手放在膝蓋上，看起來更放松，也更超然了。當她開口說話的時候，她的聲音仿佛不像世間凡人。在槍口之下，這樣的態度顯得自信灑脫，甚至有些超人的神秘力量感。

她說：“如果你為了保衛永恒時空，那么用不著殺我。如果只是這個原因，你完全可以打昏我，把我捆起來，關在這個洞里，然后自己出去辦事就好了。要不然你也可以求助于忒塞爾計算師，讓他在你返回原始時代的任務期內把我單獨囚禁就好了。你也可以明天帶我一起行動，然后把我扔在荒郊野外。如果只有殺了我才能平息你的怒火，那說明你只是恨我背叛了你。你只是恨我為了讓你背叛永恒時空，先引誘你陷入愛河。所以你殺我，只是因為自尊受損引起的情殺，而根本不是你剛才說的那些義正詞嚴的懲罰。”

哈倫痛苦地扭動了一下。“你是不是來自于隱藏世紀？告訴我。”

諾依說：“是的。你現在要開槍嗎？”

哈倫的手指在扳機上顫抖著，還是猶豫不決。他心中還有一個聲音，毫無緣由地為她求情，提醒著自己，心中還有殘存的愛意和渴望。難道在他的反目之下，她已經絕望了？難道她故意這么說，以求速死？難道她面對愛人的懷疑，已經憤怒絕望，干脆要以死明志了？

不可能！

在289世紀的膠卷資料中，有一些變態的文學作品會有這樣的情節，但諾依這樣的姑娘絕不會這樣。她絕不是那種迷戀生離死別的自虐狂，把死在一個發狂的愛人手里當作浪漫。

那她會不會只是看不起他，覺得他根本沒有殺她的能耐？難道她依然堅信自己有足以懾服他的魅力，讓他在扣動扳機之前手腳發麻，在軟弱和羞愧中下不去手？

恐怕真是這樣。他扳機上的手指稍微加重了一點力量。

諾依又說話了：“你還在等什么？你是不是覺得我一定會開口自辯？”

“你還有什么可辯解的？”哈倫努力裝出輕蔑的口氣。但話題扯到這里，他心里松了口氣。至少不會馬上看見她被爆破槍打爛的軀體，不用親手把他美麗的諾依轟成一堆模糊的血肉。

他給自己的遲疑找到了借口。他狂熱地想：讓她說。讓她說出隱藏世紀的陰謀，這樣才能更好地保衛永恒時空。

這個念頭讓他的行動多了一些底氣，現在他終于敢抬起頭面對她，神色幾乎和對面的她一樣平靜。

諾依仿佛猜透了他的心思。她說：“你是不是想讓我交代隱藏世紀的事？如果你覺得這算是辯解的話，那倒是很簡單。比如說，你想不想知道為什么150000世紀之后地球上就沒有人類了？你有興趣知道嗎？”

哈倫可不會求她傳業解惑，更不會任憑她以此作為條件要挾自己。他手里有槍，絕不能露出半點弱勢的感覺。

他答道：“快說！”聽到他的怒喝，她臉上瞬間露出一絲微笑。他的臉馬上紅了。

她說：“按物理時間計算，早在永恒時空還沒有延伸到遙遠未來、沒有延伸到10000世紀之后的時候，我那個世紀的人——你猜得沒錯，的確是111394世紀——就發現了永恒時空的存在。我們也有時間旅行技術，你懂的，但它的理論基礎和你們完全不同。我們傾向于觀察一般時空，而不是改變它。而且，我們只會觀察過去，觀察我們的下時。

“我們間接發現了永恒時空的存在。首先，我們發展出了現實計算理論，通過它又檢驗了我們自己的現實。我們驚訝地發現，我們的現實只基于某種非常低的幾率而存在。這是個嚴重的問題。為什么存在幾率會這么低呢？你好像心不在焉啊，安德魯！你真的有興趣聽嗎？”

哈倫聽到她叫自己的名字，聲音溫柔親昵，如同這幾周來的每時每刻。這本該激怒他，讓他涌起對背叛行為的憤恨之情，但是卻沒有。

他絕望地說：“繼續講，把話說完，女人。”

他試圖用冷峻的怒火和那聲“女人”，抵消掉她那聲“安德魯”帶來的溫柔之情。不過她蒼白的臉上只露出微微一笑。

她說：“我們沿著一般時空的路徑檢索，尋找自己的起源，無意中發現了永恒時空。我們馬上就明白了，在物理時間——我們也有這個概念，但叫法不同——的某個節點上，存在著另一個現實。而這個現實是出現幾率最大的那個，我們稱之為基本現實。基本現實曾經將我們包含其中，或者說在基本現實的發展中，我們至少會以某種形式存在。那時候我們還不能確定基本現實的樣貌，當時也不可能知道。

“不過我們知道，在遙遠的下時，永恒時空曾經以統計學計算為基礎，發動了一些變革，改變了基本現實的發展路徑，后果一直影響到我們的世紀，甚至我們之后的上時未來。我們開始考察基本現實的樣貌，以防它有什么壞作用——如果它真是一個壞現實的話。我們首先建立了隔離區，你們稱之為隱藏世紀。通過它，我們把你們隔離在永恒時空的下時一端，也就是70000世紀之前。這道隔離防線基本可以保護我們不受你們變革的影響，雖然有意外發生的幾率，但小到可以忽略不計。它并不能做到絕對安全，但至少給我們爭取了時間。

“接下來我們做了一些事，雖然違背了我們一貫的文化傳統和倫理。我們調查了自己的未來，也就是我們的上時。我們發現在我們現存的現實中，人類文明會繼續延續存在，直到遙遠的未來。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現實中人類的命運，與未受變革的基本現實中人類的命運進行比較。在現存現實中，人類在125000世紀解開了星際旅行的秘密，他們掌握了超空間躍遷的技術。最終，人類可以馳騁星海。”

哈倫被她精心選擇的字句一步步吸引，聽得越來越專心。她的話里，有幾成是真的？又有幾成是為了愚弄他而編出來的謊話？他試圖自己開口說話，打亂她流暢敘述的節奏，打破她的魔咒。他說：“當他們可以抵達各個星系的時候，他們就踏上征途，離開地球。我們有些人已經猜到了這種結局。”

“那么可以說，你們的人猜錯了。人類的確試圖離開地球，但很不幸的是，我們并不是銀河系唯一的主人。你知道的，銀河系中還有無數恒星系。其實還有其他智慧種族的存在。銀河系中沒有一個文明比地球更古老，但在人類蝸居地球的125000個世紀中，那些更年輕的種族們已經大步趕上，并且超越我們，更早地發明了星際旅行的技術，在銀河系內廣泛殖民。

“當我們抵達外太空星系的時候，已經到處是警示標志。‘此處已被占領！禁止進入！走開！’人類只好縮回了探索的觸角，回到家園。但此刻人類已經知道地球是什么：一座被無限空間所包圍的監獄……最后，人類就這樣滅絕了。”

哈倫說：“僅僅滅絕而已。早晚的事。”

“他們并不是僅僅滅絕而已。滅絕的過程長達幾千個世紀，其間也有反復，但總體而言，沒有目標的空虛感、無力感和無助感是無法克服的。最終，人類的出生率降到了最低，然后就滅絕了。這都是你們永恒時空造成的。”

這時候哈倫就要為永恒時空辯護了。前不久他剛殘酷地攻擊過永恒時空，此刻他維護起來更為熱切，更為毫無保留。他說：“讓我們能觸及隱藏世紀，我們就會糾正這種走向。在我們能觸及的時代，我們一直都能實現人類最大的福祉，從未失手。”

“最大的福祉？”諾依聲音縹緲，露出嘲諷的意味，“那是什么東西？答案都來自于你們的機器吧。你們那些計算機陣列。但那些機器又是誰來調整的？計算規則又是誰建立的？在解決問題的時候，機器只不過是運算速度快罷了，根本沒有人類智慧的洞悉遠見。只是快而已！接下來我問你，永恒之人覺得什么是幸福？好吧，我告訴你答案——安全和安逸，中庸之道，永遠不要激進。如果沒有百分之百確定的優厚回報，絕對不要冒險。”

哈倫吸了口氣。借著這個動作，他想起了當時忒塞爾在時空壺中對他說過的話，關于進化后人類的事。他說：“我們消除了反常事物。”

果真如此嗎？

“很好，”諾依說，“你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了。現在好好想想吧，在當前現實中，為什么人類會屢敗屢戰，反復嘗試太空旅行？可以肯定，在每個太空旅行技術進步的年代，人們都知道前人所經歷的失敗。那么，為什么他們還要再次嘗試呢？”

哈倫說：“我沒研究過這個問題。”但他還是很不舒服地想到了火星殖民地，人類總是一次次試圖殖民火星，卻總是失敗。他還想到了，太空飛行總是充滿了迷人的吸引力，即使對永恒之人也是如此。他甚至想到了2456世紀的社會學家伏伊，那位永恒之人在得知那個世紀的電子重力太空航行技術被抹去之后，曾哀嘆地說：“那技術可真完美。”生命規劃師費魯克得知新技術被抹去也充滿憤恨，還以永恒時空處理抗癌血清技術的方式為理由大放厥詞，以求平衡心態。

是不是在智慧生命的心中，天生就有這種向外擴張的本能渴望；他們都夢想著抵達其他星系，拋棄故鄉的牢籠？難道就是這種渴望，驅使著人類幾十次地開發太空飛行技術，在這個只有地球適宜人居的太陽系內死寂的空間里反復探索搜尋？是不是因為每次嘗試都會失敗，每次人類都只能返回自己的牢籠，所以永恒時空一直以來不斷堅持抵抗這種不適應？哈倫想起來，在電子重力太空航行技術失敗的年代里，人類總會陷入嚴重的濫用藥物狀態。

諾依說：“在消弭人類災難痛苦的同時，永恒時空也消除了人類走向輝煌的可能。只有經過嚴酷的考驗，人類才能不斷前進，走向發展的高峰。危險的環境和危機感，才是驅使人類不斷進步，不斷征服新事物的根本動力。你能理解嗎？你能否理解，在消除人類生活中時時伴隨的陷阱和苦痛的同時，永恒時空剝奪了人類自我發展、自我尋求克服困難的答案的權利？要知道，要想取得進步、持續發展，要緊的不是避免困難的出現，而是戰勝困難，你明白嗎？”

哈倫開始機械地引述：“為了絕大多數人類最大的……”

諾依插話：“假如永恒時空從來沒有建立，會怎么樣？”

“怎樣？”

“我來告訴你這之后會發生什么。人類會把投入在時空工程學上的精力投入到核能開發上。永恒時空不會建立，而星際航行技術則大行其道。人類抵達其他星系的時間，會比當前現實中早一百萬個世紀。那時候各個星系都還是無主之地，而人類則會把自己的火種撒遍整個銀河。我們將是最早的勝利者。”

“那我們能從中得到什么？”哈倫頑固地反問，“會過得更幸福嗎？”

“你所謂的‘我們’指的是誰？人類將不止生活在一個世界里，而是遍布百萬個世界、千億個世界。我們所掌握的，將是無限。每一個世界都有它的歷史演變、它的價值觀，會在它獨特的生活環境中探索人類追求幸福的可能。會有無數種幸福、無數種益處、無數種不同的……這才是人類的基本現實。”

“你這都是猜測。”哈倫說道，他發現自己內心居然被她剛剛描繪的圖景打動，不禁又生氣起來，“你怎么可能猜到將來會發生什么呢？”

諾依說：“你們會嘲笑一般時空住民的無知，因為他們以為世上只有一種現實。我會嘲笑永恒之人的無知，因為你們雖然知道有無數種現實，卻以為只有一種能夠實現。”

“你在胡說些什么？”

“我們并不是在計算各種現實發生的可能性，我們是在觀察它們的運行。即使它們不會實現，但我們依然能觀察它們的演進發展。”

“你們居然能看到沒發生的事，就像看鬼影一樣。”

“雖然你是在諷刺，但事實的確如此。”

“你們是怎么做到的？”

諾依停頓了一下，然后說：“我怎么向你解釋呢，安德魯？我也曾學過一些東西，了解了它們的運行規律，但卻不懂它們為何如此，就像你一樣。你能解釋計算機陣列運行的原理嗎？但你肯定知道它們存在，也懂得如何操作。”

哈倫臉上一紅。“好吧，還有什么？”

諾依說：“我們學會了觀察各種現實，發現了基本現實會按照我剛才所說的路徑演進。我們還查明了是哪次變革毀掉了基本現實的運行。不是永恒時空所發起的任何一次變革，而是永恒時空建立的本身——就是它的存在。任何一種有永恒時空存在的系統，都會讓人類可以主動選擇自己的未來。人類總會選擇最安全、最中庸的道路前進，群星就會變成遙不可及的幻夢。只要永恒時空存在，那么人類的銀河帝國時代就永遠不會來臨。為了恢復人類的輝煌，我們必須清除永恒時空。

“現實的數目是無限的，每一種現實的次級分支路徑也是無限的。比如說，包含有永恒時空存在的現實數目是無限的；永恒時空不存在的現實數目也是無限的；永恒時空先被建立又被放棄的現實數目也是無限的。但我們年代的人從無限的現實中選擇了有我在的一組。

“我完全不知情。他們教育了我，就像你和忒塞爾教育庫珀該怎么做一樣。但我作為操刀手，能夠毀滅永恒時空的現實數目，也是無限的。他們給我提供了五個相對不太復雜的現實，讓我挑選。我挑了這個，這個有你的現實，這是五個現實中唯一有你存在的。”

哈倫問道：“你為什么這么選？”

諾依把臉扭到一邊。“因為我愛你，你明白的。我早在遇見你之前，就愛上你了。”

哈倫身軀一震。她說得無比真摯。他痛苦地想：她真是個好演員……

他說：“你說得真可笑。”

“可笑嗎？我早就研究過我參與其中的這段現實。我知道自己會前往482世紀，先碰上芬吉，然后是你。在這個現實里，你會來找我，愛上我，把我帶進永恒時空，帶到遙遠的未來，也就是我的故鄉；然后你會誤導庫珀，然后你和我兩個人一起回到原始時代。我們會在原始時代共度余生。我親眼看見在這段現實里，你我生活在一起，幸福安樂，我深愛著你。所以這根本不可笑。我選擇了進入這個現實，就是為了讓我們的愛情美夢成真。”

哈倫說：“那都是假的，都是騙人的。你憑什么認為我還會相信你？”他頓了一下，然后突然說，“等等！你說這一切你事先都知道？所有發生的一切？”

“是的。”

“那你肯定就是在說謊。你肯定不知道我會帶著一把爆破槍在身邊，你肯定不知道你會失敗。這下你有什么可說的？”

她輕輕嘆了口氣。“我跟你講過，每個現實之中還會有無數種次級的路徑差異。無論我們對一個給定現實的定位多么精準，它還是會分解出無數個不同的微型現實。這本來就是有誤差的。我們定位越精準，誤差度就越低，但完美無暇的精確是不可能達到的。誤差度越低，路徑分歧影響現實演進結果的可能性就越低，但這種可能性不可能低到零。在我們這個現實中，也有誤差的存在。”

“什么誤差？”

“在我們觀測過的現實中，在100000世紀障礙消除之后，你會再次返回遙遠的上時找我，但那次你是一個人來的。所以當時我看到忒塞爾計算師的時候，才會那么吃驚。”

哈倫不禁覺得頭又大了幾分。她編得可真像！

諾依說：“如果我當時知道這種路徑分叉意味著什么，肯定會更震驚的。如果你是一個人來的，你就會把我帶回原始時代，像現在一樣。然后出于對人類的熱愛、對我的愛戀，你永遠也不會接觸庫珀。因果鏈就此斷裂，永恒時空就此消失，我們則會在這里安全地生活下去。

“但你和忒塞爾一起來了，這說明現實路徑出現了分叉。在來的路上，他還向你講述了他對隱藏世紀的擔憂，這給了你啟發，引發了你心中的一系列推論，最終指向我的身份。最后的結果，就是我們兩人之間的這把爆破槍……那么現在，安德魯，故事講完了。你可以殺了我。沒人能阻止你。”

哈倫緊緊攥著爆破槍的槍柄，把指節捏得生疼。他趕緊把槍甩到另一只手中。她的故事里就沒有破綻嗎？他堅強的決心現在跑到哪兒去了？確定了她是來自于隱藏世紀的奸細，他本該意志堅定才對。他感到自己的內心不停搖擺，已經快被撕裂了。外面的天色即將破曉。

他說：“為什么你們終結永恒時空的計劃還要分成兩個步驟？當我把庫珀送到錯誤的年代之后，永恒時空不是已經回天無力了嗎？你們的計劃到此為止就可以了，不會再有什么變故的可能。”

“因為，”諾依說，“僅僅終結永恒時空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把人類在歷史上建立任何類似組織的可能性盡可能地降低，接近于零。所以我還要親自到原始時代做一件事。做一個小小的變革，改變一件小事。按照你們的說法，就是最小必要變革。我會把一封信寄到一個20世紀稱作意大利的半島。就是現在，1932年。只要收到了我這封信，用不了幾年之后，一個意大利人就會開始用鈾元素試制核彈。[[7]](#_7_1)”

哈倫嚇怕了。“你打算改變原始時代的歷史？”

“是的，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在這個新的現實，或者說最終現實里，第一次核爆炸會發生在19.45世紀，而不是30世紀。”

“但你們知道這樣做有多危險嗎？你們計算過危險程度嗎？”

“我們知道危險。我們觀察過從這一點演變而來的許多種現實。的確有浩劫的可能，但不是確定無疑。地球可能會變成一片核戰之后的充滿輻射的廢土，但在此之前……”

“你說，還有什么東西值得人類付出這么大代價？”

“一個銀河帝國。基本現實會得以強化，發展壯大。”

“你們不是還指責永恒之人不該篡改……”

“我們指責他們的行為，不是因為篡改，而是因為他們篡改的目的只是為了把人類禁錮在安全的牢籠中。我們只會篡改這一次，僅僅一次，只為了把人類的精力轉移到核能科學上，然后人類就永遠不會建造永恒時空。”

“不行，”哈倫絕望地說，“永恒時空必須存在。”

“如果你這么想的話，選擇權在你的手中。如果你愿意把人類的命運交給一些變態來掌管……”

“變態！”哈倫怒吼。

“他們不是變態嗎？你了解他們。你自己想想吧！”

哈倫看著她，眼神中流露出無限恐懼，然后他情不自禁開始回想。他想起了新手培訓時期，當他們了解到永恒時空的真相時，那個叫作賴德烈的同事因無法面對而自殺；賴德烈后來還是活了下來，并成為了一名永恒之人，開始了操縱現實變革的工作；沒有人知道他的心靈里留下了多么嚴重的創傷。

他想到了永恒時空中的階級制度。那里的人們都過著不正常的社會生活，卻把心里的負罪感轉化成憤怒，轉移到時空技師身上。他想到了互相傾軋爭斗的計算師們，想到了芬吉對忒塞爾使的陰招，還有忒塞爾對芬吉的窺視。他還想到了申納，就為了掩飾光頭的窘迫，不惜與其他所有永恒之人作對。

他想到了自己。

然后他想到了忒塞爾，偉大的楷模忒塞爾，也會觸犯永恒時空的法律。

他一直都知道永恒時空里的這些亂象。要不然怎么當時一出事，他就想著把它徹底毀掉呢？不過他從未在心里徹底承認這些事；他從來沒有勇敢地直面這些問題，直到現在，剛才。

現在永恒時空的真實面貌已經清晰無誤地呈現在他眼前：一群越來越病態的精神病，集體偏執狂患者，一群絕望的人，過著被撕裂扭曲的人生。

他茫然地看著諾依。

她溫柔地說：“你還不明白？跟我來洞口看看，安德魯。”

仿佛被催眠一樣，他跟著她走出洞穴，心里被新的認識和知識塞得滿滿當當。他手中的爆破槍口，也首次從諾依心口的方向移開。

黎明的天空逐漸泛起灰白，停在洞外的時空壺隱在微薄的天光中，只是一團暗淡的黑影。它的輪廓本來就被人工投影掩蓋，已經變得隱蔽暗淡、難以分辨。

諾依說：“這就是地球。它并非永恒不變，也不是人類唯一的家園。它只是人類文明無限冒險歷程的一個出發點。你現在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下定決心。決定權在你的手里。你和我，還有洞里的一切，會受到物理時間力場的保護，不受這次變革影響。而庫珀會和他的廣告一起消失；永恒時空會消失不見，我的故鄉世紀也一樣。但我們會幸存下來，在此安家落戶，子子孫孫繁衍不息，而人類的足跡會踏遍星海。”

他轉過身面對她，她莞爾一笑。這還是他熟悉的諾依，他依然為她怦然心動。

他甚至沒意識到自己已經下定決心，直到天色突然大亮，笨重的時空壺軀體消失不見。

看到時空壺的消失，他便明白了一切。諾依緩緩鉆進他的臂彎，永恒時空已經終結。

人類的無限時空，就此開啟。